

# 求真雜誌

第一卷 第四期

## 要目

時事評論	論昆明李聞被刺事件	鶴 阜
	寫在巴黎和平會議之前	海 明
	菲律賓獨立之透視	康 君
戰後一年		陳 人 白
印度問題之真相		劉 少 嚴
意大利之現狀		康 君 譯
道家與小農		嵇 文 甫
答蔡尙思評我的老子看法		李 季
再評李季的老莊封建說	<small>(中國虛無主義史略)</small>	蔡 尙 思
社會發展史中婦女地位之變遷		碧 雲
近十年來科學新發展概觀		李 毓 鏞
論古典主義戲劇		冰 夷 編 譯
小甲長的舊夢		謝 少 翁

求真雜誌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一日

美國色必麗油漆廠

SUPERIOR PAINT & LACQUER WORKS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S.A.

出品：各種油漆

美國亞美粉漆廠

ARMOR LABORATORIES INC.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S.A.

出品：最新科學防水避潮可洗  
房屋內外粉漆

美國茂利藥廠

H. F. MAURRY BIOLOGICAL COMPANY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S.A.

出品：各種最新維他命製劑及  
其他名藥

美國戈登化粧品廠

H. B. GORDON LABORATORIES  
HOLLYWOOD, CALIFORNIA, U.S.A.

出品：各種美容用品

美國威克斯輪船用具廠

WEEKS-HOWE-EMERSON COMPANY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U.S.A.

出品：各種船上用具

美國北美貿易公司

NORTH AMERICAN TRADING COMPANY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S.A.

經營：進出口貨

美國中美貿易公司

CHINESE AMERICAN TRADING CORP.  
NEW YORK CITY, NEW YORK, U.S.A.

經營：進出口貨

上海四川路三二〇號

**總行**

郵政信箱：一九六八

電話：一九五四〇

電報掛號 四二九九 (英文) "Tonywong, SHANGHAI"

遠東總經理 **同昌洋行**

美國 126 South Front St., Newark, N.J., U.S.A.

**分行**

香港 德輔道西三四號

廣州 沙基路一七八號

# 求 真 雜 誌

第一卷第四期目錄

時事評論

論昆明李聞被刺事件

鶴 臯 (三)

寫在巴黎和平會議之前

海 明 (四)

菲律賓獨立之透視

康 君 (六)

戰後一年

陳人白 (七)

印度問題之真相

劉少巖 (二)

△『密勒氏評論報』一封讀者的信▽

意大利之現狀

康君譯 (三)

道家與小農

嵇文甫 (四)

答蔡尙思評我的老子看法

李 季 (三)

再評李季的老莊封建說 (中國虛無主義史略)

蔡尙思 (七)

社會形式發展史中婦女地位之變遷

碧 雲 (四)

敘述第一國際成立經過的一個文獻

唐虞世譯 (五)

論古典主義戲劇

冰夷編譯 (五)

小甲長的舊夢 (小說)

謝少翁 (三)

近十年來科學新發展概觀 (四)

李毓鏞 (七)

印度二月暴動之回憶 (特約通訊)

李文陽 (六)

崇明之行 (地方通訊)

唐 德 (七)

讀者意見

程元宇等 (八)

編者答覆

編 者 (八)

# 華大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出口部

★ 桐油  
★ 豬鬃  
★ 薄荷腦  
★ 鴨鵝毛絨  
★ 牛皮

## 進口部

### 化學原料顏料

燒碱、保險粉、墨灰、錳養粉、小蘇打、漂精、甘油、金銀粉、炭酸鈣、炭酸鎂、硫化元、硫化碱、過氧化鈉、氯酸鉀、氯酸鈉

### 五金電器

馬達、鋼板、角鐵、洋元、洋釘、白鐵皮、黑鐵皮、電線、乾電池、鋅版及一切機器工具

### 建築材料

水泥、鋼條、鋼窗、活動棧房、活動寫字間、活動住宅、活動廠房

### 雜類

香烟、咖啡、玻璃皮包、原料肥皂、粉、防水火藥劑、油漆塗料、香烟紙

## 船舶部

出租 賣買 航運 沿海內河輪船

地址：上海中央路二十四號七〇六室  
電話：一三八二四七〇  
電報掛號：五四七八

# 時事評論

## 論昆明李聞被刺事件

七月十一日至十五日，僅僅四五日間，李公樸和聞一多，竟接連在昆明被刺身死！（且禍及聞氏之子）據民主同盟宣稱：李聞二氏同屬該同盟昆明支部負責人，這證明他們均為民主同盟的領袖。同時從李、聞公開要求民主和反對內戰的言論和行動看來，又表明他們是在當地從事政治活動的人物。由此可以推論：這次李、聞二氏之先後在昆明被刺，顯然是一種政治的暗殺。這樣的政治暗殺，在戰後雖然並不是第一次，但却是最重大而特別值得注意的一個事件。在論列這一暗殺事件的是非和責任之前，先讓我們對政治暗殺本身的意義及其種類來略加評斷一下。

凡是政治的暗殺，固然是由於社會的混亂和政治的阡陌不安。但這種對個人採用恐怖手段的暗殺本身，一般却是最無出息，最落後和最愚蠢的；在某種場合，且是最卑鄙，最可恥和最下流的。如果是一個在野的政派或政黨，採取暗殺手段來對付當權的政治人物，則令是一個最橫暴可惡的人物，也不能收到任何政治的效果。相反地，它一定會遭到最可怕的懲罰。因為一個在野政黨的基本目的是在走上政權。但要走上政權，便必須拿它的政綱去說服羣衆，領導羣衆，獲得羣衆的信任和擁護，以此藉着羣衆的力量去達到目的。假使脫離羣衆而專對當權的某些個人加以暗殺，這不但殺之不勝殺，且必然使當權者有所藉口採用更殘酷的恐怖手段來施行報復，迫使它完全脫離羣衆而自趨潰散（俄國八十年代的『土地與自由黨』便是如此）。

如果一個在野政黨採取暗殺手段來對付同樣在野的政敵，那就不僅僅是最落後，最無出息，而且是最卑鄙最可恥和最下流的了。因為凡屬在野政黨的政爭，乃是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張上的競爭。換句話說，就是各自應當以其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張去爭取羣衆，獲得羣衆的信任和擁護，以此戰勝其政敵。假使不此之圖，而依靠恐怖手段來消滅政敵個人，不但永遠不能戰勝政敵，真正獲得羣衆的信任，反而一定要被歷史拋棄在污泥中的。（如第一次大戰後，德國的謝德曼和洛斯克們之對李普克拉克西及盧森堡，就是顯例。）

最後，如果一個當權的政黨或政府，竟也採用暗殺手段對付在野的政敵或政黨，那更增加了一層卑鄙，可恥和下流。因為當權者，既可制定法令，又有一切物質的力量（包括憲兵、警察、法庭、監獄及報紙和通訊社等）握在手頭，儘可『依法行事』。但還以此為不足，而要藉助於暗殺恐怖手段來毀滅政敵個人，來壓服在野的派，那就證明它已快臨到末日，才如此倒行逆施。所以凡是採用暗殺恐怖手段來對付在野政敵的統治者，總是絕對不會持久的。即以我國的經驗來論，如袁世凱之暗殺宋教仁，以及不久以前日帝漢奸之謀殺反日分子，不但毫無效果，反而自速其滅亡！

總而言之，採用暗殺恐怖手段來對付政敵的，無論是在野黨對付當權者，或在野黨對付同樣在野的政敵，以及當權者對付在野政敵，都不但同樣收獲不到任何真正的效果，而且同樣暴露了其本身的絕望無能（即同屬無能獲得羣衆信任和擁護），因而採取了絕望冒險的手段。所以凡是抱有正確的政治理想和主張並能徹底為民衆利益而服務的政黨和政治家們，是絕對排斥任何暗殺恐怖手段以對待其任何政敵的。我們前面這一段議論，似乎離題太遠，但對於我們這個充滿了落後和野蠻氣氛的國家的政黨和政治家們，是含有十分重要的教訓意義。

的。我們這個國家，自袁世凱以來即不斷發生政治的暗殺事件，尤其近二十年來，政治暗殺，幾乎成了家常便飯！最可悲的是：暗殺竟成了某一部份人的專門職業！

這次昆明李聞暗殺事件，不過是千百件中的一件罷了。這就證明我們的國家在政治上是何等的落後，何等的野蠻，何等的可恥！

說到李聞被暗殺事件的是非，是異常之明顯的。只要不是暗殺的主使者，現在誰都認為這不但是當前政治上的一件極不幸的事，而且是一件極卑鄙，可恥和可惡的事。問題僅在於誰是這一暗殺的負責者，換句話說，誰是這一暗殺的主使人？

據共產黨駐京代表團周恩來，董必武等七月十七日致政府當局的重抗議書（見羣衆周刊第十一卷第十二期），已公開指出李聞的被暗殺，是由於「政府……縱容指使特務機關」。但據七月廿三日大公報「重慶航訊」稱：「昆明流行各種傳單，謂李氏之死，係由於桃色案件造成。……「李公樸是共產黨殺死的」。又據大公報南京廿五日電：「昆明李公樸聞一多被狙殺案，已獲得重要線索。有關重要人犯有前某部隊軍官楊立德中將，已被捕，並供認不諱。……關係當地有力集團，乘虛主席進京，當省政主持無人之時，發動有計劃之謀殺，冀嫁禍政府！」。

從前面三種說法看來，大公報的「重慶航訊」所傳，不但不值一駁，且反而證明了那些散發傳單的人們，正是暗殺李聞的同謀者。周恩來等指責政府確是「振振有辭」，但尙缺乏實據以資徵信。至於大公報所傳「當地有力集團發動有計劃之謀殺，冀嫁禍政府！」，亦頗多疑竇。在未會獲得李聞被暗殺的實據之前，我們暫且保留「責任誰屬」的判斷。但無論如何，政府當局是不能逃避某一定的責任的。因爲在李聞被刺之前，昆明已滿佈行將暗殺某某等的傳說。當局何以不事先力加制止？而且李氏被刺之後，僅距離五日，聞氏又被暗殺，假如昆明不是無政府，何以竟放任至此？而且將李聞被刺事件與昆明「二·一」慘案「較場口事件」和「下關事件」等聯繫起來看，政府當局的責任是不容易解脫的。如果政府當局要認真解脫這一責任，就必須將李聞被刺事件澈底加以查辦，弄個「水落石出」。爲辦到這一點，民主同盟提出由「政府民盟及美國三方面代表組成委員會，前往昆明調查聞李暗殺案」的要求，是應當接受的。雖然這一要求不見得完全合理（如請求美國來干涉這類事件），但至少可以藉此表明政府當局並不害怕借同別人來澈底查辦這一事件的心跡。假如政府將這次李聞被刺事件，也同對以往的昆明慘案，較場口和下關事件一樣，不嚴正地追究其責任而予以應得的懲罰，仍然含糊地不了了之，則不但中國的政治前途將日趨混亂與野蠻，而至不可收拾，且將更使政府愈益墮於最不名譽的污泥中而無法自拔的。

人民的眼晴是雪亮的，人民的判斷是公道的，不管謀殺者如何掩飾和諉責，但終究是逃不掉歷史的懲罰的！（鶴皋）

## 寫在巴黎和平會議之前

從去年大戰結束迄今已臨近一年，在這短短的一年中，國際政局中所暴露出來的問題，其繁複和變化，實在是近代史所罕見的。這些問題大致歸納起來不出如下幾類：（一）處置戰敗國及和約問題；（二）勢力範圍之新劃分與安全問題；（三）世界經濟之復興與市場問題；（四）弱小民族之解放與各國革命之威脅問題。許多較次要的枝節的問題都可以歸屬於上述四大問題之任何一類。從舊金山會議，中經聯合國會議，安全理事會以至各屆外長會議，列強所努力、所爭吵的、甚至劍拔弩張互相辱罵的，主要都是爲了解決這些問題。現在，我們總算明白了：全世界「大家族」的命運仍然操在幾個強國手中，這幾個強國又由「五強」縮減爲「四強」，實則具有決定作用的只有「三強」或「兩強」，而這些「強國」處理問題又各從其本國統治者的利益出發，於是爭爭吵吵，你諷我罵，每一次會議大都弄到無結果而散。散會之後，一種互相推諉，互相指責的宣傳又盡情放縱起來，如是者，循環不絕，不知「伊於胡底」！但儘管這些強國們彼此尖銳

地對立，他們對於我們上面列舉的最後一個問題（殖民地解放與各國革命威脅問題）的態度却是大體上一致的：在外表上彷彿沉默不關心，實則都憂急萬分，甚至有謀害的企圖。事實正在這個意義上，代表資本主義國家的英美才不管克林姆宮如何願意合作，甚至願意延續戰爭期間建立的『神聖同盟』，也不能拋棄對蘇聯的疑懼心，這就是國際政局的癥結所在。

現在我們試把各強國對上述這些問題的基本態度論列一下。蘇聯雖然是個社會主義國家，但歷史的辯證律却給我們開了一個出奇的玩笑：資本主義世界愈破爛和無望，牠却愈趨向於保守。於是牠企圖從波羅的海一直至朝鮮海峽，建立一個勢力圈。從這裏就生出了牠的要求來：牠要長久佔領德奧東部，牠要摧毀德、奧的工業基礎，企圖把牠們的工廠設備搬回蘇聯，牠要長久操縱波蘭，匈牙利，及巴爾幹各國的政治；在遠東牠又要干涉新疆，內蒙、滿州，和朝鮮的政局，甚至要插足於日本。爲了穩定牠在歐洲建立好的勢力圈，牠着手分配土地及實行工業國營，但又害怕因此引起英美的反感，便只好適可而止，讓東歐人民仍然生活於舊制度中，彷彿這些人民是沒有權利輸入社會主義革命似的！

英國的目的却在於保持帝國的生命線。她的外交是經不起『錯誤的』，所以她對克林姆宮那個出奇的保守政策發生歇斯得里的敏感，特別是觸犯到她的地中海和近東的勢力範圍的時候。但大英帝國顯然是過於腐爛，因而對克林姆宮的外交，動輒害怕到發抖：『這是沙皇復活，還是列寧復活？』整個倫敦都騷動起來，這種胆怯和失面子的表現，只能助長克林姆宮的氣餒。牠竟然企圖分割伊朗和土耳其，甚至還企圖奪取比非的利比亞向地中海和波斯灣尋覓港口。

法國則因受戰爭打擊太大，只能埋首於解決殖民地問題，和要求萊因區與魯爾區的某種經濟上與戰略上的利益。

美國恰在英國紳士們驚得發呆的時候，出來『收拾世界』。美國的要求是非常明顯的，她要掌握這個世界指導權，使全世界的資本主義破落戶都成了她的『順指氣使』的部屬，然後企圖經過威脅和利誘，壓服蘇聯。她當然不能容忍蘇聯把地球的六分之一以上的市場割去。但她也不能做倫敦的火中取栗的蠢才。這就是美國的態度。她遠在舊金山會議時代，便在波蘭問題上打擊蘇聯，以後在伊朗問題、意大利問題、東北問題上，她更以資本主義救主的資格迫使蘇聯讓步，順便把英國這個嚇得要死的債奴納入自己彀中。

在英、美、蘇這種尖銳的對立局面中，上述諸問題的解決當然是難之又難。直到今天爲止，我們還只見這一點子成績：（一）對戰敗國的處置問題僅僅部分地解決了一個意大利問題：賠款減低，特別波列坦尼亞暫歸意大利托管，特港歸國際共管；（二）關於勢力圍問題，僅僅在伊朗問題上得到某種結果，對土耳其的威脅暫告緩和；（三）關於世界經濟復興問題，美國僅僅對英國給了有效的大借款，對法國及其他西歐小國給了部分的救濟；（四）關於弱小民族之解放及法國革命之威脅問題，美國僅僅用借款和天主教的福音暫時在英法收到一種微薄的緩和的效果。

這就是七月廿九日歐洲和平會議開幕之前的狀況。據官方宣布：這次和會的目的，僅僅是解決對義、匈、南、羅、芬諸國的和約，德奧和約則延至十一月間的外長會議討論，參加的國家，除蘇、英、法、中、美外，尚有其他參與歐洲反軸心戰爭的國家十六個單位。從蘇聯之始而拒絕，後來終於委曲參加，以及會議討論的問題看來，我們不難明白，這次和會的主要目的有三：（一）正式承認過去長期談判的結果；（二）利用多數國家的擁護，形成一種壓力，企圖解決多瑙河貿易自由，亦即打開『東歐鐵幕』問題；而且注視意大利國內局勢之發展，必要時以更大的讓步來緩和牠；（三）替未來德奧問題的解決準備基礎。蘇聯之參加這個會議，比之她以前參加舊金山會議的情形，更像一個人丟入一個鱷魚潭中。根據過去的經驗，我們作這樣的預測，大抵不會錯誤的：會議的爭吵將更激烈和紛擾，但克林姆宮的外交家始而強硬終於讓步（或更正確的說，以強烈的、拉拉扯扯的爭鬧掩飾一種爲勢所迫的讓步）的『路線』也許表現得更精彩，結果或許貝爾納斯從中得到更大的利益。但這次和約絕不會是最後一次，貝爾納斯的『螺旋攻勢』勢將靠和平會議與外長會議的交替戰場來進行，只有

他們永遠無法解決的『革命威脅』問題爆發起來才能遏止這一攻勢，並永遠埋葬那些會議室裏的『爭吵』。(海明)

## 菲律賓獨立之透視

六月四日，太平洋西南角舉行了一個獨立的盛典；據說，菲律賓共和國就在這盛典中誕生了！這個獨立國的第一任總統羅哈斯，並不是破題兒第一遭地扮演這種喜劇的角色。三年之前，同一的他穿了美軍准將的制服，和日軍駢肩地向美英宣戰，親自簽字於日本製的獨立憲章之上。這段異常新鮮的史跡，他當然沒有忘懷，而且也沒有人會這麼健忘。但這畢竟不會妨礙他今天再簽字於另一憲章上面，因為昨天和今天一樣，站在他後面的還是戰前統治菲島的西班牙式大地主、大實業家和外國的獨占資本家。

重用這位並非「來歷不明」的「對日合作份子」做第一任總統，對於數百年來渴求獨立的菲島人民來說，固然是一種最大的諷刺；但在華盛頓看來，他却是一個最好的柔順工具哩！即使有人閉着眼睛，說「美國允許菲島獨立，是用真實的行動來作辯護，所以對她的一切流言，可以不取自破」，但恰在「獨立」之前三天，他本人就囑聯合社對全世界宣佈了這些「流言」：他「承認美國在遠東居領導地位」，不僅堅欲對美國在非所行政策表示合作，且更欲盡政府之所能，使美國欲在此間建立之海陸空軍永久基地，獲得保障」，而在將來「與美國駢肩作戰」，這「不僅為一種光榮，且為應盡之責任」。最後而且最重要的，他「將鼓勵美國資金流入菲律賓」，理由是「美國如不來投資，勢將另外仰給其他國家」……假如美國得不到這種經濟、軍事和政治的「密切連繫」之保證，那她是不會輕易玩弄這種「新外交形式」的。事實已經證明：據合衆社四日電稱，菲總統羅哈斯與美大使麥克納特已簽訂行政協定，實施貝爾商務關係（即規定「美菲兩國間保持密切連繫二十八年」）。而在宣布獨立之前兩天，「美參院通過法案，准許美政府保留其在菲律賓地產及私人財產之所有權」（聯合社華盛頓二日電）。保留美國所有權的責任，天然要落在這位合作性的總統身上了。

所以他以「任總統伊始的第一樁大事，就是利用一種『欺騙政策』宣佈其不流血之和平政策，同時又允許反動之省長放縱憲兵擄掠村莊」（聯合社二十日電）。一個多月前，他曾發表演說允許制定較開明的租地法，並由政府收購土地，轉售於農民。但這種允諾顯然是假的，因為據美國討論借款一億元給菲律賓時說，非政府的經費只能支持到八月十日，尤其是今天菲島的土地已經達到最可怕的集中程度（據統計巴邦加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土地值為百分之一的人民所有，呂宋中部有百分之九十八的土地，僅為不滿百分之五的人民所有），沒有一個農民能有餘錢去買，他們唯一需要的是無償的分配土地；另一方面，地主則「主張政府採用武力手段，擊滅人民抗日軍，使菲島重過封建時代生活」（聯合社十二日電）。在這種不可調和的階級利益衝突之下，菲島的劇烈內戰便隨獨立之宣布而俱來了。如此，羅哈斯那種假裝的半吊子的改良辦法，便愈顯出其虛幻性，結果迫得他必須實行未就職前的預言：『使用全部武力維持當地治安』，同時用堅決的口吻對農民軍領袖泰魯克說：『為遵奉法律起見，余不欲退讓』，並要求立即停止對政府軍之抵抗行為，出動多批迫擊砲及裝甲車去圍剿人民抗日軍。但另一方面，人民抗日軍領袖泰魯克雖然呼籲組織更民主化的政府，實行土地改革，但他却「一再聲明自己及其黨人並非共產主義者，且無意推翻現政府，希望所有糾紛能和平解決」。他從始就不斷地與政府謀求妥協，雖然「對政府之欺騙政策甚抱反感」，但「仍和其他領袖親自下鄉，勸告農民放下武器」，『作最後努力，使和平解決辦法得獲接受』（聯合社九日及二十日電）。我們綜合了各種零碎的報導，發現一幅中世紀西歐農民戰爭的悲慘畫圖又映現在眼前了！這種畫圖不幸直到今天還幾乎到處可見哩！但歷史久已證明：沒有進步的城市階級領導，農民那種整脚的調和主義領袖們必然要把運動帶進死巷去的！美國在菲島內戰威脅之下，毫不猶豫地把獨立的榮譽和七千五百萬元借款交給羅哈斯去「保留其在菲律賓地產及私有財產之所有權」，菲律賓這種外表上的獨立，是建築在成千萬農民的血肉之上的。(康君)



# 戰後一年

陳人白

自日帝被屈服到現在，已經將近整整的一週年了。這從歷史的距離上說來，雖然為期甚屬短暫，但對於我們這個民族戰後局勢的動向及一般人民實際生活和心理的變化，却是一個值得深深體驗和反省的時間。

我們試回憶一下：當裕仁天皇在美國原子彈的轟炸下，代表日帝放出廣播，向聯合國表示屈服之時，我們全國人民大眾會帶着何等高昂興奮的情緒和希望迎接了這一「屈服」！爆竹聲雜着歡呼聲，響遍了全國。每個人都好像從一個長期的重壓下解脫了出來，透了一口大氣，滿身感到異樣輕鬆。人們的臉上掛着笑容，似乎在互相慶賀說：「東洋鬼終歸投降了！」戰爭總算結束了！災難過去了！於是，無數的希望合着幻想一齊浮現於腦際，把這一切全寄托在明天！

在淪陷區裏：首先是受過長期無比壓榨，而正在飢餓和死亡線上掙扎着的工人及各級薪水階層的人們，迫切地期待着改變他們的不幸遭遇；久已淪於奴隸狀態下的農民們，焦急地盼望着將敵偽及一切土劣所加於他們身上的各種苛雜勒索，予以解除；敏感的工商業家們，準備着重整他們的事業，來迎接新的發跡良機；一般的小市民們，尤其是家庭主婦們，則盼望能容易獲得必需的生活品（如米、煤等）；至於儘速合理地訂定偽幣與法幣的比率來平定日在狂漲的物價，以及嚴懲那些無惡不作的大小漢奸，更是最一般最迫切的期望。在「大後方」呢，內遷的工業家們，不用說是帶着「助戰的功績」，滿懷希望快回到「收復區」來，從敵偽的產業中獲得一份賞賜；農民們期待着立刻減輕多年來「抗戰」所加於他們身上的不可忍受的重負；工人們經過了長期艱苦的勞作之後，希望戰後實行改善他們的生活。尤其是因抗戰而長期遠徙於內地的千百萬人，更是感到昂奮：「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結伴好還鄉；……」（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像杜甫這種狂喜的情態，一定曾在無數的人們中復現了出來，一時成了最美好的憧憬吧！

「希望」還不止於此。因為人民也會模糊地聽到過「大西洋憲章」，

「聯合國憲章」，……中國已列為「四強之一」或「五強之一」，「不平等條約取消了」等等。於是他們以為中國從此可以成為獨立自主的國家了！另一方面，當權的國民黨又向人民發出了堂皇的宣言，公開表示：「本黨定能和我同胞苦樂共嘗，共同建立一個民族平等，民權實行，民生樂利的中華民國」（九月二日「國民黨告全國同胞書」）。差不多同時，國民黨政府主席更向全國放送「勝利的廣播」，宣佈要「建立新中國」，允許以土地分給兵士，免徵田賦一年，對農民實行「二五減租」，並着重指出：「抗戰勝利之後，民主憲政不容再緩，國民革命的理想是全民政治。實現理想的最要關鍵是還政於民。……我們認為實施憲政，愈早愈好。因此召開國民會議，不可再事遷延。」切實施行人身自由保障法……使人民有言論的自由，……結社的自由……最後，「要完成國家的統一，……在國家領土之內，不再有私人的軍隊，亦不再有任何一黨的軍隊，……」（去年九月三日）。在國民黨及其最高領袖這種「與民更始」的莊嚴宣告之下，人民以為他們從此可以獲得民主自由的基本權利，直接參加政治，中國從此可以取消「一黨專政」，走上「民主憲政」，完成國家統一的局面了！

此外，美國大使赫爾利伴着共產黨的最高領袖毛澤東抵達重慶，與國民黨的最高當局談判兩黨和平妥協的具體方案，那時不但報章及通訊社不斷電傳兩黨領袖「懇切面商，甚為歡洽」，「談判進行順利」，就是國民黨的最高當局也表示「十分樂觀」（大晚報九月三十日重慶電：「蔣主席三十日與中共領袖毛澤東氏作第二次之會談，……蔣主席告美聯社記者：渠對中共問題十分樂觀……」）。而中共領袖毛澤東更是公開宣誓：「我們必須避免內戰，必須團結一致，這是全國的希望。此外任何別的都是錯的。我們的方針，唯一的是和平建國，在蔣先生領導之下，實行民主政治。民主需要團結一致，國內必須統一的，不是分裂的。我們的目的是和平、民主、團結、統一，建立新中國，澈底實行三民主義」（文匯報九月廿五日「參政會茶話會歡迎毛澤東詳記」）。國共兩黨領袖經過長期詳商之後，且發表了「國共雙十

會談紀要」，聲明國共兩黨在一切基本問題上都獲得了一致的協調。這落在當時一般人民的眼裏，又以為可怕的內戰可以從此避免了！

人民大眾在日帝屈服後發生出來的這許多「希望」，難道錯了嗎？不，他們是很應該的。因為他們在八年長期的抗戰過程中所受到的壓折實在太難忍受了；他們當中有千百萬人會淪於傾家蕩產、逃亡、流離，日益陷在飢餓線上苟延殘喘；淪陷區的全體民眾，不用說受够了日帝漢奸們的兇橫蹂躪、壓榨、姦淫、擄掠、和屠殺；就是大後方的人民，不是經常生活在飛機轟炸的恐怖下（城市），便是日益陷於無底止的抽丁、徵糧及種種苛捐雜稅的困境中（鄉村）；……爲了抵抗兇橫殘暴的敵人，人民大眾曾不顧一切犧牲，忍受任何痛苦，這樣地挨過了整整的八年！好容易「望眼欲穿」的「和平」到來了，而且據說：還是「勝利的和平」。這叫他們怎麼不興高彩烈，滿懷希望呢？！

誠然，當時人民的希望是過於天真的，他們幾全忘記了過去的一切教訓及當前的現實。所以當「收復區」的人民剛剛以天真的狂熱迎接過初回來的「接收官員」之後，接踵而至的不斷的事實就有如冷水一般向着他們身上澆下來了。從此，「冷酷的現實」就同着「美妙的希望」背道而馳！

首先是在對待漢奸的問題上給了人民的一個「下馬威」，人民所切齒痛恨的著名漢奸，漢奸中的「巨惡大慝」，不僅逍遙法外，而且還有不少被加上了什麼「行動」的官銜，依然發號司令，統治着人民。可是懲辦漢奸的人們是暴發了。同時，當局對於偽幣與法幣的比率遲遲不決，讓物價瘋狂地往上翔舞，最後則以「二百對一」來了結。這就迫使「收復區」的大多數人民憑空蒙受了不可計算的損失，壓低了他們的購買力。另一方面，又使後方的物價發生慘跌，引起了經濟上的大混亂，招致了無數人們的破產。然而得到便宜的，只是手頭握有關金和法幣的少數特權人。

說到「接收」呢，更是糟糕，直到現在還是一筆糊塗帳！●但無數接收的官員們却是大大地發其「勝利財」了。人們用封條「接收」了敵偽產業，

●七月廿六日文匯報載台北通訊：「工礦處害『癱瘓症』，起先爭着接收了全台灣重工業的工廠，但十九都是停工了……工礦處從接收到現在，根本就是『一筆糊塗的糊塗帳』……」同日，大公報天津廿四日專電：「津市敵偽產業管理處，雖已經時五月，但至今仍無一頁清楚之賬目……該項工作最大問題爲盜竊與失火……」。由這兩例，可見一斑。

任聽機器腐爛，物資糟蹋，廠房毀壞。最壞的是，讓幾十萬工人突然失業，流浪街頭，瀕於餓殍。而在另一方面，接收大員們偷運物資，收受金條洋房，抓汽車，……（姜公美就是最顯著的例子）。於是騎著淫逸，狂嫖濫賭，無所不爲矣！

關於接收人員的醜態及其所引起的反響，當時重慶大公報曾有這樣一段扼要的描寫：

「京滬的景况興奮極了，也亂極了！在熱烘烘，亂攘攘中，這二十天的時間，幾乎把京滬一帶的人心丟光了。只要人有來頭，就人人捷足先搶。一部汽車有幾十個搶，一所房子有許多機關爭！而長長的鐵路，大大的礦場，却很少人過問。……」（去年十月廿七日大公報社評）。

差不多同時，對於收復區軍、政、黨部人員的荒唐行爲，連國府主席也聽到了。因而發出了如下的警告：

「據報，京滬津各地軍政黨員，窮奢、狂嫖、濫賭、并借黨團政軍各機關名義，佔住人民高樓大廈，設立辦事處，招搖勒索，無所不爲，而以滬平爲最。不知地方文武官所爲何事！……收復之後，腐敗墮落不知自愛至此，何以對地方之人民……」（十月廿六日國府主席致上海錢市長電）。

但警告儘管警告，事實還是事實。而且腐敗墮落及種種貪污橫暴的情形，還絕不限於京滬平津幾個大城市。凡是一切大小城市，乃至窮鄉僻壤，都充滿了這同樣的情形，或者還要壞些。

單在處理漢奸、偽幣及接收敵偽產業這幾個問題上，就已够將「收復區」的民衆們的熱望打得粉碎了。

說到大後方，那時最感迫切的問題是如何維持正在崩潰中的工礦和儘速「復原」。但政府當局藉口忙於「復員」，竟讓內遷的幾百個工礦自生自滅。於是工礦繼續倒閉了，內遷的工業家們還遠未回到「收復區」來分嘗一點「勝利的甜頭」時，却先已嚼够了破產的苦果。工礦倒閉的另一惡果，當然是落在工人們頭上，他們全都失業了，他們的苦况與「收復區」被「接收」了的敵偽產業中的工人們的苦况，遙遙地成了一個對照。「復原」呢，除了官員和富翁們外，一般平民們只得將眼睛望着飛機和輪船或汽車看別人走，一天一天地等着，呆着，靠「賣舊貨」或借貸來維持生存，因而饑斃和自殺者時有所聞。於是「飲泣吞聲」代替了「放歌縱酒」，「狂喜」變成了「悲哀」！

但如果我們的國際地位真是提高了，內戰真正停止了，一黨專政取消了，政治日漸民主化了，則上述的一切惡果，人民還可以勉強忍受，『希望』從這些更大的方面來獲得補救。然而在這些更大的方面所表現出來的事實，却更使人民痛心！

先讓我們來正視一下我們的國際地位吧！不平等條約表面上誠然是被廢止了。但事實呢，不僅香港、九龍、澳門照舊歸英葡等國統治，而且東北的重要海港（旅順、大連）和主要鐵路幹線（以前的中東路及南滿路），又重新在雅爾達秘密協定之下，被英美背着中國當作一種交換品給處分了！我們的海關權，這個在對外貿易及整個國民經濟上起着決定作用的槓桿，現在名義上雖號稱自主，但實際的管理權却依然在『客卿』手裏，聽其支配操縱，以致外貨，特別是美貨，像潮水一般地湧進來，塞滿了各大城市的市場，其結果，一方使正陷於奄奄待斃的民營工業加速地破產（例如：廣州百餘家香煙廠，因美煙的傾銷，便倒閉得只剩十餘家；而韶關百餘家小煙廠且因此全停頓了）；同時，因為入超的過分龐大（據五月份海關統計：進出口比例為八與一，即進口比出口多八倍），資金無止境地向外激流，使整個國家的財政和經濟形成不可救藥的貧血症。尤其特異的是：外國的軍艦，飛機和軍隊，還是自由地屯駐和往來於我們的國土。這一切的事實，難道還不够證明我們在國際上還沒有脫離半殖民地的地位嗎？所謂『四強』或『五強』之一，只要不是阿Q，現在誰都知道這不過是一句『諷刺語』罷了！

關於國共間的關係，雖然雙方的最高領袖會經過了多次的『懇切面商』，表示過『十分樂觀』，和『必須避免內戰』，但往後的事實却恰好相反。當去年雙十節兩黨避免內戰的和平協定（即『國共雙十會談記要』）剛剛發出之後，『不宣而戰』的內戰即爆發開來了！那時雙方的拚命，戰事的劇烈（如在綏遠），幾乎超過了它們過去同日帝作戰的情形。後來雖經過馬歇爾特使的拉攏，重開談判，成立了更莊嚴的協定（所謂『停戰協定』）。但『協定』剛正式發表之後，跟蹤而來的是更激烈、更大規模的戰爭（如『四平街之役』）。六月間雖又經過了二十三天（六月七日至三十日）的停戰與和平談判；但結果仍然等於零。現在這一戰爭的趨勢是越來越猛烈，越來越全面化了！

從人民大眾的眼裏看來，國共間的關係，一年來似乎已經過了底下幾個階段：起初是『談談打打，打打談談』；後來是『邊談邊打，邊打邊談』；

現在好像是『只顧打，不顧談』了。然而這個富於戲劇性的、最慘酷的、無了無休的內戰，對於中國人民大眾所加的痛苦和災禍實在是太大、太過於不可忍受了！

首先是這個戰爭把整個國家割裂為許多區域，並建立無數碉堡，破壞一切交通，使之互相隔離和孤立起來。這樣，便使得交戰區域一切工商業的進行成爲不可能，使得一切物資的流通和交換全歸停滯。因而也就強烈地加深了全國工商業經濟的衰落和危機。其次，國共雙方都藉口戰爭，不但不使軍隊儘速『復員』，反而愈加擴大了軍隊的數量，大大地增加了軍費。而這筆軍費不用說，只有靠無限制地增發紙幣，強徵軍糧，以及其他不勝枚舉的苛捐雜稅等來支持。但紙幣之無限制的增發，不管是『法幣』或『抗幣』，都不可避免地要助漲物價，混亂金融，加深整個經濟的危機。至於強徵軍糧，不管是國民黨治下的『軍米』，或共產黨治下的『公糧』，絕大部份總是落在農民大眾頭上。至於其他的苛雜勒索所加於農民的痛苦，更是無須說了。但我們的農民既經過了八年的敵偽壓榨和抗戰負擔之後，現在又要來負擔這一筆毫無止境的內戰的浪費，叫他們怎能再忍受下去呢！至於將近一年來參加雙方戰爭的士兵們究竟犧牲了多少？我們很難準確知道。據共軍領袖葉劍英去年十一月宣佈：共軍已死傷八萬餘人。這半年餘來的死傷，當更增數倍。即以最近大公報記載泰興一役，國軍所收埋共軍屍體便已達兩萬餘人。共軍方面的死傷數目既已如此驚人，則國民黨軍隊方面死傷的數目也就略可推想而知了（據廿五日上海共黨發言人報告，國軍在揚泰一役死傷者達萬人以上，——七月廿六日文匯報。）至於因內戰而毀壞的鐵路，橋樑，建築及其他物資，那更是難以計數。像這樣造成如此鉅大災禍和犧牲的內戰，人民大眾實在不知道究竟爲的是什麼？就是國共雙方也從不會道出作戰的正當理由和真實原因。它們只是各自宣傳對方『進攻』，自己只是爲了『自衛』而已。但單以『進攻』來歸咎對方，以『自衛』來推卸自家責任，這種純軍事事的說法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因爲『戰爭是政治的延續』。但在政治上說，國民黨固然是堅持依據三民主義來『建立新中國』，即共產黨也同樣主張『建立新中國，澈底實行三民主義』（見前所引共黨領袖毛澤東在參政會茶話會上的演說）。既然同是『擁護三民主義建立新中國』，那爲什麼還要爭個你死我活呢？這落在人民大眾的眼裏，除了感到一些迷惑之外，總覺得雙方都是『師出無名』的。

至於國民黨及其政府當局在戰後對人民所一再宣佈的許多諾言，更使人民大眾感到失望！例如「還政於民」，「實施憲政，愈早愈好」，現在不但成了「愈遲愈好」，甚至連提也不大提起了。即以「切實施行人身自由保障法」這一項起碼的人權來說，給人民看到的事實也恰是個反面：槍殺（如昆明及南通慘案），毆打（如重慶校場口事件及南京下關事件等），乃至暗殺（如最近李公樸和聞一多之被刺死），連續不斷地發生了出來。最壞的是：政府當局對於這些最不幸而又无名譽的事件，既事先未嚴加制止，而事後又常常以不了了之。言論和結社自由的尺度，戰後雖然一度被放寬了些，但最近又在把它們縮緊起來了。這證明政治又逆流了！所以就戰後我們的整個政治制度說來，在本質上仍然同戰前一樣，是一黨的軍事專政，所不同者僅是增多一些歐化的不兌現的民主諾言而已。

從前面一切的敘述總括起來看，我們這個國家戰後一年來的歷史過程，雖然為時甚短，但在它中間所發生的事變是豐富的，變化是多端，急劇，深刻，而且富有戲劇（多半是悲劇小半是諷刺劇）性的。就經濟方面說，金融，工業，商業和農業，都是加速度地走上停滯、衰落的危機，和總崩潰的道路。就政治上說，不平等條約名義上是取消了，但半殖民地的地位仍然存在；民主運動的潮流是發動了，但一黨的軍事專政依舊保持，尤其是官僚們越來越變得貪婪，腐敗與無能；國共兩黨間的關係，則已由談判協商變成了大規模的，帶全面性的內戰，將整個國家拖進一個最無出路，無底止和最大規模的破壞與消耗的漩渦之中；——在這一情形底下，於是人民大眾，尤其是廣大的農民層，所遭受到的重重榨取，苛擾和迫害，也就越來越陷入忍無可忍的慘境了。正因此，人民大眾已從「希望」變成「失望」，現在快要臨到「絕望」了！

但人民大眾是不能長久地、更不能永久地從「失望」或「絕望」中過活下去的。從歷史的經驗上看，人民大眾往往從極端的失望或絕望中覺醒過來

●「經濟統制和政治壓力，不能自由的呼吸一口氣。思想統制，言論封鎖，使台灣民衆看不到一絲的陽光。生活在這塊土地的人，在心理上是感到苦悶和焦燥的。有人說：「台灣民衆有三望：一是希望，二是失望，三是絕望」。現在台灣民衆，就已走到「絕望」這條路了……」（七月廿七日文匯報台灣通訊）。像

這種心理上的「三望」，絕不是台灣民衆所特有，寧可說：這是全中國人民大眾一年來心理上變化的普遍過程。

而形成偉大的堅強的社會改革的動力。因為人民大眾很難從書本上獲得知識，他只能由實際生活中獲得經驗和教訓。當實際生活教訓他們單靠當權的恩賜是一種幻想，證明某些有力政黨的諾言變成虛偽時，他們便不得不自己的頭腦來思索問題，來尋求出路的。假如這時有一羣具有正確思想的們來指引他們，有一個具有正確政綱的政黨來領導他們，組織他們，那就容易形成一種偉大的改革社會的力量，形成歷史的火車頭。

我們戰後一年局勢的變化已經很明顯：整個的民族國家已臨到一個歷的危機點了！要挽救這一可怕的危機，只有依靠民衆自己的覺醒，發揮自己的力量。此外的一切道路都是走不通的，只能墮入毀滅的深淵。因此，我希望凡是關心我們這個民族的命運，而想從根本上來挽救行將迫近的歷史機的人們，尤其是前進的青年們，必須把眼睛注視着民衆，到民衆中去幫他們反省過去的「希望」，體驗過去所經歷的一切痛苦的教訓；幫助他們結起來，並且向他們學習，同他們手攜着手向歷史發展的大道躍進！

# 信孚實業公司

## ◀ 營本大料原工化 ▶

號一三四路州福

七四一七九 六四一七九話電

# 印度問題之真相

劉少嚴

舉世矚目之印度問題，由於最近罷工運動之高漲，愈顯嚴重！它的動態如何，影響今後世界——尤其亞洲的局勢，極為重大。本誌鑒於中國關於印度問題之著作極少，而詳盡精闢者更不多見，因特約劉少嚴先生濤暑撰著本文，及時發表，尙希讀者注意。

（編者）

這次所謂「民主反法西斯戰爭」的最諷刺的後果之一，便是造成了東方殖民地奴隸的叛亂，因而迫使「民主」帝國主義的英雄們要用一種兇殘的軍事鎮壓來補足那個剛剛結束的大屠殺。最初是近東的敘利亞和黎巴嫩掀起反叛的烽火，接着印度尼西亞、安南、馬來亞、緬甸、北非、埃及和印度先後爆發公開反對帝國主義的生死鬥爭。這一鬥爭波及範圍之廣大和發展的愈來愈深刻，使英、法、荷帝國主義的流血政策成了一种無望的企圖。她們終於被迫要向這些奴隸們退讓，希望藉此保持她們的財產和宗主權。但這種過遲的讓步除了把局勢弄得更複雜之外，是不會令決心爭取徹底解放的殖民地人民滿意足的。許多徵兆證明：一個更兇猛的大戰還在前面，而在整個東方殖民地獨立解放運動中還有未定的戰略地位的便是印度。印度的命運操縱了整個亞洲的命運。在這個意義上，每一個亞洲人民都應該密切地注意印度局勢的每一步發展。特別是中國，不僅在地理上，而且在歷史、文化與社會、經濟方面，她與那個古老的近隣——印度都有密切的關係和共通點，這兩個具有數千年歷史的東方古國的命運是不可分離的。她們中間的唯一差別就在前者在半殖民地的名義之下，一貫受着幾個帝國主義爭奪和蹂躪，因而顯得格外不穩定和動亂不安，迫使她連續經過兩次革命和兩次規模甚大的農民暴動。這一點，差別一給了中國民眾一個無法推辭的歷史義務：他們必須要把自己從長期流血的經驗中得來的教訓去幫助印度兄弟。爲了履行這個義務，我們首先就要把印度問題的真相透切的瞭解一下。

## 一 英國的征服和統治

印度這個古老國度會遭逢許多古代農業國家的相同命運：受外族之不斷侵入。從最古的阿利安游牧民、中經希臘、羅馬、回教徒以至荷蘭、葡萄牙、法國和英國，印度幾乎無間斷地受外族的蹂躪和征服。但我們必須把以英

國爲代表的近代資本主義的征服與往古的征服劃分清楚。往日的征服者大都是一些文化較低，或在文化水準上差不多的民族，牠們征服印度之後便自然與較高的農業文明同化，變爲整個印度民族的構成份子，所以這種古代移民的衝擊雖然在這個寧靜和遲滯的古國裏不斷引起一些波瀾，但從來就沒有損害過，更沒有推翻過印度的封建的自然經濟。農業與手工業緊緊地結合着，靠幾千年遺留下來的古老工具耘耕一塊狹小的土地，上面是地主，收稅吏，經過許多等級的官吏，一直到金字塔的尖端——皇帝，這便是以農村自足經濟爲基礎的古代印度封建國家的形態。英國的入侵無疑使這種頑固的經濟機構遭逢第一次無可挽回的破壞，因爲這次英國所代表的已不是一種落後文化而是歷史上最新式的資本主義文化了，東方的古老帝國沒有一個能抵擋得住牠而不致傾覆的。

從一七〇八年到現在，印度曾經歷了英國的三個劃時期的統治時代，第一個時期從一七〇八年東印度公司開始確定牠的獨占權直到一八五八年，經過一次嚴重的叛亂之後，東印度公司終結了牠的壽命爲止。這個時期，在英國是所謂重商主義時代，她對印度的唯一企圖是商業的洗劫、欺騙、軍事搶掠和領土的蠶食，這種政策完全符合於英國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的目的。第二個時期從一八五八年印度正式宣布直屬於英皇統治到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大戰發生爲止。這個時期在英國是從工業資本過渡到金融獨占資本的時代，她確立了對印度的宗主權，把工業品源源運入印度，並開始在印度進行一種資本主義經濟的建設，把所有印度的經濟命脈完全操縱在英國銀行的手裏。第三個時期從第一次大戰發生到現在，這個時期是英帝國主義衰老和潰爛的時代，她與她扶養長大的民族資本陷於嚴重的衝突，因而正痛苦地準備失去印度。在兩個半世紀以上的悠長歲月中，印度受盡了大英帝國生長、繁榮和臨死的諸般苦楚，她的近代史就是一篇最典型的殖民地受難史。在最初一百多

年的階段內，東印度公司的強盜政策把印度的中世紀的寧靜世界加以天翻地覆的破壞，往後蘭開夏工業品的傾銷，使印度的手工業及自足的農村公社完全崩潰，新的資本主義事業如雨後春筍的建立起來了，銀行、鐵路、礦山、航運、電信、公路、以至半完成品及完成品的工業先後興辦，甚至農業方面也開始變化了，最新式的資本主義農場制度也在某些農業生產部門中出現。總之，大英帝國用刺刀在印度舉行了一度產業革命。但這個革命非常短促，也非常薄弱，牠抵補不了英國的無情的剝削所造成的貧窮、衰敗和飢荒。雖然有幾乎三個世紀的從容的時間，英國直到今天還沒有能力把印度工業化，更沒有能力澈底改革印度那種落後的土地制度，這就表明英國之統治印度純粹是出於一種自私和寄生的動機。遠在一八八一年，馬克司已概括地指出：『英人以地租，以於印人毫無用處的鐵路底紅利，以文武官吏薪俸，以阿富汗及其他戰事補助費等形式，每年從他們『印度人』剝奪者，除開他們每年在印度內部撥歸他們自己的一部分不計外，他們不以任何代價而得來者，光是以商品的價值而言——印度人必須每年無報償地送給英國者——其總額竟超過六千萬印度農工勞動者收入的總數！這是一種復仇的流血過程！』據另一個材料的估計，印度光以本國費(Home Charges)的名義，支付給英國的總額，從一八四三年至最近百餘年間，至少有十七億鎊(二百三十億羅比)，這個數目相當於印度每年的國民收入的總額。又據最近一位印度人的估算，英國從印度直接獲得的利益(包括海運收入、銀行利息、英人從事於印度產業的利潤及薪俸、公債利息及其他國家開支)每年達十八億羅比。從這裏，就可以了解何以英國那樣死死扼住印度的命脈不放。顯然，大英帝國愈趨式微，她愈難自動捨棄這塊沃土。爲了維護這種傳統的利益，英國在印度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官僚制度和一枝佔領軍。這一個在武裝力量支持之下的可怕的官僚制度，以印度總督爲首，像夢魘一樣壓在每一個印度人的身上，牠的支配的觸鬚伸張到窮鄉僻壤。據一位印度作者的統計，印度歲收主要是從飢餓的工農吮吸的，而這筆歲收的百分之二十五撥作償付公債利息之用，另外百分之二十五充作軍費，其餘約百分之四十撥作政府機器的行政費，這個政府機器的唯一義務也只是收稅和維持治安而已。我們希望這一架壓在印度人身上的壓榨機，這一羣吸血的臭蟲會自動地離開印度嗎？除了這個沉重的官僚制度的壓迫之外，英國酬答印度的還有不斷的大規模飢饉，農村經濟之空前衰敗，分而治之的反動政策和恒久的流血鎮壓，關於這些罪惡的後果我

們將馬上談到。

## 二 產業的發展

英國對印度的投資全數約卅六億鎊。這六億鎊的分配如下：投資於工商業者約卅兩萬一千七百萬鎊，投資於銀行及保險業等金融事業者約卅三千四百萬鎊，其他事業占二萬八千萬鎊。這些投資無疑支配了印度所有重要的經濟部門。英國每年從這些投資中獲得的利益約三千五百萬鎊，這些利得差不多全部歸於印度國外的英人手裏，因此印度人本身所分得的只是每人每日平均數便士的工資，甚至這筆盈利真正用於印度產業之擴大再生產的部分也微薄之至！我們從印度每年的國外貿易數字中，知道英國統治印度之真正秘密，是拿蘭開夏的棉織品及其他工業品交換印度之原料品。幾個世紀來，英國就一貫把印度視爲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原料品和廉價勞動的泉源，同時把她視爲一個銷納英國工業品的廣大市場。我們可以說整個大英帝國主要是寄生在印度的飢餓的人民身上的。她的目的只在拼命吮吸他們的血液，却並不關心也不願意他們沿着她過去帶來的產業革命的邏輯，走上自由發展和繁榮的道路。我們只須指出這一點就够了：從英國正式征服印度到第一次大戰之前夜，整整兩個多世紀，印度民族工業的發展非常緩慢和微弱，直到第一次大戰爆發，正當英國的雙手被威廉皇帝拉着，印度市場一時得不到倫敦工業品的供應，民族工業才得了一個意外的刺激。戰爭結束之後，這個第一次奠定了基礎的民族工業，又遭逢宗主國的競爭，直到最近這次新大戰發生，由於英國受到更帶毀滅性的打擊，印度的民族工業才又大大的擴展起來。這個不可忽視的歷史事實清楚的證明：英帝國主義已成了印度工業發展的制動機，只有移去這架宰殺人的機器，印度人民才能得到自由和繁榮的機會。爲了更具體的說明這個真理，我們引證一些雄辯的數字。譬如一九三七至三八年間，印度紡織業的出品從一九三六年之三十五億碼增至四十億碼，而一九三六年的數字已三倍於第一次大戰前的數字了！因此，印度一九三三——一九三七年本來輸入三十一億碼(百分之九十七來自蘭開夏)，但一九三六——三七年輸入已跌至八億碼以下了。(其中百分之四十四來自蘭開夏，來自日本的却占百分之五十五！)其餘如銻鐵、鋼、糖等工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但從第一次大戰自第二次大戰前夜，印度工業的發展主要還限於輕工業，尤其是紡織業。第二次大戰爆發之後，印度工業的發展已遍及重工業了。譬如銻

鐵生產，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是一百六十萬噸，一九三九——四〇年已增至二百萬噸，鋼塊生產由九十萬噸增至一百二十萬噸，精鋼生產由一九三七年之七十萬噸增至一九四一年之一百二十五萬噸。據估計，以後鋼鐵每年還可增產二十萬噸。機械工業及化學加工工業均有長足的進展。採礦業也因爲重工業的發展而受了很大的刺激了。當然，我們指出重工業的驚人發展並不因此忽略了印度工業的傳統勢力——紡織工業。在一九四〇年度，牠的紡錠總數已增至一〇、〇五九、〇〇〇枚，織機總數已增至二〇二、〇〇〇架了。比中國戰前的錠數幾乎多四倍，機數幾乎多出八倍！（日英在中國之錠數機數除外）這就無怪印度的紡織業生出了獨占亞洲市場的野心了！但印度工業在這次大戰中生長的最富於象徵意義的後果還在這一事實：戰前印度欠英債務達三億七千六百萬鎊，至一九四三年爲止，印度已一變而成爲了三億三百萬鎊的對英債權國。這無異判決：奴隸和主人已調換了位置了。英國企圖拿軍事担負的藉口來賴掉這一筆債，但印度人民却嚴厲地要求償付這筆債款來增進他們自己的福利，這是一種很有歷史意義的爭論！印度的飢餓人民已覺得有勇氣無情地撕破倫敦這些紳士們的傳統的假面具了。事實上，英國拖欠印度的血債何止這三億三百鎊，爲了印度工業生產力的進一步的發展，印度人民將不僅要一刀砍斷帝國貿易優先權的束縛，奪回關稅的自主權，而且還要沒收全部大英帝國在印度的財產才能索回這一筆無從計量的血債的萬分之一哩！

在印度工業飛速發展，英國日漸衰敗當中，有一個不可漠視的新因素生長起來。那就是美國以無比雄厚的物質力量爲基礎，企圖代替往日日本的競爭地位。美國在這次大戰進行中，一步一步把英國屈服，無情地敲開了她的殖民地的大門。正當英國日益無能滿足她的殖民地的經濟要求時，美國却來填補她的空缺，她立即派遣了一位技術使節到印度，這位使節，克雷地先生竟擬出了一個龐大的對印投資計劃，企圖逐漸掌握印度的工業。福特公司已在那加拉、孟買和新德里分別設有飛機工廠，又在加爾各答及喀喇省各地設立工廠，製造汽車、鋼板、坦克車等。美國統一公司也積極設立大規模的飛機製造廠。此外製鐵、製鋼、化學諸工廠，亦均滲入美國資本、器材及技師等。這個工作顯然還在開始的階段哩。那末，印度人民還正在苦苦地與那個頑固而又老耄的『約翰牛』搏鬥，希望快點把牠摔出門外時，又碰到一隻充滿精力的美國鷹從後門混進來了，我們能够怪印度示威的民衆把擲擊英國人的石頭，同時也擲向美國兵身上去嗎？這件事起碼已證明印度民衆並不愚蠢，

他們懂得：趕走英帝國主義必須同時攆走其他一切存心不良的帝國主義。

### 三 土地問題

印度人口中百分之六十六從事於農業，從事於工商業的僅占百分之十八。這件事指出印度人民之大多數依賴於農業生產。現在我們觀察一下印度農村的狀況。據一位印度作者的統計，英屬印度的總面積是六萬七千八百萬英畝，除了森林地與不適於耕種的土地之外，現在耘耕的土地有二萬三千二百萬英畝，其餘尚有百分之二十三（等於已開墾地之三分二以上）土地是可耕而尚未開墾的。全部開耕的土地有百分之七十五握在佔農業人口百分之三的地主手中。而百分之五以上的可耕地握在三分之一的大地主手中，只有一小部分歸於小自耕農。地主對土地的改善與一般的農業經營是不感興趣的，他們大都把土地儘可能地碎分租給佃農。例如潘遮布省，農民百分之二二·五是耕一英畝以下的；百分之三三·三在一畝至五畝之間；百分之二〇·五在五畝至十畝之間；百分之二三·七是耕十畝以上的。而且這些耕地還不是一整塊的，而是不連接地東一塊西一塊分散開的。這更加重了土地碎分的不合理狀態。土地過分碎分的結果便是耕作效能和收穫量的空前減低。平均每畝的收穫量，與中、日、美和埃及各國相比，印度是最低的。但儘管如此，印度地主却從農民的收穫中以地租及其他封建性義務的方式，榨取了百分之六十至八十，而農民所得的僅百分之四十至二十！這是聞所未聞的兇殘的剝削。但農民所受的剝削還不止此，英國向印度徵收的一筆嚇人的土地稅，表面上是向地主徵的，但地主却將全部負擔轉嫁於農民身上，土地稅增加，農民的負擔便隨時要增加。在這種壓榨之下，農民便陷於恒久的窮困和飢餓狀態，爲了償付地租及債務，爲了於青黃不接時養活一家人，他們被迫而受另外一種更無情的敲詐，那便是高利貸。直至最近爲止，據估計印度農民的負債額已達十二億鎊，較之一九一一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印度農村的高利貸大都由地主兼任，他們與分佈於印度各地的 Schroff、Banja、Mahajan、Sowgar、Chatter 之類的舊式錢莊（土著金融機關）都有直接關係，農民往往將其僅有的一片土地向這些吸血的金融機噐抵押，他們所付的利息是非

●今年二月間孟買海軍騷動時，一位士兵告訴美國人說我們反對英國，但也希望美國人退出去。

常驚人的，因此他們喪失土地的速度非常之高。舊式小錢莊與個別的高利貸者不僅經營放債，而且還兼營商業，他們往往以低廉的價格收購農民的糧食、棉花、繭等產品，回頭又以較高價格的工業品供應他們。所有這些無孔不入的土著金融機關都與各大都市的較大的土著金融機關發生連繫，而這些大錢莊又與英國興辦的新式銀行發生密切的依賴關係。這就是英國支配和剝削印度農村的一幅生動的圖畫。英國之容忍這種落後的剝削機噐之存在，甚至還不惜維持牠們，依靠牠們來榨取印度的農民，這與她之容忍廣大落後而又散漫的手工業、家內工業、手工業工場作坊之存在，希望靠這種舊式的或幼稚的生產方式來榨取印度的廉價勞動力一樣，英國是無力使印度徹底工業化的，她當然更無力改革印度的土地關係，恰恰相反，她還與那些阻礙印度工業化和土地改革的一切舊勢力、舊關係發生不可分離的、有機的連繫。印度百分之七十的人口之解放，農村生產力的提高，一句話，印度的土地革命無疑是印度獨立解放運動的主要內容。

#### 四 印度之階級關係

我們現在已充分的明瞭：印度必須推翻英帝國主義的統治才能從痛苦的落後環境中起脫出來。但我們從印度解放鬥爭的過程中却發現印度人的利益本身是不一致的，常常發生一種流血的、不可和解的衝突，這是什麼緣故呢？許多觀察家往往無望地把這種現象歸咎於印度的層層的等級劃分、無數神秘的宗教派別、四十五個不同的種族、兩百種不同的言語、以及五百六十二個小藩國。其實所有東方的古老殖民地國家都或多或少具有這種落後的分歧的現象，印度只不過是牠們中之最典型、最極本的一個吧了。這種現象之足以影響印度民衆的鬥爭，那是無容置疑的。但牠怎樣去影響鬥爭呢？假如我們說，今天印度人民純粹是以宗教、言語、等級、小藩國等來劃分許多對立的宗派集團，那就大錯而特錯、簡直是抹煞事實了。我們留心一下研究印度的解放鬥爭史，我們總不難發現印度的廣大工農羣衆不斷努力去衝破這種陳腐的落後的關係，而少數上層階級却反而努力去支持、扶助這種落後的關係去欺騙、蒙蔽和分解他們。這就明白地告訴我們：印度人民內部的許多尖銳的衝突還有更深刻的社會原因，只有戳破那種宗教的、種族的、種種浮面現象，深入到利害關係的實際內容，我們才能了解印度民族鬥爭的全部真相。

我們剛才已指出過，英國統治印度會不自覺地培養了印度的民族工業，

並在農村中也侵進了資本主義的因素，這樣一來，不僅印度的自然經濟全般的崩壞，而且建築於這種經濟基礎之上的等級制度也不得不瓦解了。新的階級劃分便自然代替了古老的等級。首先，新興的產業都市再也不是舊式消費的、商業的中心地，而立足於近代產業之上的新興資產階級當然也代替了那些古代的商人，一無所有的勞動者也在手工業與農村破產中成羣結隊的擁入近代的產業諸部門中，形成了一個與資產階級對抗的工人階級。在商品經濟的衝擊之下，農村也發生大大的變動了。農民雖然仍受地主的封建性的榨取，但他們却愈來愈依賴於資本主義的市場，又受一種資本主義式的剝削了，這兩種剝削方式的綜合使農民發生了深刻的分化，富農，農村中的資產階級分子與地主結成一體，自供自給的中農急促沒落，靠佃租得來或自己領有一塊小土地不能維持生活而不得不出賣勞力的貧農（佃農中之廣大一部分）占了農民的大多數，最後就是純粹出賣勞力的農業勞動者。夾在都市與農村諸階級間的還有許多新式與舊式的中間層（知識份子、小商人、小手工業者等）及數目頗大的流氓無產者。這些新興階級顯然具有新的利害衝突和新的社會意義，現在我們就進一步來分析牠們的關係。

印度的資產階級正如其他所有東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資產階級一樣，他們的後面都沒有一段值得誇耀的歷史。印度在英國征服以前處於長期亞洲式的封建專制制度的統治之下，她的手工業沒有形成爲都市的基礎，商人的活動侷限於糧食、土產的分配和替地主官吏徵集、運輸穀米，所謂行會雖也會出現過，但牠們對於皇朝及當地官府俯首聽命，從沒有發生過像歐洲中世紀行會那種猛烈的鬥爭。英國勢力入侵之後，這些商人便簡單的搖身一變而爲依附於英帝國主義的買辦，所謂民族資產階級就是從這種買辦中生長出來的。因此，印度資產階級從來就缺乏獨立鬥爭的傳統，由於民族資本之貧弱和買辦性，她更難與英帝國主義作決絕的鬥爭。又由於同一理由，她也難於緩和對本國工農的剝削。她一方面要在工廠裏維持一種剝削最厲害的制度（計件工資、任意延長工作時間、非人的工資報酬、女工童工之普遍應用等），另一方面則經過土著金融機關、農村商人、高利貸者、地主的千百條線索，與農村的加倍殘酷的剝削方式連繫起來。這就是印度資產階級的眞面目。她一方面依賴於帝國主義的扶助，另一方面她自身又是地主或與地主保有密切的利害關係。她的利益顯然與工農的利益是尖銳地對立的，牠對他們也沒有讓步和改良的可能，這就命定牠在印度工農的革命威脅之前，常常要與



帝國主義妥協、甚至舉行聯合的鎮壓。民族工業的生長推使牠與牠的主人發生衝突，但這種衝突永遠退至牠與本國工業的衝突之後。

假如印度資產階級不那樣軟弱、卑屈、和反動，牠的敵手——印度無產階級可就不同了。假如印度資產階級因為缺乏獨立鬥爭的傳統而陷於無能，印度無產階級却正因為是一個嶄新的階級，缺乏過去那種經過悠長的手工業行會與改良主義傳統的牽累，牠才能迅速地接受一些最徹底、最先進的思想。又假如印度資產階級因為經濟基礎過於薄弱而懼懼革命，印度工人却恰好由於這種貧弱基礎上生出的殘酷剝削而走上非常決絕的革命道路。還有一點，我們必須順便指出：印度工業正因為缺乏資本，所以很快便趨向集中，這對於工人的鬥爭和團結也排除了許多障礙。

農村的階級關係自然與都市的階級對抗是不可分離的。我們剛剛已提到過：印度資產階級與農村的剝削——地主、富農、高利貸、商人發生了血統的關係。事實上，農村所有這些剝削者在機能上也是結合在一起的。在印度既沒有一個與資產階級對抗的地主階級，自然也沒有一個與地主對抗的富農階級。在這種條件之下，廣大的貧農，甚至中農只有與鄉村勞動者及他們的血族兄弟——城市無產階級站在一起，接受後者的領導，才能够找到歷史的出路了。這種階級關係決定了印度革命的性質。資產階級不僅無力澈底顛覆英帝國主義的統治，牠也無力解決印度的土地問題，希望牠能給印度人民帶來民主和自由，那更是幻想。那末，印度年青的無產階級將義不容辭的負起這個歷史的義務，替印度民族爭取獨立和自由，替農民取得土地，一直沿着邏輯的路線走去——實現社會主義的改革。這並不是『教條主義』或什麼『偏見』的結論，許多研究印度問題而具有學者良心的著作家都早已一致承認牠了。了解這一點，印度許多烏烟瘴氣的浮面現象也就不難解釋了。

## 五 各黨派——所謂『印回問題』

現在在印更政局中最大的爭執之一是所謂『印、回問題』，一般觀察者總是以國民大會代表印度教徒，而回教同盟則代表回教徒。事實上這種觀察是異常淺薄而不可靠的。首先我們把『印、回問題』的真實情形檢討一下。現在在印度一百個人中，有六十八個印度教徒和二十二個回教徒，印度教徒多數住居於印度中、南部，回教徒則在潘遮布和班加拉略占多數，至於這兩種人民除了宗教不同之外，在血統上久已混合了，而且最重要的還是大多

數回教徒與大多數印度教徒都是工農份子。正因為如此，所以今天充滿於印度的鬥爭已很少或完全沒有含着純宗教意味的了，假如有所謂印、回之爭的話，則多份是隱藏着經濟利害的衝突，如不同宗教信仰之地主、高利貸者與農民的衝突等。

當然我們不否認印度有少數民族的問題，但這個問題也沒有任何理由障礙印度整個民族的解放鬥爭。因為今天，正當印度人民與英帝國主義作生死決鬥時，他們絕不可能容許在少數民族問題上作出不利的結論。事實上，印度回教同盟拿『巴基斯坦』之類的虛幻的要與國民大會爭吵，完全是偽裝的。回教同盟只代表回教徒的一個少數，而回教徒中贊成『巴基斯坦』的也只是一小部分人。關於這一點，我們最好拿今年初印度的選舉結果來證明。國民大會的選舉政綱是『印度獨立和統一，保護少數民族』……等，印回同盟則只是以『巴基斯坦』來號召。結果中央立法會議的一百〇二議席中，大會從印度人全體中獲得百分之九一票數，五十九席，回教同盟則從全體回教徒中得到百分之八十六票，議席三十。琴那認為『巴基斯坦』勝利的根據就在這裏，但不幸在西北部，回教徒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九一·七九，在省議會的五十九席中，大會卻能够獲着三十席，而回教同盟僅得十八席！在新狄省 (Sindh)，回教徒在人口中占絕對大多數，在六十個議席中回教同盟得二十七席，國大會得二十二席，雖然回教同盟得着一個多數，但這也只是一個小小的多數，我們絕不應忽視有一個數目頗大的少數回教徒擁護國大會。琴那會視潘遮布為回教徒之衛城，但在二七五席中，回教同盟僅只獲得七十五席，回大會則獲得五十一席，最含有諷刺意味的，便是六百萬錫克教徒獲得二十二席，他們也提出一個『錫基斯坦』 (Sikhistan) 來，要求在琴那的『巴基斯坦』內建立一個獨立的錫克教國！阿參 (Assam) 省本來是印度人佔多數，琴那不知爲了什麼原故，却也要把牠歸入『巴基斯坦』中，但在二〇八議席中，大會黨獲得五十八席，同盟僅得三十一席。在班加拉，大會黨也獲得多數議席。這種選舉的結果無異給『巴基斯坦』判了一個死刑。那末，回教同盟爲什麼要死死堅持這種無稽的要求呢？爲了

● 印度資產階級的最大政黨國大會，一貫漠視農民的要求，直到一九三七年，在農民鬥爭的壓力下才通過了一個溫和的改良政綱，農民的沒收和分配土地的要求完全被排斥。

瞭解這個謎，我們必須把這個同盟的內幕揭破。

回教同盟的主要基礎是回教徒中的一等分知識份子和一部分受了煽惑的城市貧民，其領導權則操之於舊貴族、地主、失意官僚和有錢的律師手中，這些人是極端仇視民主主義和土地改革的，因此連他們的團體內部也是不民主的。回教知識份子之所以擁護牠，主要是因為他們過去一貫頑固地反對「維新」，因而拒絕受新式教育，結果許多上等職業都被印度人佔據，近年來，這些回教知識份子數目增多，但得到職業的機會却絕無僅有，他們便對印度人心懷嫉忌和不满。至於一些城市貧民之參加回教同盟多份由於他們受了煽惑，當真在少數民族的待遇問題上，對大會黨表示疑懼。像這樣一個十足反動而缺乏廣泛的政治和社會基礎的資產階級政黨、牠之所以能夠頑固地成爲印度解放的絆腳石，主要還是由於英國傳統的「分而治之」政策的扶助和支持。英國始而利用回教徒對抗她所不信任的回教徒，往後國大會黨勢力與一般民族革命運動的飛速發展，迫得她改而利用回教徒來反對國大會黨。沒有英國的象養，回教同盟是不可能有今天的地位的。

我們不能否認，今天擁有羣衆最廣大而認真具有一個資產階級的完整政綱的只有國民大會黨。牠與回教同盟之不同便是：牠并不以狹隘的宗教信仰爲基礎，牠的黨員雖然大多數是印度教徒，但也有數目不少的回教徒。印度現代史中大部分回教領袖都會參加過牠，這是一件耐人尋味的事情。琴那現在是反大會黨的最兇猛的角色了，但他之成名還是通過大會黨這所學校的栽培哩！

但國民大會黨今天之支配了整個民族革命運動也不是突然成功的。牠的成長的歷史最清晰的反映印度資產階級的本來面目。最初，牠不過是一個卑屈而又可憐的小團體，目的也僅在於和英國政府聯絡感情！往後隨着印度民衆鬥爭的生長和擴大，牠的基礎也逐漸擴大，並逐漸敢於向英國政府提出一些改革的要求，但國民大會黨剛成爲一個勢力，甘地主義便握了牠的領導權，一直不肯放鬆，所以了解甘地主義的作用，對於資產階級國大會黨的作用也可以了解過半了。

所謂甘地主義不外有兩種含義：(一)非武力抵抗；(二)回復到手搖車與海水煮食鹽的古代生活。這是一種典型的農民思想，俄國的托爾斯泰也發表過同樣的思想。但這種消極的、道德的福音却非常符合於印度資產階級的卑怯心理，牠也就拿牠來有系統的教育和麻醉民衆，使印度的革命運動成

了一個閹割了的雄雞，必要時，讓牠來嚇嚇約翰牛，希望得多一點讓步。但任何消極的抵抗，當牠碰到警棒和流血的實際教育時，也會轉成爲可怕的暴力反抗的，所以每一次非武力抵抗達到最高點，大有衝破甘地主義的界限之勢時，甘地便下令止步，與英國統治者開什麼圓桌會議去了。他的妥協、出賣和背叛已不止一次，人們久已稱他做英國的憲兵。今天他之猶能緊緊握着國大會黨的領導權，假如沒有別的幫助是不可能的。

甘地的最大助手是尼赫魯，他拿一個社會主義者的外殼來掩飾他的甘地主義的靈魂。他在他的自傳裏表示不滿意甘地主義，甚至認爲暴力也並不是壞的手段，但所有這些假裝急進的口吻，連同他的社會主義，並不妨礙他於緊急時阻擋羣衆對甘地的攻擊，他挽救甘地，他與他的導師聯合壓抑羣衆已不止一次了。

但尼赫魯之敢於這樣做，如果沒有國大會黨內所謂左派的幫助又是不能的。國大會黨的左派包含社會黨、魯易派和共產黨這三個工人政黨。

大會社會黨是一個改良的「社會主義」團體，牠主要是一些從甘地主義那所學校中畢業出來的小資產階級份子，牠與工人和農民很少連繫，因此牠的作用是有限的。

魯易派的領袖就是那個有名的機會主義者魯易，他雖然和列寧合作寫過一個「殖民地運動綱領」，但他却於一九二七年在中國實現一種腐臭的機會主義政策，這一點，我們中國人是不會忘記的，現在他在印度正在勸印度工人重蹈一次覆轍。聽說，他在孟買工人中很有影響，這當然不是印度工人之福。

最後是共產黨，牠因爲有了蘇聯的威望來支撐，當然比上述的兩個小黨派較爲堅實。但牠與各國共產黨一樣，受盡了莫斯科外交政策的行情變化的影響。遠的不說，譬如一九三九年，當國民大會黨在特利普里 (Tripuri) 開會時，國大會黨下層羣衆對甘地主義的領導已表現非常不滿，領導機關的改組與政策的改變勢難緩和，左派領袖鮑斯之被舉爲大會議長就是一個象徵。當時甘地的領導機關已用辭職來抵制左派的進攻，國大會黨正處於兩不相容的前途之間：或者徹底改變甘地的領導，與他決裂；或者保持虛偽的統一，挽救甘地的破產。不幸，在「人民陣線」的名義之下，以共產黨爲首的左派却走後一條路，據「印度問題」的作者 Shetyankar 說：當時「共產黨人認爲甘地」是在羣衆中鼓舞起最偉大信心的唯一人物」，結果，尼赫魯也乘機

補充說：『在任何一次民族鬥爭中，他的充分的合作和領導都是重要的。』這就是印度國民大會黨始終不能擺脫甘地主義影響的秘密。但最不幸的，還是後來當全印民眾於戰爭中要求英人退出印度，大會黨及其領袖甘地也被迫而向左搖擺時，共產黨却爲了『英、美、蘇反法西斯同盟』的利益，與英國統治者、印度王公建立密切的聯盟，並擁護琴那的『巴基斯坦』！結果牠被國大黨開除了，牠的領袖都從監獄中釋放出來，國大黨的領袖填補了他們的缺，被送進監獄。

在印度的政治舞台上除了上述的幾個黨派之外，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大勢力，那就是印度王公。印度共有將近六十個的小藩國，占了全國三分之一的面積，四分之一的人口。牠們名義上是獨立的，實際上，英國無論在各方面都操縱了牠們。這些小國非常落後，保持許多封建的特色，人民是一點自由也沒有的，而且是愚昧的，他們都不能自由與外界接觸。但近十年來，民族解放鬥爭的浪潮也衝進這些孤島了，人民已開始覺悟和騷動了，正因爲如此，這些小藩國的王公們便感覺得越發不能脫離英國的支持了。英國之保持他們也主要是靠他們支持她的一切反動政策，尤其是，當英國的統治地位受了印度革命威脅時，依賴他們做鎮壓和內部破壞的工具，當英國被捲入世界戰爭時，則依賴他們來徵兵。總之，這些王公成了英國統治印度的天然的棍棒。印度各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黨派在反英帝國主義鬥爭中所表現出來的妥協態度，也同樣清晰地反映在牠們對王公們的態度上。

## 六 印度解放鬥爭之回顧與前瞻

自英國入侵和統治印度以來，印度民衆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對她的頑強的反抗。遠在東印度公司時代，印度人已到處發生叛亂，一直演成一八五七年那一次大規模的『西比哀之亂』，在這次叛亂中，差不多所有印度人民，無論回教徒、印度教徒、貴族、平民，通通結成一條戰線向英國舉行一次爭自由的絕望的反抗，英國就是從這一次可怕的叛亂中確定了她的『分而治之』的政策。但十九世紀的反英運動大都是印度一些古老的階級發動的，只是舊社會突然崩潰所引起的震動，沒有新興城市階級的支持，這些叛亂是必定要失敗的，西比哀之亂遭受了中國太平天國與義和團暴動的同樣結果，這并非偶然。十九世紀末頁以後，印度產業開始得到某種發展，特別是經過了第一次大戰的刺激，印度民族工業的基礎已開始奠定，因此，一種具有嶄新意

義的民族解放運動便出現於印度，這個新興運動與往日叛亂之不同就在於牠已得到了新興的近代都市階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支持。但這個新興運動也不是一下子旺盛起來的，牠也經過了牠的幼稚、發展和成熟的階段。大體上，自十九世紀末至第一次大戰前夜，是印度新興民族運動的第一個時期，在這個時期內，民族資本發展尚微，資產階級力量非常可憐，工人階級也僅在萌芽中，所以民族主義的思想尙是幼稚和卑屈的，這一點最清楚的表現在初創的國民大會黨中，牠的宗旨只是利用新派知識階級去教育民衆以及開拓和英國統治者接近的機會。當時意大利利征阿比西尼亞失敗及沙俄之敗於日本之手，確曾增加印度人不少勇氣，但其最急進的行動也不過是抵制英貨而已，就是這一點子微弱的反抗，國大黨的領袖還認爲是『過火』哩！結果一些『極端份子』便被排除出去，英國統治者立即把他們逮捕起來，送到監獄中去，回頭又用幾種微薄的讓步來酬答那些『溫和派』。大戰爆發結束了第一個時期，從此以後一直到一九三九年第二次大戰爆發之前夜是第二個時期，在這個時期內，印度民族工業有了大大的發展，民族資產階級的物質基礎擴大了，同時印度工人階級也在牠背後壯大起來了。民族獨立的要求便如火如茶的展開，英國的貪言和欺騙更是火上加油。這個時候，國民大會黨的組織基礎也急速擴大了，共產黨及別的社會主義團體也成立了，於是民族運動從諱願、哀求、獻媚的階段轉入直接行動的階段。但由於羣衆覺悟力之不足，由於資產階級對廣大羣衆運動興起的天生畏懼心，再由於工人階級之缺乏一個正確的領導，結果，這個運動從頭到尾落在甘地主義的掌握中，本來應該是一個兇猛的革命竟轉變爲一個無生氣的不合作運動。但任何消極的反抗都有牠的邏輯的發展，結果，當這個不合作運動發動不久，班加拉省發生了農民的抗稅運動，潘遮布的錫克教農民起來反對該教僧侶的高利貸和腐敗，印度南部發生了嚴重的莫帕拉(Moplah)暴動，後來在聯合省一個小城市佐利·佐拉裏又發生一件更嚴重的事件，若干國大黨的義勇隊員率領三千羣衆放火燒掉一個警察所和殺死若干警察。這件事使甘地寒了心，他立即下令停止這個運動，一九三二年末，這個運動事實上已告瓦解了。英國政府爲了酬答甘地的忠心，便於一九三五年，經過幾度圓桌會議之後，正式擬訂了一個印度憲法。這個憲法確立各省的自治，準備成立聯邦制，各省成立立法會議和立法評議會，全國成立一個聯邦立法院，採取藩國會議與聯邦會議的兩院制。藩國會議的議員由各邦王公充任，不經各邦人民選舉，至各省立法會

議與聯邦立法會議的選舉則受財產和教育限制，全國三萬五千萬人中僅三千五百萬人有選舉權。英皇委任之總督操行政大權，且具有無上的集中權力，立法會議對於國家預算百分之八十是無權過問的，國防和外交問題也不受牠支配，至於通貨、信用和交換事宜則交準備銀行處理，……總而言之，所謂立法會議只是一個可憐的婢女，牠的作用只是裝飾總督的軍事獨裁。本來英國統治者這種『讓步』的動機是顯而易見的，她無非想給予印度有產階級一點子可憐的地位，把牠從民族運動中拉開而已。但這種企圖雖然獲得甘地之流的贊助，却不能緩和參加印度民族鬥爭的民衆，結果引起一種普遍而猛烈的反對呼聲，迫使國大黨領袖們也只好以反對新憲法的口實去參加各省的選舉。資產階級國大黨一度利用民衆反對『奴隸憲法』的尖銳情緒，在六個省分的立法會議裏取得大多數，在另外三個省分裏也佔據一個頗為重要的地位之後，（印度總共才有十一個省分），便開始背叛那些擁護自己的民衆。例如在比哈爾省（Bihar），國大黨的內閣立即與地主成立一個協定，與農民公開對立；又在孟買，國大黨內閣頒布一個勞資爭議法令，剝奪工人的罷工權利，結果引起職工大會的全體工人反對。所有國大黨的領袖都逐漸脫離羣衆，而埋首於國大黨的各省內閣及議會組織的工作了。當羣衆繼續從事於街頭鬥爭時，國大黨的省政府便用種種方法來打擊他們：如禁止集會、遊行、縱容警察射擊罷工工人、搜查住屋等。資產階級還沒有完全脫離大英帝國的羽翼，牠僅僅得到一部分政權，便表現出牠的全副反動面目了。這給了印度工農一個最準確的警告：當心明天！

印度民衆的鬥爭受了印度資產階級這一次背叛的打擊，一時陷於消沈、頹喪和渙散。但一九三九年，歐洲戰事爆發，英國正式參戰，爲了確保她在印度的利益，她自動把自己過去一切親善的假面具都撕掉，索性恢復總督的全部獨裁權力，取消憲法，發佈一道嚴峻的『印度保安令』，準備用武力鎮壓一切民族獨立運動。這一切反動措施引起了印度民衆一種極端的反感和憤恨。資產階級國大黨面臨着一個極大危機，因爲牠的下層羣衆的鬥爭情緒已令甘地的領導無法控制。在危急關頭，我們上面已說過，虧得國大黨的左派在『統一』的名義之下，重新挽救了甘地的地位。但一九三九年以來，由於英國及所有歐洲殖民帝國在戰爭中表現出奇的腐敗和無能，由於印度民族工業的空前發展，印度工農再也不想過去那樣軟弱了，他們已逐漸表現出不信任甘地及整個國大黨的領導，總而言之，從第二次大戰發生以來，印度工農

的解放鬥爭已步入了一個武力革命的階段，他們再也不願死守在不合作運動的範圍之內了。這種激烈的傾向形成一種壓力，迫使國大黨放棄了支持『主反法西斯戰爭』的可恥的『聲明』，通過了一個『反戰反英』的決議，命令各省內閣的國大黨閣員辭職。在這種普遍反叛的威脅之下，後來又在本軍隊及她所培養的鮑斯『國民軍』迫近印度邊境的危機之下，英國幾次圖改取利誘政策，如提議擴充總督行政參議會，創設『國防諮詢委員會』納印度王公及英屬印度的各階層代表參加，答應於戰後給予印度以自治領地位等。但這種種讓步始終無法緩和這種危機，而且國大黨全印大會還通過了『英國勢力退出印度』的決議，結果迫使她毅然採取野蠻的鎮壓政策，自九四〇年秋至四二年秋，國大黨的一切領袖前後兩次遭受逮捕，全印被捕獨立運動指導者達五萬人之多！唯一能倖免的只是印度王公、高唱『巴基坦』的回教同盟和全力支持大英帝國『民主反法西斯戰爭』的共產黨，這頗足耐人尋味的事情！當然，國大黨領袖的被捕並不能證明他們更『革命些』，因爲甘地抗議這種野蠻鎮壓的手段仍然是『個人的不服從運動』而已而且他在戰爭一開始便勸告印度民衆『不要乘人之危』！

在戰爭進行中，印度民衆的反叛從未停止過，英國的一切威迫利誘政只盡了一種火上加油的作用。到了戰爭結束，東方殖民地運動之蓬勃發展尤其印度尼西亞和越南的頑強的軍事抵抗，以及英、法、荷帝國主義的無的屠殺，勢將使印度久已蘊蓄着的革命之火以不可抗拒之勢爆發出來，一新的空前未有的大飢饉更把這個危機推進到難以設想的地步。印度工人階在過去帶熱性的鬥爭中，已有五十三萬工人組織於三大工會中：全印工會、印度工會聯合會和全印鐵路職工聯合會。全印度產業工人約三百五十萬，那末有組織工人已占七分之一了！農民們也組織了一個全印農民協（All-India Kisan Sabha），會員已有七十五萬。（以上均是一九三九年的統計，現在當然不止此！）最可注意的是工農鬥爭之日趨激烈化，近年工會左派——全印工會大會之急速增長，是一個明證，此外，從全印農民會的綱領中，則更可看出印度農民的要求已遠遠超過國大黨之類的資產階級政綱了，他們要求廢除地主制度、取消農民債務、改革土地關係、廢除一形式之剝削、土地歸農民。只要工人階級有一個黨和一個激底的政綱，牠立即把全國農民團結起來，走向『十月革命』之路去，這就是今天印度革命機約真實內容。

今年二月間，紐約泰晤士報的特派員已指出印度局勢之危急：印度『今年缺乏糧食達三百萬噸，如不能以輸入補足之，全面飢饉，已成必然。』但『即使全球所產之小麥傾入麻特拉斯，印人仍不免餓死。』在這種情形之下，『印度之報紙，盡多鼓動性之標題，其放射之火星，終必引起燎原。』這個警告剛剛發出，十二日孟買、加爾各答便同時發生了印、回教徒聯合大示威，抗議『印度國民軍』回教軍官拉希特上尉被判七年徒刑。示威羣衆提出『打倒英國』、『打倒總司令』的口號，這件事又一次證明『印、回之爭』純粹是上層政客所放的烟幕彈。示威剛剛過後數天，孟買的皇家印度海軍突然發生空前未有的大騷動，孟買政府十九日的公報已承認此事與十二日的示威有關，士兵們除了提出改善待遇的要求之外，還直接提出『英人退出印度』的口號，這一騷動像瘟疫一樣，立即蔓延到加爾各答及孟買附近之阿克巴海軍站，得到另外數千名印度海軍的響應。孟買港口二十四隻軍艦完全懸掛三色國大黨旗。比奧納、喀拉齊、甚至新德里的海軍也受了影響，印度的空軍人員也表示同情了。其他民衆也被捲入了，二十二日，孟買的警察長宣稱：全市已陷入絕對叛亂狀態。孟買及加爾各答工人有三十萬人罷工聲援，工人區與工廠區立即成了騷亂的中心。罷工、罷課、罷市已成了流行病。英國動員了所有印度的海陸空軍精銳部隊來鎮壓此次騷亂，結果引起無數大大小小的小巷戰和暴動，海軍終於被壓服，罷工也暫時受了頓挫。

二月海軍事件顯然是印度革命危機的最清晰的表現。過去所有革命運動的經驗告訴我們，革命一旦傳染到統治者的武裝力量時，總的爆發就跟着來臨了，海軍是所有軍隊中最易於接受革命的影響的，他們的態度也就成了其他軍隊的指標。但這次印度海軍的騷亂還含有更大的意義：牠是受了美國陸軍罷工及英國皇家空軍罷工鼓勵起來的，這表明在革命的火熱空氣中，英國統治者的全部武裝力量（包括英軍）都呈現瓦解的危險。英國統治階級對這件事的嚴重性也非常了解，他們都承認『此事之發展是具有爆炸性的。』所以他們都不敢信任武力鎮壓會產生什麼好結果。爲了撫慰印度民衆，英國政府立即派遣三位閣員：印度事務大臣勞倫斯、商務大臣克利浦斯與海軍大臣亞歷山大等一行赴印，他們所負的使命是三項：『（一）與英屬印度及印度土邦選出之代表，進行準備性之討論，俾對憲法之制定，獲取最大之協議。』

（二）設立制憲團體。（三）設立爲印度主要各黨所擁護之執行議會。』三月十五日，艾德禮工黨首相更聲明：印度願否留在大英帝國之內，任她自己

決定，如果她要完全獨立，『她也有權這樣做。』爲了避免印人懷疑他仍企圖繼續利用印度的黨爭，他又特別聲明：『少數民族』不得對多數行使否決權。』

印度資產階級也覺得是妥協的時機了。牠手中握有印度革命的一張牌，牠知道不乘機取得英國的讓步，這個革命就要淹過牠的頭了。印度資產階級這種反動心理，我們從牠對二月事件的態度中清楚地看出。甘地恰在海軍騷動發生之翌日向民衆呼籲停止『無理性之暴行』。尼赫魯於二十六日到孟買巡視，這個時候海軍已被壓服，據聯合社廿六日電稱：尼赫魯來孟買的目的『是協助避免再有混亂事情發生。』關於國大黨與回教同盟在這次事件中的基本態度，我們最好還是讓艾德禮來證明，他於二十六日在上院及下院同時演講，稱：『就印度此次之動亂而言，印度之國大黨及回教同盟均一致予以譴責並企圖協同壓制。』（路透社二十七日倫敦電）我們要懂得，艾德禮之嘉許印度資產階級是與他『完全贊同和支援』歐慶萊對印度海軍士兵的『嚴懲』同時的，而且還在同一演辭中說出來！這件事又從另一個角度暴露『印、回之爭』只是一個烟幕彈，琴那雖然那樣猛烈地攻擊國大黨，但在對付印度民衆的革命時，他又立即與甘地、尼赫魯攜手了。等到他們幫助英國度過了一個難關之後，便趕快商量妥協，這就是最近一次新談判的背景。

當三月間艾德禮表示不願意繼續利用印度黨爭時，他事實上就在利用了牠。因爲他剛剛聲明『少數民族不得對多數行使否決權』之後，琴那立即憤然宣布：『不惜訴諸內戰。他在談判中堅主必須先將印度分爲印、回兩種國家再來談判的問題。英國代表爲了更進一步助長這個哈吧狗的氣餒起見，他們讓回教同盟獲得與國大黨數目相等的代表參加談判，同時在所謂『臨時政府』中也給了牠一個與國大黨相等地位。琴那愈是氣憤，英國愈是客氣，則這兩者的分工合作也愈明顯。但假如琴那以一種分裂的威脅來幫助主人，國大黨則以一種滿足的口吻來幫助主人了，甘地認爲『英政府宣佈之方案，爲印度史上重大之舉』，『英國內閣代表團的成就就是可以自豪的』等等。甚至當西姆拉會議已宣告失敗之後，甘地還向印度人民呼籲，勸他們『不必沮喪，英國已明白宣布放棄統治印度之意，故相信印度獨立，不久能見諸實施。』他還明白的『希望羣衆保持鎮靜，勿受極端分子之誘惑』。假如琴那拿『巴基斯坦』來分裂羣衆，轉移印度人民的鬥爭目標，甘地則拿英國的『獨立方案』來催眠羣衆，給了他們一個『不經過鬥爭也可以得到獨立』的幻想

，最後把他們引離戰場。結果印度資產階級又一次幫助英國統治者延緩革命的爆發與獨立的實現。事實上，英國這次『諾言』與以往許多『諾言』之一樣毫無誠意是顯而易見的。她不僅還在巧妙地利用印度內部的紛爭，而且正在談判『獨立』的時候，還經過她的代表勞倫斯之口聲明：『駐印英軍將繼續留印。』英帝國主義者在玩弄印度資產階級，後者則在玩弄印度的民衆。但這次印度民衆的覺悟程度已大大不同了，他們中已有人開始向甘地示威，最近的賤民階級竟提出『打倒英國』、『打倒國大黨』、『打倒浦那協定』的口號。所謂『浦那協定』就是甘地簽訂的。印度資產階級以甘地爲首，還從來沒有遭受過像今天這樣破產的境遇的。最近每月罷工人數之增加與郵政大罷工之爆發證明一個新的險惡高潮又要到來。甘地悲泣說，他只看見前面是黑暗，這個黑暗是什麼呢？革命！他就是怕這個怪物。

## 七 結論

印度今天的局勢分明處於中國五卅運動的序幕階段。每一個階級都已在革命之前夜，在短短的二三十年中把自己未來的作用預演過不止一次。每一個黨派對印度民族獨立，對印度人民的解放到底認識到什麼程度，是幫助抑

或障礙，也已不止一次的暴露過了。無疑的，印度民族鬥爭的過程容或與中國不盡相同，但每一個階級所扮演的角色却是完全相同的。資產階級及其黨派在有系統地利用人民的革命運動，攫取牠的領導權，企圖把牠永遠限制在資產階級所設定的範圍之內，回頭牠又拿這個運動做資本，與帝國主義講價還價。牠是贊成獨立的，但牠却希望帝國主義在革命威脅之下，和平地把這個獨立賜給牠。假如革命運動要衝破牠的界限，奪去牠的領導權時，牠就寧可犧牲『獨立』而與帝國主義舉行聯合的鎮壓了。中國資產階級的界限是『國民革命』，印度資產階級的界限則是『和平的不服從運動』。小資產階級及其政黨（包括冒牌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政黨）則甘願充當資產階級的『苦力』，在『階級合作』、『四個階級聯盟』、『民主革命階段』等等名義之下，加上一些左的詞句，把羣衆雙手網起來，驅入資產階級所設定的死的圈套中，等到必要的時機一到，則遭受出乎意外的殺戮或『清黨』。這種寶貴的經驗和教訓，印度民衆確實應該牢牢记着。假如中國民衆流了那樣多的血得來那樣寶貴的教訓能够幫助印度人民達到真正的獨立和解放，則這個代價還是值得的。今天印度工農那種充滿朝氣的力量已操縱了整個亞洲的命運，我們中國人民的熱切的希望正放在他們身上。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八日完稿。

## 『密勒氏評論報』一封讀者的信

按該信乃登載於最近——一九四六年七月廿七日——一期『密勒氏評論報』上，牠雖出於該評論報『老讀者』之手，但李君（該信作者）顯然同是『求真』之愛好者，因特將此信譯出，以見讀者對本誌反響之一斑。

（編者）

編者先生：一種不可遏制之感情早已促使我要寫一篇『求真雜誌的評論與介紹』。它是一本新生的學術雜誌，內容以追求真理爲旨。我既是『密勒氏評論報』的老讀者，我以爲把我的意見竭誠地發表出來，不但是一種責任，同時也是一種權利。我雖是滬江大學理學院的學生，但除了自然科學之外，我不能不也

細心注意我的周圍：複雜的社會。我的意見是：

求真是一本巨型刊物。內容注重各種科學、文藝、歷史、以及政治、經濟與社會現象之學術討論。

『求真』第三期內容充實，有數篇甚有價值之論文。如：『論官僚制度』，『戰後國際政局之演變』，『再論老子與孔子——答歐伯先生』。其中尤以老、孔思想與階級根源之論爭，富於吸引力與教育意義。

『論官僚制度』一文，純以官僚制度之歷史研究爲前提，痛陳中國現時官僚制度存在之原因，指出惟有實頭政治的澈底廢除，與『民主主義』的眞正實施，方能清除官僚制度。

『戰後國際政局之演變』——此文值得注意者，乃在牠公正地責難所有死力保持現已腐蝕了之私有財產制者。作者大聲疾呼謂：彼等已將人類兩次拖入自殺的世界大戰之歧途。全文長一萬字以上，固以政治爲論題，然不斷致力於今日世界經濟凋竭之分析。

求真不久之將來，將成爲擁有廣大讀者之雜誌。蓋祇有公正之立場，銳利之觀察力，深刻的思想，具有理論基礎之客觀性，纔足以解釋世界所有之複雜問題。

（M·A·李）

# 意大利之現狀

康君譯

譯者按：這是一封羅馬發出的通訊，刊載於今年一月份之『民族雜誌』。作者A·摩拉維亞是有名的意大利法西斯小說家及新聞記者。他在這一篇通訊中供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材料，證明意大利一般小資產階級的情緒已開始變化，可怕的失望和冷淡又支配了意大利的人心。這給了我們了解最近意大利內部危機一個有力的啓示。

羅馬外國觀光團，常常判斷該城似乎比歐洲其他首都較為繁盛而較少愁慘之象。但人們必須明白，他們是沒有和戰爭中會受最大痛苦的中下層階級相接觸的。還有，羅馬常因牠底腐敗的晴空，牠底噴水池、花園和紀念碑，而予人以寧靜的印象，甚而或者是豐饒的印象。可是，羅馬人知道，這些陽光、噴水池、花園和紀念碑，並不會增加多些他們所能得到的食物，增加多些工人的工資。

貴族和富裕的有產階級保有他們底舊宮或山頂的別墅，在他們裏面，英美的遊歷家遇到了迷人的婦人和有名的男子，他們都用流利的英語，哀訴左翼政黨的活動，並為皇朝之難於復辟而太息。英國外交官之確信皇朝在意大利人民中的威望，乃是因為他們單獨與這些上層社會相交際之故。事實當然不是這樣。意大利人民實際上是一致仇視皇朝的。這些外交家是像意大利格言說的一樣：『向店主人問酒的好壞！』

英美的士兵會駐留意大利達兩年之久，從他們也許會得到該地情況之較正確的報導吧！他們並不常到官邸去，又不會晤大實業家的妻女。他們對於人民怎樣生活和想些什麼這類的見識，是偶然在街上或公共場所中得來的。他們會談到大量的賣淫者（其中極少是內行的）、充塞的乞丐、貧困和無望——這就是他們在各方面所見到的。他們有很多都與意大利工人或商人的家屬相識，他們都看不出那裏有為皇朝的復辟而欣慶或嘆息。但不幸的，報導給政府或大報館的不是兵士而是遊歷家和外交家。

在目前的羅馬，盤據在勞動者和靠薪給為生的工作者（兩者在該地為數很大，特別是後者）心中的問題，就是工資和生活程度間可怕的懸殊。我會旅居美洲，我相信如果這種懸殊存在於美國，則勞動者與靠薪給為生的工作者，將會被這種完全不合理和無望的情況削弱其活力，以至不能繼續這樣的生活。但意大利人却繼續去工作。

美國的輿論必須知道，在意大利，人們是在什麼條件之下工作的。茲簡述如下。一個靠薪給為生的或手藝的工人，以目前的水準計算的工資，是能够供給其需要，直至第十或第十二個月的。以後他如不飢餓至死，便要被迫『採取手段』（arrangarsi）是意大利語，借用自法國）。我必須跟着說說這個字的意義是什麼。首先我需要引用一些指數。每天的薪給總在三百里拉左右（靠薪給為生的工作者則往往低到二百里拉），但羅馬的已婚男子連同兩小孩，每天的膳食却要六百里拉以上。買其他必需品（如鞋和衣服）當然是不用說了。『採取手段』是唯一的解決法。有些人拒絕去嘗試，而以野菜和一些小麵包過活。其他的人則有兩條路——變賣他們的東西（如果仍然有的話），或者在每天工作之外，兼做某些職業。

變賣家財把一切都帶走了。首先帶走的是不必要的東西，最好的杯盤，一些珠寶——不是結婚指環，不是墨索里尼自征阿戰爭奪來的贓物——富裕時買來的東西，像收音機、冰箱、舞鞋、無線電、撲克牌。非必需品沒有後，便輪到傢俱——會客室設備賣去，此後不再接客了；餐室什物賣去，此後人得常常在廚房用膳了；最後就是床和被褥。

另一方面，人們還兼做某些別業，即是說：一般的說來，除了操非法的行業之一——賣淫業之外，大都在黑市場中活動。今天，黑市就是指普通市場，因為政府當局或聯合國供給的東西，值得說及的是太少了。黑市貿易主要是食物，但在藥品、衣著和奢侈品方面也賺大筆錢。一瓶配尼西林值一萬二千里拉，一件男子上衣三萬里拉，一包駱駝牌香烟二百五十里拉，而僱一輛汽車到米蘭旅行却要費一萬里拉。當然，從事黑市生意的人，必須準備把握時機，具有經商的技能，同時不受社會上尊榮或身份的束縛。房屋租租人以獲識上下層社會的機會，特別表現出他們是聰明的能手。由於這種普遍投機的結果，最貧苦的一羣都變成豐衣足食，甚至在某些場合是富有了，但同時

，通貨膨脹和生活程度却急遽地迫使中間階級降下幾級——雖然還未達到完全貧窮的境地。

小資產階級的貧窮化，在詳細的檢驗中，比在簡短的信中更能看到。我們應該記着：這階級在意大利政治上和社會上是最有力的（工人爲數較少，農民則是不大說話的），這國家的將來全要看牠的情緒和願望而定。例如，法西斯主義可說是大工業家和地主所支持，爲工人及農村勞動者所反對；而供給人、作風、思想和情操的則是小資產階級。意大利每一政黨都知道要成功就必須贏得小資產階級的贊助。但異常奇怪的，差不多所有的政黨都試行求援於工人，中間階級就對政治保持更中立的態度了。沒有一個政黨真正滿足他們的要求。

這要求可以從中間階級底真正特性中推知。首先，他們是愛國的。他們在社會關係中拘泥禮節，抱有學者的名號、尊貴的地位、體面和溫雅，同時戀戀不忘於他們的傳統偏見。另一方面，意大利文化操在他們手中，而非操諸高貴的資產階級或貴族之手。來自這階級的有教師、新聞記者、作家、政治家、醫生、律師、法官和工程師。小資產階級篤信傳統，甚至是法西斯主義所創立的新近的可悲傳統。不過，凡是涉及社會和文化秩序的地方，他們雖然總是保守的，但他們那種受委屈的、不愉快的、爆炸性的活力也使他們在某種意義上是革命的。他們無疑是最有野心而最感不滿的階級。他們不願落到下層羣衆中，但又不能像他們或者想要做的一樣，爬到上層階級去。

德國佔領時期，小資產階級熱烈地等待着聯合國軍隊的到來，在政治上則強烈地傾向於左翼政黨。聯軍到達後不久舉行了一次選舉，這選舉確乎表現出羣衆之大大走向社會黨和共產黨。但結果這種同情又衰減了。對新的民主政府的希望是如此之多，但這政府却被物質條件，而且必須說，被無經驗的新官僚弄得無能爲力了。中間階級的意大利人想像力絕微，他們不能了解他們目前的痛苦並非來自今天當權的政黨，而是來自那發動戰爭的法西斯主義。他們只知道在法西斯治下他們分配有糧食、有衣著、有職業，使他們的女兒出嫁，送他們的兒子讀大學，但現在這一切都不可能了，即使可能也減到極小的程度了。此外，法西斯主義似乎有一種強硬的對外政策。大多數人民都不明白意大利目前在世界上地位低落的情形，乃由於法西斯主義而非民主政黨所致。特里雅斯問題會引起無限的痛恨，由於共產黨不能充分有力地支持意大利的要求，致使牠喪失了很多小資產階級的黨員。這並非表示中

間階級正向右傾或實際上希望法西斯回來。這僅僅表示目前情形並非他們所喜歡，同時與他們利益一致的政治公式還沒有被發現吧了。

人們會以爲由於意大利的中間階級處於如此沮喪情形之下，知識文化的生活也要走上衰落的斜坡了。但事實並非如此。相反的，一種非常興盛的新聞與出版事業正在發展中，這原因一部份是由於對法西斯二十年來壓抑自由發言的自然反應，一部份是由於利用這個反應的願望。並不是所有從事業中尋找利益的報紙編輯和發行人都能對他們的事業勝任愉快的，而且最少目下書報業的可發展是數量超過了質量的。

法西斯治下的羅馬約有十家報紙；今天已幾乎增加了一倍。政黨的報紙有——自由黨的 *Risorgimento Liberale*、共產黨的『統一』報 (*Unita*)、社會黨的『前進』報 (*Aventi*)、行動黨的『意大利自由』報 (*Italia Libera*)，基督教民主黨的『人民』報 (*Il Popolo*) 和日報 (*Il Quotidiano*)，共和黨的『共和呼聲』報 (*Voce Repubblicana*)，以及民主工黨的『工人民主』報 (*Democrazia del Lavoro*)，獨立的報紙有——時報 (*Il Tempo*)，每日晨報 (*Il Giornale del Mattino*)，*Il Momento*，自由報 (*Libera Stampa*)，獨立報 (*L'Indipendente*)，*La Capitale*，以及時代報 (*L'Epoca*)；舊的羅馬觀察報 (*Osservatore Romano*)，英美的日報各一家，最後有金融和體育的報紙。政治的、文學的和普通的雜誌爲數繁多，此外還有諷諷的及其他小報。所有這些出版物幾乎全在羅馬印刷和售賣。北意大利則有牠自己的報紙和定期刊。

報紙的趨勢使我們得到人民情緒變動的明確觀念。在最初獲得自由的時候，各黨報紙曾有很大的銷數，今天則大大減少了。前進報從十二萬份減到二萬份，*Risorgimento Liberale* 從六萬份減到三萬份，*Italia Nuova*（保皇黨機關報），在貴族和富有的資產階級中有一定銷數的，也下跌了。另一方面，不贊助各黨政策的獨立報紙底銷數却大大增加。共和呼聲報在各黨報紙中是例外的，牠證明（如果需要什麼證據的話）反對帝制的共和思想在意大利的流行。一般地說，獨立的報紙勝過各黨的報紙，其原因有二：牠以大量篇幅刊載新聞、特別記載、娛樂和犯罪事件，而中間階級則對政黨的興趣減低。某些團體對政黨的消極態度竟如此之明顯，以致較多悲觀的黨員都稱之爲法西斯主義的態度了。

出版事業過去曾以米蘭爲中心，擴張到佛羅倫斯、都林和巴里。但去年



# POWER

## 式 樣 新 穎 書 寫 流 利

泰興路三十六七十八號 · 電話三五五四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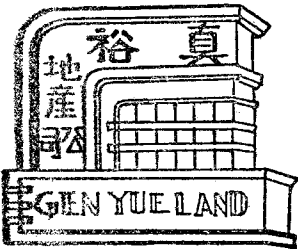
# 費 率 金 筆

幾乎有一百家出版公司突起於羅馬。正如報紙一樣，牠們也許只是現時反應的另一表現，這種反應或者可以或者不可以延長下去。出版者將目標轉向國外，遂譯英文作品，時常發現一本外國書籍同時為兩家不同的公司所出版。英美的作品最多的就是以前被法西斯所查禁的——像漢明惠 (Hemingway)，羅蘭斯 (Lawrence)，卡爾威爾 (Caldwell) 等等。這些書都被慎重地，有時甚至優雅地刊印出來，但這些譯時常離開預期的目的很遠。紙費不容許書籍賣二三百里拉以下，書商們已經開始注意需求的衰退了。

我並不以為目前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冷淡是難於了解的。意大利人民之所以冷淡主要是因為他付出一種非凡的努力，結果不過便他們察覺這是一種錯誤的努力，需要更超人的努力來償付牠而已。意大利人接受了這個命運，他們現在感覺到一種普遍的焦急不安，這種不安的情緒阻止他們去密切地關心一切事情——除了生活的物質手段之外，這一點殊不足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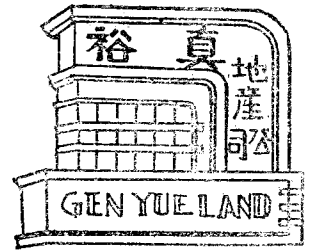
## 真 裕 地 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GEN YUE LAND DEVELOPMENT CO., LTD.



地址：南京路六十六號四樓

電話：一四八四九



代客出售  
房地產如下：

- (一) 西區空地
- (二) 市中心區空地
- (三) 虹橋區花園洋房
- (四) 虹口區市房及空地

各界有意  
置產請  
惠臨接洽  
無任歡迎

# 關於老子孔子思想問題的論爭(三)

本期陸續收到關於老、孔思想問題的四篇來稿——嵇文甫先生的『道家與小農』，蔡尙思先生的『再評李季的老莊封建說(中國虛無主義史略)』，歐伯先生的『再答李季先生論老子與孔子的思想』，李季先生的『答蔡尙思評我的老子看法』。統計字數，逾七萬言。同時發表，所佔本誌全部篇幅，未免過多。爲此頗費周章。嗣經多方接洽商量，最後，承歐伯先生深予諒解，同意將『再答李季先生論老子與孔子的思想』一文，臨時抽出，暫在下期刊登。茲謹向歐伯先生致歉，並向讀者致歉。(編者)

## 道家與小農

嵇文甫

### 一 從隱士說到小農

道家起源於隱士。如論語中所述那班隱士，分明是道家的前驅。特別有意味的是關於楚狂接輿的記載。據論語，接輿的歌辭是：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這是諷示孔子，全身免害，不要作政治活動，雖說顯然帶道家風味，但其辭意還極爲樸素。到莊子中的人間世，這個歌辭另變一種樣子：

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

拿這段歌辭和論語中所載的相比較，不僅辭句格調相差甚遠，即其思想意義亦顯有變化。固然這仍是諷示孔子，全身免害，不要作政治活動，但其立論却比論語深遠多了。就如『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這無非是撇開已往，勸孔子以後要改變一下，極平常的一句話，毫不含什麼深遠旨趣。但一改成『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就引起人一種遐想，使人穆然長思。『維天地之無窮兮，哀民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這種渺茫蕭索，悠

悠千古之感，在論語中看不見，在莊子中却流露出來了。在論語中只看見道家思想之雛形，在莊子中才大放厥辭，展開明顯的理論體系了。從論語所載的接輿歌辭，到莊子所載的接輿歌辭，恰好表示出道家思想的演化過程；而道家起源於隱士，這也是最好的一個證據。還有子路批評荷蓀丈人的幾句話，也很可注意。他說：

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

孟子說：『楊氏爲我，是無君也』。『爲我』怎麼就算是『無君』呢？這個道理早已由子路說明了。荷蓀丈人『欲潔其身』，這是隱者的常事，也就是楊朱以至一般道家的常事。然而子路却說他是『亂大倫』，是『廢君臣之義』。這不僅是批評一個荷蓀丈人，簡直是批評道家全體了。從這裏也可見道家和那班隱士的關係。

本來論語上所記那許多隱者和道家有關係，是素來誰都知道的。但是他們不說道家起源於隱士，却反說那班隱士受了老子——他們所認定的道家始祖——學說的影響。現在老子的時代既發生問題，有許多學者認爲戰國晚期的作品。這種考據官司我們不必詳說。但無論如何，春秋末年的老子，絕不會已經成爲顯學，已經發生廣大的影響。倘若論語上所記那許多隱者都是老子的信徒，那末當時孔老兩家已經是明顯對立的兩大派，儒家對於老子的攻

擊，決不會一直等到荀子。我以為不是先有了道家學說才有隱士，恰恰相反，乃是先有隱士然後才演化而為道家學說。縱然我們承認春秋末年實有老子其人，但這個老子亦只是當時隱君子之一，和其他隱士一樣，固不失為道家的一個先驅，或者竟是特別重要的一個，但道家思想以特殊的學說體系而出現，總該是戰國時代的事情。如第一章中所說，我們採取羣衆本位的立場，而不採取個人本位的立場，則關於老子個人的考證問題，就不值得予以特殊的注意，只泛泛的指出道家起源於隱士就儘够了。

現在我們再進一層來考察那班隱士的社會背景。隱士往往都是『躬耕』。如論語所載：『長沮桀溺耦而耕』，『遇丈人以杖荷蓀』，『有荷篋而過孔子之門者』，都是顯明的例子。尤其是荷蓀丈人說道：

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

這簡直是流露出一種汎勞動主義，分明帶着不耐煩長衫階級的口氣。這班隱士，不管他們原來就從小農出身也好，或是從別的社會階層轉變而來也好，但總之他們都是在『躬耕』，都是在小農的環境中生活着。自然，後來所謂隱士，不一定真正『躬耕』。如文中子的哥哥王績，雖然列在隱逸傳，但他却有好多頃田地，還養着一大些奴婢。陶淵明說是窮的不得了，然而當他賦『歸去來』的時候，也居然還有『僮僕』在『歡迎』他。至於一班闊官，偶然官運不大亨通，於是黃冠野服，做一個冒牌隱士，他們當然更不至真正『躬耕』起來，只派人代替着『躬耕』儘可以了。但這些情形自是後來的演變，和先秦時代的隱士，尤其是如論語中所載，不能相提並論。就拿道家來說，後世所謂道家也和先秦不同，他已經變質了。在這裏，我們說道家學說從隱士演化出來，而爲小農思想的反映，當時是專就先秦時代道家的原始情形而言。至於後世道家，又當別論。下面幾節，我要就道家學說的內容加以分析，以見其和小農的關係。

## 二 理想化的村落社會

儒家的理想社會是一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的人文社會，墨家的理想社會是一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的互助社會。至於道家呢？他們所要求的乃是一個理想化了的村落社會。試看老子說：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相望，鷄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這樣一個社會：是自然的，不是文明的；是自由的，不是強權的；是自給的，不是交易的；是靜止的，不是活躍的；是小規模的，不是大規模的。老子不像術法諸家主張大一統，他所謂『小國寡民』，實在還算不得『國』，算不得『民』，而正是一種原始的村落社會。他只想有許多小村落在大地上自然的散佈着，並不希望成一個有組織的大國家。在這樣的社會中，人人得到充分的自由，無所謂政府，即有亦等於虛設。從老子所謂『太上不知有之』，所謂『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所謂『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可知他對政府是何等的不信任，何等的重自由而惡干涉。他最痛恨強權，所以說：『強梁者不得其死』，『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他反對戰爭，所以說：『佳兵者不祥』。他反對重稅，所以說：『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他反對煩苛的法令，所以說：『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如此等等，都是當權者所造的罪惡，是一般農民所最感痛苦的，而老子却替他呼籲出來。他似乎覺得政府是萬惡的淵藪，他要脫除這樣的強權統治，而代以自由自在的村落社會。在這樣社會中，文化却不高。他們生活很簡單，既用不着機械，亦用不着文字。他們不識不知，全聽自然的支配。老子說：『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常使民無知無欲』。一切知識，一切文化，徒足以長詐僞而喪天真，都是他們所要除去的。在這樣社會中，交通貿易，殊不發達。他們『老死不相往來』，『雖有舟輿，無所乘之』。他們自己生產，自己消費，完全是一種自然經濟。在這樣社會中，人們都固着在一定的地方，『重死而不遠徙』。生產方式，風俗習慣，都不大起變動。『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各自心滿意足，因襲下去，一切都是靜沉沉的。我們試把『小國寡民』這一章和都市中熙來攘往的情形稍一比較，就顯然見到另一個世界。老子的理想社會自當於鄉村間求之。莊子的理想社會，也和老子一樣，而描寫的更詳細，便趨於理想化。他說：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羅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此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此下與老子小國寡民章完全相同。（味德）

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此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孳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游，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馬蹄）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櫻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天地）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山水）這完全是原始社會榛榛狉狉的景象。他覺得這樣自然狀態是最好的。我們應當掃除一切後起的人爲的文化，而返淳還樸。他和老子意思相同，而理想化得更利害。這不僅是人類各安其生，即與禽獸亦相處無猜，簡直成一個神仙世界了。然而這個神仙世界，顯然是拿現實的小農社會作底稿的。

### 三 處世哲學

看老莊的處世態度，顯然表現出特殊的小農風味。我們提出三點來說：

一、知足安命 一般小農，在種種新（商人，自由地主），舊（封建領主）壓迫箝制之下，其生活狀況沒有多大發展改善之可能，因此只好已主觀上求安慰，遂養成一種知足守分隨遇而安的心理。他們本來沒有多少蓄儲，於是就說：

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老子·廿六章）

他們本來比不上旁人的力量強大，於是就說：

強梁者不得其死（老子·卅五章）

物壯則老，是爲不道，不道早已。（老子·四十七章）

這簡直是阿Q的口吻！阿Q永遠是勝利的——目以爲——雖然他常常被人打罵。有人說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是中國農民思想的反映，我想這話極有道理。記得伊索寓言上有這樣一段故事：有一個狐子，想吃架上的葡萄，但架子很高，往上跳了許久，連一個葡萄也得不到，於是他很沒意思的走過去道：『這架子上的葡萄太酸』。得不着葡萄，只好說牠太酸了。沒力量的人，自己給自己寬心，每每如是。莊子最號達觀，齊生死，一得喪；呼馬應馬，呼牛應牛；蟲背鼠肝，隨天賦予。歸結言之，亦不過知足守分，隨遇而安，於無可奈何之中，作一種精神的慰藉而已。莊子天下篇稱老子道：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同居。

莊子自述亦說：

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

他們都注重精神生活，而輕視物質，用大智慧，求大解脫。其實他們是生活戰場上的失敗者，只好以精神世界爲他們的避難所。他們造出一種宿命論，

以爲生死禍福，都由造化作主。『彼近我死而不聽，我則悍焉』。不如索性聽憑造物主擺弄，倒還落得個心裏乾淨。『視喪其足，猶棄土也』。如莊子德充符大宗師諸篇所述那些奇形怪狀的人，那才真算看破形骸，不以外物累其心。果能如此，尙何處不是安身之所？這種『達觀』，在小農思想中，有極大的權威。

二、曲全苟免 老莊這一派人，說起來很達觀，實際上他們是委曲求全的。莊子天下篇稱老聃道：

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

一般小農在暗淡的生活狀況下，只求苟免於新舊壓迫者的踐踏，並不敢希冀什麼『福』。道家思想也如此。他們都是操心危，慮患深，利害計算得很精。朱子論老子道：

老子之術，須自家佔得十分穩便方肯做，才有一毫於己不便，便不肯做。

不要以爲老子主張清淨無爲，其實正是他妙於爲。道德經五千言，幾乎字字都是在利害禍福上打算盤。大家以爲不利的，他反因以爲利；大家看着是禍的，他卻從那裏面看出禍來。『禍兮福所依，福兮禍所伏』。看他對於禍福利害研究得多麼精到。他把世故人情看穿了，他以爲什麼仁義忠孝……都只是騙人的一種幌子。他說：

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肚子吃得飽飽的，什麼都不去管他，這正是小農無可如何的一種老實打算。莊子似乎比老子更是灑脫自在，但我們試讀人間世山水等篇，就知道他是怎樣的委曲婉轉，『一龍一蛇』，『一上一下』，以求自全於『羿之彀中』。他何嘗真是灑脫自在呢。最有意義的，如：

莊周游於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也？翼殷不逝，目大不視』。蹇裳躓步，執彈而留之。觀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山水）

螳螂在前，異鵲在後，這樣危機四伏，迭相殘殺的社會，真難一朝居。除下『苟全性命於亂世』，還有什麼可爲呢？所以道家的道，只是一種全身免害的道。如莊子說：

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

，水非能溺，寒暑非能害，禽獸非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甯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秋水）

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全身養生也。（讓王）

道的妙用，全在於屈伸去就而自全其身。這分明是『為我』『貴己』的一路思想——

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山水）

也不『有人』，也不『見有於人』。獨往獨來，俯仰上下於世俗之間。這是老莊最工的處世術。却也是他們曲全苟免的一段苦心。

三、消極反抗 一般小農因受新舊統治階級的種種壓迫，縱然極少委曲求全，極力向精神世界尋安慰，但反抗意識總不是沒有的。如老子說：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第六·十二章）

莊子說：

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智耶？（味篋）

這都是對當時統治者的惡罵，足以代表農民反抗的心理。但農民是散漫而且愚昧的，他們的反抗力量甚為薄弱，所以積極的革命少，而消極的躲避意味多。我們鄉下有句俗話：『不敢惹你，該不敢怕你哩？』『怕你』就是躲開你走，正像現在很流行的所謂『不合作』。託爾斯太式的無政府主義，就是從這種意味發展出來的。老莊一流人，過的都是隱遁生活。這班隱士們，看着很沉寂，真所謂『與世無患，與人無爭』。但他們大概都是不肯屈身於惡政府之下，高蹈遠引，作一種消極的反抗。只看代表舊統治者的儒家，和代表新統治者的法家，他們都是反對隱士，就知道這班隱士們是當時政府的眼中釘了。子路責衛懿丈人『無義』，『亂大倫』，已經是極大罪名。法家對隱士更嚴峻了。在韓非子中，編造許多反對隱士的故事。如姜太公誅狂喬華士，說他們『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諸侯』，而結之曰：『吾誰與為君？』明明是說狂喬華士拆他的台，不和他合作，假使民衆都像他們的樣子，自己還給誰當君呢？由此可知老莊一流隱士們的行動，對於當時統治者實有不利，所以才大遭忌恨。韓非子中還述一段齊桓公五見小臣稷的故事，而加以批評道：

使小臣有智能而適桓公，是隱也，宜刑；無智能而虛驕於桓公，是諛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難一）

人民對於君主，只有絕對服從，聽其驅使。稍一回避，便犯刑戮，因為回避就是消極反抗的表示。甘地的『以善勝惡』，『不合作運動』，託爾斯太的『無抵抗主義』，雖然是很和平了，但從統治階級看來，總有點不順眼。而且老莊一流人，更是心懷叵測。他們躲在暗地裏，標榜着不爭主義。但他們明明說過了：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老子·五十六章）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老子·六十一章）

以衆小不勝爲大勝。（莊子·秋水）

他們以不爭爲爭，機甚深而心甚險，弱者反抗強者，每易走這一路。拿老莊學說和甘地託爾斯太的主義對看一下，或許要別有會心罷。

#### 四 復古與因時

剛從封建社會中掙扎出來的小農，一方面看，是進步的；一方面看，却是反動的。他們痛恨封建制度的箝制約束，他們渴望自由解放。從這方面看，他們對於當時的舊社會站在反抗地位，所以可說是進步的。但封建制度崩壞的結果，並不能使一般小農真正解除其痛苦；反因生產的集中，土地的兼併，無限制的生存競爭，使他們的生活更日趨於絕境。因此他們對於當時的新興文化，比較進步的社會潮流，亦極力表示其反感，而懷戀其自然的簡單的原始生活。從這方面看他們是反動的。在受不過封建制度的約束時，他們要進步；在經不起劇烈的生活戰爭時，他們又不要進步。他們一方面主張因時，一方面又主張復古。這兩種矛盾思想，在小農們的心裏並存着，而老莊一流的學者恰替他們講說出來。莊子書中有許多極通透極聰明的話，如：

仁義先王之遺蘆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天運）

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符，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殘

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之芻狗，聚弟子游居寢處其下。（同上）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以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尋丈。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斷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齧齧挽裂盡去

而後儻。觀古今之異，猶猿狙之異乎周公也。（同上）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舜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秋水）

單看這幾段話，莊子簡直是一個極開明的帶近代風味的思想家。什麼仁義禮

樂，都不過是古人的陳跡，是應時而變的東西。現在時代不一樣了，還那裏用得着。『芻狗』二字，亦見於老子中，乃是譬喻『已陳則去』的意思。萬物都是芻狗，一切禮義法度都是芻狗。當正在陳列的時候，都神聖的了不得，陳列過了，垃圾堆上去罷。有人說：『歷史是建設和破壞之不斷的過程。』這種過程正好拿老莊所謂『芻狗』作爲一個象徵。本來老莊有一種動的宇宙觀，他們看宇宙萬象，都是刻刻不息的在那裏流轉蛻變。最妙的如莊子說：

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秋水）

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寓言）

分明畫出一個活宇宙來，這無疑要算一種辯證觀點。宇宙既然是這樣變動不居，人亦自當變動不居，而『與之俱往』。所以司馬談論道家云：

無成勢，無常形，……不爲物先，不爲物後。（史記·太史公自序）

淮南子更本着道家思想，推進一步，論趨時之重要云：

時之反側，間不容髮，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逮。（原道訓）

趨時者，猶救火迫亡人也。蹶而趨之，猶恐弗及。（同上）

從這些話我們可知道家實有一種與偕行不拘故常的思想。當時多少神聖不可侵犯的金科玉律，他們都等閒視之。在這一點上，他們比起那班迂拘固執的儒生，總要算開明進步。無怪乎幾幾道能拿斯賓塞赫胥黎輩的天演學說來解釋老莊了。但是很奇怪，他們既是這樣主張隨時變化，同時却又要返淳還樸，表現出極端守舊的思想。如上文所描寫老莊的理想社會，全是一種極簡單樸素原始的村落社會，一切比較進步一點的文化，他們都要排斥。莊子中還有一段極有意味的敘述：

子貢南游於楚，反於晉，過濮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樽甕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累水若抽，數以沃澆，其名爲槲。』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自不備，純自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天地）

他對於機械這樣痛惡，仍然要守着他那極笨拙的勞作方法。假使他老人家生到現在，想來決不坐火車，一定要騎牛；決不坐汽船，一定要乘獨木舟；看見這樣一個奇技淫巧機心充塞的世界，不知道要氣成什麼樣子呢。說到這裏，使我們聯想起託爾斯太。託氏學說已經許多學者公認爲農民思想的代表，他反對封建制度下的一切約束箝制，同時也反對近代的工業文明，他自有其

純樸美善的烏托邦，在許多方面和老子相近，這是很可玩味的。總之道家思想，左右搖擺。他們一方面說變，一方面却又說不要變。剛說個『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却緊接道：『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是不讓『動』了。剛說個『化而欲作』；却緊接道：『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是不讓『化』了。這種矛盾思想，正是一般小農在一種矛盾的歷史運命中生活——如第一章所述——的反映。

## 五 自然崇拜與性崇拜

以上所說，都是道家較具體較實際的一方面，其與當時社會生活有密切關係，顯而易見。現在再就老莊的根本理論自然主義檢察一番。普通一說到老莊的自然主義，每易把近代科學上的自然觀混進去。其實老莊只是讚頌自然，並不能解釋自然；只算一種自然崇拜，而不是一種自然研究。這樣的自然主義是含有極濃厚的神秘色彩的。就像老子所說：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

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一章）

全是讚頌口氣。『自然』只是『自己如此』。說一切現象都是『自己如此』，比着別立一位人格的上帝或者高明些。但譬如有人問你爲什麼颯風，你就說他自己颯起來了；問你爲什麼下雨，你就說他自己下起來了！這樣的答案有什麼意思呢？後來王充論衡中解釋許多現象，都是這種口氣。莊子書中如：

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樂出虛，蒸成菌。

（齊物論）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其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之？意者其有機織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天運）

這一類話說得儘是剔透玲瓏，全沒有造物主的觀念；但看他反覆淫泆，長言咏嘆，仍純是讚頌自然的口氣。這是一種神秘的不可知的宿命論的自然主義，而不是科學的自然主義。荀子說：

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天論）

老莊學說正是『大天而思之』，正是『從天而頌之』，正是『望時而待之』，正是『因物而多之』。他們完全服從自然，『蔽於天而不知人』，和荀子的戴天主教相對照，才格外顯出他們這種自然主義的不健全。荀子的天論，

本來也是一種自然主義的天道觀。然而他根據人本主義的觀點，要『制天命而用之』。他看『自然』很平凡，可供人利用，並不是一種超絕的勢力。道家却不然了。他們極力贊揚『自然』的偉大，無限，不可測，完全是一種超絕人類以上而支配人類的神秘勢力。人類『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完全拜倒在自然力之下。這能算科學的自然觀嗎？我們應該知道儒家是站在『治人者』方面，而不是站在『治於人者』方面的。君相可以造命。參天地，贊化育，是他們的本分，所以他們儘能有那樣雄偉的魄力，產生出一種戡天主義。至於道家學說，是小農思想的反映。看上面『處世哲學』那一節所述，可知一般小農是如何的微弱無力。他們除下死心塌地，聽憑自然運命的播弄，還有什麼可爲的呢？

還有一層，老莊的自然論，不但是自然崇拜，而且還有性崇拜的痕跡。如老子說：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夫知牝牡之合而媾作，精之至也。（四十七章）

河上公注

赤子未知男女之會合而陰作怒者，由精氣多之所致也。

『媾』是赤子的生殖器。赤子並沒有性交的感覺而他的『媾』會『自然』作起來。人生一切行動，都『自然』得像這樣子，那才算得了道。老子又說：

谷神不死，是爲玄牝。玄牝之門，是爲天地根。（六章）

用『玄牝』這個名詞去稱呼『天地根』，這也是性崇拜的遺跡。後來王充極好用兩性關係解釋宇宙，他也是道家一系的。如云：

天地合氣而萬物生，發夫婦合氣，子自生矣。（論衡自然）

像這樣用兩性關係解釋宇宙，解釋『自然』，並不止王充，亦不止道家，中國古哲中能脫去這種思想的恐怕不多。不過道家在這方面說得格外有力，遂產生後來道士們的『房中術』，這不是偶然的事。自然崇拜和性崇拜，本是各民族當原始時代共同經歷之一境。現在世界上各大宗教，還都保留着性崇拜的遺跡。老莊學說，是當時小農思想的反映。在這班小農中間，原始的的思想信仰總該保存不少。不管老莊諸子說得怎樣玄秘，他們總脫不盡原始社會的意味，而且越玄秘或者原始意味越濃厚些。六通四闢虛無飄渺的老莊思想，終究也還是實際生活的反映，而且和那班最愚蠢的小農還保存相當的血緣，這未免有點褻瀆神聖了罷。哈！哈！

以上是我十年前所著『先秦諸子與古代社會』中的一章。那本書原由開明書店出版，版已排好，且廣告也發出了，而『八一三』戰起，不僅書未印出，連原稿也毀滅了。幸而還有副本，準備分章陸續發表。現在求真雜誌上正討論老莊思想問題，因先發表講道家的一章，向大家請教。茲順便說明幾點：

（一）不能因某書中常見王侯等字就說某家代表統治階層。因為諸子百家都是向君主說話，並沒有向大眾說話的。不僅代表貴族的儒家，代表自由地主的法家，要得君行道，就連李季先生所認爲代表最下階層的許行，他也想把他的並排說供獻給滕文公。楊朱乃至老莊等，儘管被斥爲『無君』，然而也未嘗不希望有一個不君之君，施行一種不治之治，仍是要向君主說話。我們應該知道古代政治活動的方式，是爭取君主，而不是爭取民衆。直接在民衆間作政治運動，乃是民主時代的特色。甚至普魯東還要勸當時王侯實行他的社會主義。我們應該知道，向君主說話是古代政治活動的一種普通方式，正如同大眾說話爲現代政治活動的普通方式一樣，各家的階級性，是不能從這上面來判定的。

（二）先秦諸子都是『士』。儒士，俠士，辯士，隱士，法術之士，都是『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下至鷄鳴狗盜之屬』，都是『士』。然而同一『士』也，却可以代表各不相同的階層。如儒家以儒士而代表貴族思想，道家以隱士而代表小農思想。不能說儒家是『士』，而道家不是『士』，也不能因爲是『士』就不能代表小農。代表小農者，本身不一定就得是小農，猶之乎代表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者，其本身不一定就得是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也。明白了這一層，則不至專從『士』的身分上來判定儒法兩家的階級性，而也不至懷疑代表小農的道家何以會有那樣高度發展的思想了。

（三）所謂某家代表某階級不是一成不變的，即某階級本身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我們須要分清時代。例如原始基督教，本是代表奴隸的，然而到世紀却和封建貴族結了不解緣，到近代又成爲資產階級的宗教了。我們說道家代表小農，這自然是專指着原始的道家而言。若後來的道家，又當別論。特別像魏晉時代那班玄學家，完全轉到大族方面去了。再說所謂小農，也自然是指着先秦時代的小農而言，不能拿現代農民相比。如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就是代表舊時代的農民。所以在經過北伐時代大規模的農民運動以後，有些人看見當時農民的覺醒，就大呼阿Q時代已經過去了。究竟阿Q時代過去了沒有呢？在當時文壇上曾經發生過一次熱鬧的論戰。由此可知講農民如

何如何，也是應該分清時代的。

(四)中國歷史劃分階段的問題，直到現在，聚訟紛紜。我向來是主張長期封建論的，把西周春秋時代看作原始封建社會，把戰國以後看作封建社會之更高級的發展形態。本篇講道家的社會基礎，凡牽涉到社會發展史方面

## 答蔡尙思評我的老子看法

李 季

### 一 緒 論

看過求真第三期蔡尙思先生『評李季呂振羽的老莊看法』開頭一段，不禁慚感交集。幼年失學的我，在北大既習英文學，在德國復攻經濟學，對於線裝書很少接觸的機會。十五年前，爲着對抗資產階級的學術觀點，表示自己的立場，竟倉卒草成一部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現在想來，未免大膽。書中分析先秦諸子的階級性，係一種開路工作，無所師承。我對於孔墨老莊等的看法雖大都今昔如一，未曾改變，然既非經籍研究專家，內中自有缺憾，這是我感覺慚愧的。自書發刊後，胡先生一聲不響，無言是最大的輕蔑，同時也是最巧的退避。有人問他，何以不表示一點意見，他以觀點不同爲辭。後來雖有人零零碎碎地加以批評，但像蔡先生一樣『在十多年前，已草成一篇「用物觀考據證明李季觀察道家階級和主張的錯誤」，文長萬多字』的，實未之前聞。文字未曾過目，是非不得而知，然這種批評的精神，我是十分佩服的。

自上述一書完成後，又繼續寫了一個辯證法還是實驗主義的小冊子，終於參加非常熱鬧的中國社會史論戰，批評過陶希聖、郭沫若、胡秋原諸先生和其他人等。在這長期的論戰中，我形成一種勝則不驕，敗則反省的意識，並且最服膺

「……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史記平原君傳注）

這句話。我對許多學術問題，既和右派、中派以至左派的學者們具有不同的意見，自不能不取一種批評的態度。尤其是八年來，敵僞蹂躪半國中，後方微發無虛日，民不聊生，奄奄一息，而目前國內外的情勢又不許我們有根本解決社會問題的機會，我以爲全國拿槍桿的武人勞苦功高，應當休息一下，

，就以此說爲根據。可是近來頗受郭沫若侯外廬兩先生新說的影響，對於自己的舊主張正在重新審查。這樣一來，本篇中有些地方也許得變換一些說法。究竟如何，現在還不能決定。不過道家學說爲小農思想的反映，這個中心觀念和它的各種論證，並不至因此而動搖，這是我可以預先說明的。

讓我們拿筆桿的文人上場接替。如用從前的老話來說，這是『偃武修文』，如用我自己的話來說，就叫做『文壇騰殺氣，筆底決雄雌』（季子史詩）。我們的戰場，現在要從地上搬到紙上，大家才有辦法。所以我在求真創刊號發表古史辨的解毒劑，在二期發表行不得也哥哥，並不是好議論人長短，吹毛求疵；而是想將十幾年來學術界不生不死的消沉狀態加以推動，使之富有生氣和朝氣，重新開始向前邁進。我的第一砲已引起一種咆哮的反響（見東南日報七月四日文史週刊），第二砲復招致三位的反攻；聽說摩拳擦掌準備撕殺的，還大有人在。『衆矢之的』，正是我現在的處境。可是不獨毫無畏懼，並且非常高興，對於反攻者當予答覆，因爲無論勝敗，必有收穫。我勝了，將『不失其所守』；我敗了，當老老實實承認自己的錯處，改從他人的意見。希望參戰的勇士們都採取同一態度；不護短，不作針鋒相對的辯論，不用超出學術討論以外的宣傳手段，橫生枝節。至於譏笑怒罵的語句，在理直氣壯，熱情奔放的當兒，偶一應用，可以宣洩胸中鬱悶，使文章生動，氣勢雄偉，本不必僞裝道學，懸爲厲禁，不過應適可而止，不能濫用這種武器作制勝論敵的工具。否則論戰不獨不能趨入正軌，並且會毫無精彩地拖長下去，實在對不起讀者。

我在再論老子與孔子一文中已經約略提及這一點，現在又詳細重說，是因此次蔡陳兩先生的大作都犯了這種毛病，而後者尤甚。先就蔡先生的批評講，我讀完之後，非常失望。站在嚴格的學術立場，本可置之不議不論之列，不過他是『二十左右』的『報章雜誌』向之『拉稿』，『四個大學』請其教書，並著書立說的人，他的言論對於一般讀者和青年學生不能說是毫無影響，因此我不能不花點工夫，起來應戰。



## 二 少數與多數的問題

蔡先生指出我在行不得也哥哥一文中的主要「錯誤」有四點：第一點是「只見片面——只根據少數而不注重多數」。他以為我指摘老子的愚民政策，「是非非常片面的，老子是愚人政策，而不是愚民政策，愚人政策是無人不受的。」（求真三期三五頁）

第一是「愚政府」，而以老子的「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等語為證據，並次第加以詮釋：「這是人民對於政府既不重它，也不害它。」「最好是有政府等於無政府，既不要人民譽它，也不要人民怕它；不然的話，便不是最好的政府了」。接着便說：「這分明是愚政府的」。可是蔡先生所謂「分明」，實在太不明白了。無論在老子的引文或他的解釋中，我們絲毫找不出「愚政府」的痕迹，恰恰相反，却可以找出聰明政府的線索來。怎樣講呢？愚蠢的政府對待人民是嚴刑酷罰，橫征暴斂，使人民怕它恨它。只有聰明的政府對於人民的懲處與取求，能適可而止，使人民不怕它，使人民如魚水之相忘。太史公說慎到環淵「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大概不外這一類手法。所以他將老子、莊子、申不害、韓非同列一傳，用意即在表明法家的「術」是由老子傳授的。術是什麼？韓非說：

「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韓非子難三）

「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君無術則弊於上。」（同書定法）

老子任權數，倡言「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老子本義三一章）他尤擅長人君南面之術，所以他把政府改造得和「菩薩」一樣，使之安如磐石，坐享民脂民膏。這正是聰明政府，蔡先生偏稱之為「愚政府」，不知是什麼邏輯？

第二是「愚下民」。蔡先生把「愚下民」列在第二，實在是本末倒置。老子說：「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爲」，「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可見他的愚民政策是從治民出發的。不意蔡先生引用老子前面一句話作爲他「主張由『愚上』到『愚下』的證據，這無異說，有爲就是『智』，無爲就是『愚』，這種邏輯，也是我們所不能懂的。」

第三是「愚聖人」。蔡先生以爲儒道兩家的聖人完全相反，前者以「愈有智識，愈多才能，愈明禮義愈高尚」，「道家反而以爲愈沒有知識，愈沒有才能，愈沒有禮義愈高尚」。

「他因爲小孩比較沒有知識，比較昏愚，所以教人去學『嬰兒』『赤子』。如用現在的教育來做比方，便是：叫大學教授去拜大學生做老師，叫大學生去拜中學生做老師，叫中學生去拜小學生做老師，叫小學生去拜幼稚園生做老師。考得全對的，給他不及格；交白卷的，給他一百分。」（求真三期三五頁）

蔡先生這種說法雖是不大容易看到的千古妙文，但和老子的學說恰好相反，至於和所謂「愚聖人」更沒有關係。老子雖排斥儒家等的聖智（「絕聖棄智」）仁義（「絕仁棄義」），但却自有一套聖智仁之類，所以他在書中提出他所贊成的聖人至三十次之多。又說：「不出戶，知天下；不闚牖，見天道」。『知人者智』。『與善仁，言善信』。倘若他要像蔡先生所指的『小孩』一樣『昏愚』，又怎能『知天下』，『見天道』，並『知人』呢？倘若他真正排斥仁與信，又怎能說『善仁』，『善信』呢？他所要愚的只限於民衆，他要『常使無知無欲』。至於統治者他是要他有知，恨他無知，所以他說：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也。』（老子本義五九章）

試問這是要政府聰明，還是要政府『昏愚』？

講到聖人，老子更要他聰明蓋世，所以說：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同書十四章）

老子本義以爲「此章不言聖人至人而言『善爲士者』，是專示人入道之要」，而傳突本對於「爲士」二字作「爲道」。後一種版本如果是對的，善爲道者當然是指聖人，假定現行版本是對的，入道之士既須「微妙玄通，深不可識」，那聖人更不用說了。試問「微妙玄通，深不可識」的聖人是「愚人」麼？

說到這裏，蔡先生一定忍耐不住，要反問我：老子爲什麼「教人去學『嬰兒』『赤子』」呢？難道那不是千真萬確的麼？自然。不過他是教人去學嬰兒赤子的天眞質樸，即所謂歸真返樸。蔡先生連這一點被人說臭了的東西都不懂，竟替老子大唱其「昏愚」論，還怕人家不懂，拿「現在的教育來做比方」，說什麼「考得全對的，給他不及格，交白卷的，給他一百分」

。(不知他教四個大學，是否實行老子之教？)我現在真有權利將他譏笑我的幾句刻薄話，恭恭敬敬地奉還他，就是「研究學問而到了這地步，真令人浩嘆，還有什麼話說呢？」

蔡先生解釋老子，何以說出這種缺乏常識的話呢？病根就在他要無中生有，硬替老子創造一個什麼「愚聖人」來！其實在聖人的頭上冠一個「愚」的形容辭，也就真够滑稽的了。現在即退一萬步，假定他所謂「愚政府」和「愚聖人」都是老子的本意，真實不虛，那麼，這兩愚的起因，還是由於「民之難治」，即由於愚民政策。前者是手段，後者才是目的，無論如何，改變不了愚民政策的本質。關於這一點，我的再論老子與孔子第五項已經詳細說過，此處不再說了。

蔡先生在這個項目中指摘我「只根據少數而不注重多數」，我最初看了，莫明其妙。後來才領略到他所說少數是指「愚下民」，所謂多數是指「愚政府」和「愚聖人」。我的揣測如果沒有錯，那又是一種自相矛盾的和極糊塗的分法。因為他明明說老子「最反對「帝王之師」和「帝王本身」」，而代表「農民下階層之上」。(求真三期三六和四〇頁)那他所說的聖人應站在民衆一方面，於是「愚政府」是少數，而「愚下民」和「愚聖人」是多數，我實在是根據多數而不注重少數，蔡先生攻擊我，自己却犯了「只根據少數而不注重多數」的毛病。老子所說的三十次聖人既確是帝王之師或帝王本身，「愚政府」便絕對不能與「愚聖人」分成兩個集團(即依蔡先生的主張，「愚下民」也絕對不能與「愚聖人」分成兩個集團)，所謂少數多數，完全是無意識的話。問題的重心是在分別「愚政府」和「愚下民」(「愚聖人」無論附在那一方面)，那是手段，那是目的？關於這一點，我已證明前者是手段，後者是目的。可見他將老子的愚民政策改為「愚人政策」，專在字面上出花頭，是徒勞無功的。又愚民政策本分巧妙的與權暴的兩種，老子的屬於前一種，秦始皇和普通專制政府的屬於後一種。蔡先生不懂得這一點，拼命陳述後一種的暴虐無道，藉替老子的愚民政策洗刷，也正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白費氣力的。

### 三 形式與內容的問題

蔡先生指出我的主要「錯誤」的第二點是「只見形式——只計算名辭而不細察內容」。這就是指我會計算老子一書「有三十一次說到聖人，二次說

到君子」，而「聖人和君子」就是精通治術的人，即帝王之師，甚至於帝王本身」。他以爲我

「不知老子書中所說的聖人，有一部分是指標準的愚人，……又有一部分是指非愚人的，對於非愚人的聖人，是要把它打倒的，如老子說「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絕聖弃智」。假使這聖人是指李先生的「帝王之師」和「帝王本身」，那末老子竟敢排斥帝王之師和帝王本身，簡直是古來最大胆去反對上階層的革命思想家了！……老莊明明早周末思想家中最反對「帝王之師」和「帝王本身」的，而在李先生却硬說他們爲最崇拜「帝王之師」和「帝王本身」的。」(求真三期三六頁)

蔡先生說了這段話之後，我不難想像他是在搖頭擺腦，氣憤填膺，因爲他「浩嘆」一聲，竟欲無言了(「還有什麼話說呢？」)！

但我十分誠懇地請求他不要氣憤，更不必浩嘆，先用冷靜的頭腦，「細察內容」。老子所說的三十一次聖人可大別爲三類：

- 一、關於治國或爲天下法等等，二十七次；
  - 二、關於本身修養的三次；
  - 三、所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一次。
- 一二兩項確是老子心目中所謂贊成的聖人，就是所謂精通治術的人，即帝王之師，甚至於帝王本身。第三項的聖人究何所指，各人的看法不同，難歸一致。老子本義以爲「聖人斥當世之君，予聖自雄者」，王弼注的老子道德經則以爲「聖人與天地合其德，以百姓爲芻狗也」。老子本排斥儒家所謂「仁」的，「聖人不仁」，正合他的標準，未必是指儒家的聖人。即退一步，假定這是指儒家的聖人，我的行不德也哥哥本是一篇短文，又非專爲分析聖人而作，依行文通例，自無特別提出的必要。即算不對，如用蔡先生的語法來說，也不過只根據最大多數而不注重最少數。因爲在三十一次中，有三十次的聖人和我所指精通治術的人相融合，他何能小題大做，斥爲「只見形式——只計算名辭而不細察內容」呢？

在另一方面，蔡先生僅根據「聖人不仁」一條，即三十一次中的一次，即誇張老子「排斥帝王之師和帝王本身，簡直是古來最大胆去反對上階層的革命思想家」。這才是「只見片面——只根據少數而不注重多數」！何況老子在一方面雖排斥儒家的聖人，在另一方面却提出自己的聖人，即帝王之師，甚至於帝王本身。他對於這一點熟視無睹，反認我「不知根據內容去觀察

老子』，並指我『硬說』老莊爲最崇拜『帝王之師』和『帝王本身』。像這樣憑空捏造，任意羅織，迫得我又要做他批評我的話回敬他一句：就是『我看了這一段話，真不勝感慨！如使蔡先生做法官、做警察，恐怕結果將沒有一人不被他處分』。

#### 四 不合邏輯的問題

蔡先生指出我的主要『錯誤』的第三點是『不合邏輯——詭辯曲解而不近情理』。這是指我說『若使民富畏死，他是主張用殺戮馴服民衆的』等等。上面一句係老子所說，下面一句雖是我所說，却以他的『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爲根據。如果不對，蔡先生儘可舉出證據，駁個痛快。計不出此，竟不問是否合理，大說其反話，就是：

『我現在姑做李先生的口氣來說點反面話給李先生聽：「一定要使老子反而說：「民甚畏死，儘可以死懼之」，像現在的法西斯蒂，才值得李先生贊美爲「是老子的垂教，雖有助於當時的封建地主；却很無補於後代的統治者；至於代表或同情上層，從何說起」？如果有人敢說這一類的話，不知李先生會痛斥爲「不通」嗎？（求真三期三七頁）』

當我讀這段話時，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是在看四個大學教授的大作！因爲批評的目的在指出對方的正確或錯誤，蔡先生這種『不通』的東西絕對不能證明我的話是否錯誤。譬如我說：馬駕在車子前面，人坐在車子裏面，是歐洲上等紳士視爲高過汽車的招搖過市的交通工具。蔡先生看慣了我國汽車高過馬車的事實，不以爲然，便用反話來駁我：車子駕在馬前面，人站在車子外面，是亞洲下等人民視爲低過汽車的招搖過市的交通工具。試問這種神經錯亂的說法能達到反駁的目的麼？

蔡先生的『不通』的反駁完全暴露了他是一個三家村冬烘先生的頭腦，真是『一之爲甚，其可再乎』！不意他竟認此爲論戰場中一種最叫座的法寶，『再來一個』！他將我說老子攻擊當時的弊政是由於愛護而不是由於仇視封建地主階級一大段話，又反過來駁一次。這裏自無重述的必要。不過有一點必須說一下。我在行不得也哥哥中打個譬喻說：『如今有一種自命爲「左派」的報紙，天天罵當局這樣不對，那樣不對，然明眼人一看便明白，稱之爲「小罵大幫忙」！』這是指上海銷數最多的某報，牠的社論，紀事或通信等項雖天天有斥責當局的文字，然一遇重大事件和緊要關頭，總站在當局一

方面，故社會賜以「小罵大幫忙」的稱號。這是一種公開的秘密，並非我憑空捏造。想不到這種事實也觸怒了蔡先生，竟滔滔不絕地發了四五百字的議論，對我大加譏評。茲爲節省篇幅起見，僅介紹數語如下：

『又如李先生說「左派報紙天天罵當局這樣不對，那樣不對」，那已經是「大罵」了！……李先生硬硬要老莊等看做右派，則像現在的一般「左派報紙」，難道也可以同樣的把它看做右派嗎？如果這些左派報紙可以看做右派，那一點，已可看出李先生心中有點恨目前的左派，所以竟藉亂罵以洩憤了！」（求真三期三七頁）』

四個大學的教授竟寫出這樣幼稚可笑的文章，我真替這四個大學抱悲觀！我認老莊是右派，就是把『現在的一般「左派報紙」』看做右派，也就是『心中有點恨目前的左派，所以竟藉亂罵以洩憤了』！試問這是什麼邏輯？（蔡先生倘若是個吳政客，我非罵他陰險險狠，含血噴人不可，但他是迂夫子之流，寫文章罵我，大概不外發洩八年來無名的怨氣，兼替自己的著作做廣告，別無惡意，所以我完全原諒他。）

還有一層，我說『如今有一種自命爲「左派」的報紙』，自命兩個字含有僞裝的意思，即明明指出一種非真正的左派報紙。這句話，難道大學教授不懂麼？憤、憤、憤、憤得非常透澈。所以他反駁我的時候，自命兩字被取消，變成『左派報紙』。這是第一種手法。一種左派報紙，數目太少，所以又被改爲『一般「左派報紙」』。這是第二種手法。『小罵大幫忙』移花接木地加在我的身上，變成『心中有點恨目前的左派』，所以竟藉亂罵以洩憤了。這是第三種手法。執筆至此，我也不禁『浩嘆』三聲，哼起『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古調來了！

試將以上各節綜合起來看一下，只要不是『交白卷』得『百分』，看『白卷』『給百分』的學生和教授，誰也會明白『不合邏輯——詭辯曲解而不近情理』的，不是李季而是蔡尙思。

#### 五 不合史實的問題

蔡先生指出我的主要『錯誤』的第四點是『不合史實——以原始社會爲封建社會』。這是指我說老子的『小國寡民』爲他的『理想的典型的封建制度。他要』回轉去的是周初的封建社會，而不是原始社會。關於這一點，我

的再論老子與孔子第三項已經解釋得很明白，此處自無容再提。不過對於蔡先生所說較重要之點，也不能不分別予以答覆。

一、蔡先生以爲老子『主張復結繩，廢文字』，『和周初的封建社會相反』。當然。但一個有理想的人要創造一種物件，先以某物爲藍本，再加上一點別的東西，是常有的事。老子的理想社會，事同一律。他主張小國，主張有統治者，主張食稅，主張有甲兵，這明明是一個有階級制和國家組織的社會，而非原始社會（無階級無國家）。周初的封建國家，小的不過三十里，當時只有農業興盛，工業多未獨立，商業更是微乎其微。至於一般的生活都甚質樸。這正是老子對照戰國中年的社會情形，可望而不可即的，所以要回到這個時代去。然他的反動的心情，還是不滿足，所以率性連文字都不要，豈不更簡單質樸些？故主張復結繩而用之。這是他於周初封建國家之外所加的花頭，無異畫蛇添足。蔡先生不懂得這個道理，一看見足，便大叫不是蛇，何其少見多怪？

二、蔡先生說：老子『獨異於周末各家而尚雌，貴牝，主張女性中心』。我看了這句話，馬上想起我們鄉間所流行的一個故事，就是：一個頑皮的學生讀論語至『殺鷄爲黍而食之』一句，問先生這是公鷄，還是母鷄？天才的先生隨口答道：公鷄，公鷄！學生要證據，先生指着下面『見其二子焉』一句說：『二子正是兩個鷄腎子呀，還不明白白是公鷄麼？』我以爲蔡先生和他可稱『伯仲之間見伊呂』。不過這種東挪西扯的玩藝兒只配作茶餘酒後的談資，不能提出於嚴正的學術討論中。老子的尚雌（『知其雄，守其雌』），貴牝（『谷神不死，是謂玄牡』），都是譬喻的話，和所謂『女性中心』，真是風馬牛不相及。因爲有雌有牝，或尚雌貴牝，便扯得到人類社會的性質問題上去，那孟子說：『舜之居深山之中，……與鹿豕遊』，依照蔡先生『注重多數』的辦法，簡直可以創造『獸性中心』的新社會了！

三、蔡先生以爲：

『封建社會，最重禮教。……封建社會非「禮」便無法維持。儒家最留戀封建社會，所以最注重「禮」。老子對於禮却最反對，就是最反對封建社會的明證。李先生不先看出封建社會的根本精神，而便以封建社會爲老莊等的最高理想，這是多麼好笑的一件事啊！』（求真三期三八頁）

這真是一派迂夫子的樹談，表見他對於古往今來的階級社會絲毫沒有認識。說文示部：『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這是禮字最初的意義後。

來逐漸由事神變爲人類交接的軌範，與刑或法對峙。禮防於未然，法施於已然，是階級制社會的通例，缺一不可。所謂『治之經，禮與刑』（荀子成篇）是。『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禮記曲禮上），這禮與刑正是封建社會的兩根柱頭，單靠一柱擎天的禮，能够維持秩序麼？這是第一點。儒家的禮是狹義的前資本主義時代（即『封而不建』的中央集權制的時代）的禮，並非封建時代的禮。此時不獨刑已上大夫，並且禮也下庶人了。又春秋『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公羊隱公三年，又宣公十年）其實依封建社會的禮講，世卿，禮也，而依『封而不建』的時代的禮講，世卿便變成非禮也。（孔子是未來社會的先驅，當時即無『封而不建』的局面，也不要緊。）兩者不同，此其一例。這是第二點。老子爲初期封建社會的富有理想代表，自然反對儒家的禮，但他自有一套禮，正和他反對儒家的聖，智，等，自有一套聖智仁之類是。所以他說：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老子本義二六章）

這就是一種禮。故下面的注文說：『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居上，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之。』（按此處注文早被混爲正文，雖經多人道破，普通老子書並未改正。注明，我在再論老子與孔子一文誤加微引，但屈節中有『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強』一語，足證老子仍主用兵，特附志於此。）老子不明白說出這就禮，而注文特爲標明，並不背他的本意。這是第三點。蔡先生對於這三點有弄清楚，竟有開工夫來笑我。我勸他以後還是多多研究、思索、少說『麼可笑』的話罷！

綜合以上三大項看來，所謂『不合史實』的，又不是李季而是蔡尚思

## 六 老子的年代和階級性問題

蔡先生除在老子思想方面舉出上述四點批評我外，又提出老子的年代問題，以爲我從前說老子一書出於戰國末年，在行不得也哥哥中又說及『龍』之譽，和做過柱下史的老子，明明承認老子是春秋時人，『明明是自矛盾的』。關於這一點，我應稍加說明。我從前本採納梁任公的意見，認爲戰國末年人，當我做行不得也哥哥時，細讀史記老子傳，覺得傳中的說最有道理，才確定老子即周太史儋，爲戰國中年人（已見再論老子與孔子第四項）。我以爲所謂柱下史就是太史儋，故行文時仍舊襲用了那個名辭

至於『猶龍』字樣，傳中雖明言係孔子稱贊老子的話，然來源出自莊子天運篇，絕不足信（詳見後），我因老子講權術，自言『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一時沒有更適當的詭辭去形容他，所以隨手應用，我是把他當作莊子之徒的話，並不把他當作孔子的話。不過未加說明，引起了蔡先生的誤會，我自應負相當的責任。

然在我拋棄梁任公的主張之際，蔡先生却說：『老子一書的時代，像梁先生的主張，很可成立，』（求真三期三九頁）這不能不使我再做一番考證的工夫。這個問題雖相當麻煩，却非常重要，如不儘可能地予以解決，足以使人們對於老子學說的認識，發生障礙。漢初司馬遷作史記，對於老子的年代，已經弄不清楚，故老子傳中列有老聃、老萊子、太史儋三人，疑不能決。後來有人倡言有兩個老子，又有人將老子與老子一書分離，最近郭沫若先生亦主此說，以爲老子與孔子同時，老子一書係關尹所著，關尹即環淵，與孟子同時。我對於這些見解都不能同意，試述其理由如下。

一、郭先生將老子與老子一書分離，似乎可以解決孔子問禮於老聃與老子一書所含戰國時代色彩的矛盾。但他說關尹即環淵，唯一的理由是老子爲關尹著上下篇，環淵也著上下篇，『環淵音變而爲關尹。』（十批判書一三五頁。郭先生的青銅時代中尙有老聃關尹環淵一文，因找不到，只好以十批判書爲根據。）其實這種理由是非常薄弱的。莊子天下篇分析先秦諸子，首儒家，次墨家諸子，次道家諸子，這正和郭先生對儒墨和楊墨所說的一樣：『雖然只是一二字的序列，而是有歷史的層次在裏面的。』（同書二四七頁）儒墨先於道家，已可概見。這是第一點。書中『關尹老聃』並舉兩次，都是關尹在老聃之前；中間復引『關尹曰』『老聃曰』，也是關尹在老聃之前。這至少證明關老同時。若果如郭先生所言，環淵（即他所謂關尹）後於老聃百餘年，則戰國末或漢初著書的人（天下篇係莊子之徒所著）不應顛倒次序，如此荒唐。這是第二點。太史公告訴我們：憤到、田駢、接子、環淵『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四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可見這種術必相當流行，假定當時已有黃老之書存在，甚爲合理。且四人『因發明序其指意』，皆有所著述，而上下篇又是普通名詞，怎能強指環淵的上下篇就是老聃的上下篇呢？這是第三點。有了這三種理由，我們不能承認郭先生的說法是合乎事實。

二、蔡先生根據陳師道，張載，梁任公等說，以爲

『老子有重禮及禮兩個：就禮記史記所記載孔子問學於老子之事是可信的；春秋時代確有一個老子；但這個禮教大師，也和著五千言最反對禮教的戰國老子，風馬牛不相及。』（求真三期三九頁）

這種說法顯然是因受了他們似是而非的議論的蠱惑，以致隨聲附和。尤其是言從梁氏的話，斷定春秋時確有一個禮教大師的老子。殊不知梁氏所根據的禮記會子問絕非孔門直屬弟子所記，係後人僞造，毫不足取。例如內中所載『……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一節，全與史實不符，因爲春秋哀公二年『冬十月葬衛靈公』，三年『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即季桓子）前一年死的人怎能適魯遭後一年死的人的喪呢？至於孔子問禮於老聃，全係莊子一派人所捏造，我在證明老子即太史儋之後，便當說及。

第一、我們要談這個問題，還是離不了史記。

『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徐廣曰：『實百一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史記老莊申韓列傳）

太史公對於儋即老子的舊聞既出以疑似之辭，故後人很少相信的，即相信，也未嘗舉出充分的證據，使一般人相信。

查孔子卒於公元前四七九年，孟子生於三三二年，依老子傳的話計算，老子應長於孟子四十歲左右。在戰國有名的顏觸見齊宣王的故事中，觸會引老子『雖貴必以賤爲本』等語以對（戰國策齊策四）。宣王卒於公元前三三四年，當時老子達九十歲左右，他的話被徵引，當在此時以前，正當戰國中期。是老子爲戰國末年的主張，不攻自破。

第二、呂覽重言說：

『故聖人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詹何，田子方，老聃是也。』

詹何與中山公子牟同時（見呂覽審爲即所謂『詹子』），後者即魏牟，先於莊子（荀子非十二子魏牟注）；田子方爲魏文侯師，也先於莊子；因此認那位和他們並舉的老聃也先於莊子，不能算是武斷。

第三、據史記老子傳畢沅注：

『古聃儋字通。說文：『聃，耳曼也。』又云：『瞻，耳垂也。』又云：『耽，耳大垂也。』聲義相同，故並借用。南方有瞻耳之國，山海經，呂覽並作儋耳，淮南子作耽耳。又呂覽老聃作老耽，皆其明證。鄭康成曰：『老聃古壽考之號，斯爲通論矣。』

之說，斯爲通論矣。』

據後漢書桓帝紀延熹八年注引史記老子傳：老子「名耳，字聃，姓李氏」（今本史記老子傳作「姓李氏，名耳，……諡曰聃」，係李唐時所改竄），可見「聃，儋，耽，原和他的名相應，而星相家至今猶以耳下垂長大為壽考之徵，每多奇驗，是康成之說必由經驗而來，老子壽長之說，尤不為無因。然最重要的是由此可證明所謂老聃，老耽，太史儋，實即一人。

第四、史記老子傳所列老子後代世數，和孔子時的老子不合，和孟子前的太史儋切合，可見「儋即老子」的舊聞，確實可靠。有人以為太史公既知「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仕於漢，孝文師。」而獨不能確定老子的年代，殊為可怪。實則史記中常有此事，如墨翟，我們現在都知道是在孔子後，但太史公反不能確定，說「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孟子荀卿列傳）以信傳信，以疑傳疑，正是史記可取的地方。窺太史公的本意，係認老孔同時，然全靠他留下「儋即老子」的或說，我們才有所根據，因搜得許多旁證，予以比較滿意的解決。

太史儋既然就是老子，為什麼有孔子問禮於老聃的故事發生呢？我以為這是道家捏造的，造意犯是莊子。他在德充符中捏造一個人名叔山無趾，既見孔子，又與老子談話，並由他的口中吐出「彼何實實以學子為？」（彼指孔子，子指老子）一句話。這樣一來，不獨孔子與老子同時，並安下學於老子的根基了。其次為莊子之徒捏造孔子見老聃，相與問答的故事。天地篇有「夫子問於老聃曰：……」天道篇有孔子「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天運篇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孔子謂老聃曰：……

……田子方篇有「孔子見老聃，……知北遊篇有「孔子問於老聃曰……」這樣每次一見一問，必受教訓或指摘。然細按孔子的說法，與語論所載，完全不倫不類，甚至稱述辯者的「離堅白」（天地篇），墨家的「兼愛無私」（天道篇），極荒誕的能事。此外，太平御覽對於孔子及其門徒和老子的關係，也徵引莊子兩次：一次為「老子見孔子弟子五人，……」（子路、子貢、曾子、顏回、子張）一次為「孔子讀春秋，老聃踞竈側而聽。」三個人相繼說會參殺人，以曾母之賢，終於「授杼輪牆而走」。八次說孔子與老聃交接，有不變成史實的麼？這就是禮記，史記，孔子家語等書所載孔子問禮於老聃的來源。韓愈所謂「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原

道）正是一語破的。可惜他對於這種經過沒有源源本本列舉出來，以致人們為禮記史記等書的錯誤記載所迷惑，深信不疑。

然作為總難得周到，尤其是人多手雜，免不了要露出破綻的。以上所舉，有七次是出於莊子的外端，到了牠的雜篇天下篇敘述諸子次第，首儒家，次墨家，次道家，這不是對外篇七次孔子見老聃，投一幅諷刺畫麼？又如呂覽當染的作者雖也跟着莊子之徒大叫「孔子學於老聃」，但重言的作者却又把老耽列在詹何，田子方之後（見前），將老子年代的真相顯露出來了。

綜合以上四點看來蔡先生人云亦云地將整個老子劈開，一半作為春秋末年重禮的老子，一半作為戰國末年反禮的老子，何會靠近真理之門！末了，蔡先生談到老子的階級性，又說：

『大概道家的階層，是在儒（破產領主）法（新興地主）上階層之下，在農家（農民）下階層之上，而和墨家比較相近，是中層而偏下層，尚不至於小農的。』（求真三期四〇頁）

就蔡先生整篇文章字看，處處粗疏，不合邏輯，這裏什麼「上階層之下」，「下階層之上」，「中層而偏下層」，好像分得非常精細。可是根據在那裏？就在「他們是有閒者」，「又像個無產者」！這真是替老子唱「昏愚」論的「昏愚」的大學教授的看法和分法，沒有駁斥的必要。

現在總括蔡先生批評我的四點，以及劃分老子年代和鑒別老子階級性的兩點看來，何會有一點站得住腳，經得起批評！

## 七 餘 興

我對於陳振維先生的孔子不會革貴族的命一文，認為沒有特別答覆的必要，故在這裏附帶說幾句，作為餘興。自有階級制的社會以來，即有貴族，如奴隸制時代有貴族，封建時代有貴族，狹義的前資本主義時代（「封而不建」的時代）有貴族，資本主義時代也有貴族。陳先生雖明知我說孔子要推翻的是封建貴族（她屢用「封建貴族階級」字樣，表見她缺乏社會科學常識），但並不惜這種種貴族和孔子所擁護的貴族，有什麼區別。現在簡單說兩句：封建貴族是世襲的，所謂「父死子繼也」（見再論老子與孔子第七項）孔子所擁護的貴族不是世襲的，所謂「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中庸），是前者以身份為前提，後者以才能為前提。又封建制度是各國形同獨立，天子守府，無中無外，都是一樣。孔子提倡君權（指天子之

權)，正是打破封建制度。關於這一點，前文第七項也說過了。這都是一種歷史常識。陳先生既缺乏社會科學常識，又沒有歷史常識，也要來趁熱鬧，所以無一處地方不錯。

例如我說孔子想登九五之尊，是根據他贊頌南宮适以禹稷比他的事件而發，並非憑空捏造。陳先生既沒有將這一點駁倒，僅以孔子「吾從周」等語作為他企圖恢復封建制度，擁護周天子的證據（其餘所引的話雖多，只是將歐伯先生所犯的錯誤，重演一遍）。殊不知「吾從周」不過因和夏殷對比，「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善而從之意，扯不到恢復什麼，擁護什麼上去。「其或繼周者」五個字才透露孔子的深意。後來孟子說：「……惟仁者宜在高位。」荀子說：「天下者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正論）中庸說：「……大德者必受命。」這是儒家一脈相傳的主張，試問這是恢復封建

## 再評李季的老莊封建說

（中國虛無主義史略）

蔡尚思

在未說到本文以前，應該先聲明一下的是：本文除了以「中國虛無主義史略」為副題，表示「中國歷代道家的重要思想」幾乎完全在內以外；而對於呂振羽先生的批判，也大體適用，因為他和李先生同是極力主張「老莊是封建思想」的，所以本文又可當作「評李季呂振羽的老莊看法」第二篇。

我同李季、歐伯兩先生，都未見過面；此次拜讀李先生駁歐伯先生的兩篇文章，覺得多欠正確，爲了求學術的真相，不得不而出而批判李先生。但我對於李先生，也有同意的地方，如他的認：老子一書出於戰國；老子只有正、反、而沒有合，不是正式的辯證法；中國歷代農民暴動與老子無關一類見解，都比歐伯先生客觀。李先生雖還來不及和我正式交鋒；但我這一長篇論文，已經把一切比較重要的事實證據，公開陳列在學術界的面前，讀者只要細閱一遍，就可馬上替我們作最後的裁判，而宣告此場筆戰的結束了！

### 一 李先生的特點

我因爲最近學校大考，試卷高到二三尺，忙於批閱，本不想爲「求真雜誌」第四期撰文；但在「求真雜誌」却特別來信說：「李季先生來信對先生等批評，不以爲然，決再爲文反駁」，（我因此，便不得不抽出一大部分時

制度，擁護周天子，還是破壞封建制度，推翻周天子？她對於這一切毫無所知，說什麼「不料到了世風日下的今天，竟有人污蔑他反封建，想皇帝做，這是多麼大逆而違背夫子之「道」？」（求真三期五二頁）青年人連「譚鐵」的「誣」字都錯寫作「污」，做學問的本領一點沒有學到，先練好一種破口大罵的技術，藉此亂出風頭，這才是「世風日下」呢！（陳先生罵我「污蔑」還不够，又認我對孔二先生造反，斥爲「大逆」，像這樣無理取鬧的謾罵，求真居然登出來，以致我不能不略予答覆。主編先生的用意何在，不得而知，至於我，完全爲的是尊重現在風靡一時的「民主」，一視同仁呀。）

朋友們看過蔡陳兩先生的大文，都叫我不要管，但我終於「管」了。以後如再有此類妙文出現，也許不再「管」，否則我雖願意犧牲工夫，求真雖有的是篇幅，恐怕高明的讀者有些討厭了！

三五年七月十七日草成

間，再就李先生「再論老子與孔子——答歐伯先生」一文，作更澈底的批判。不過我敢斷言：不論如何，李先生絕對不會稍改變其態度的，他的脾氣，我們在他過去的大作中，早就知道了；而在「求真雜誌」的第二、三兩期李先生的大作中，更容易看出。大概說來，約有十點：（暫以和老莊有關的言論爲限）。

除了第一、片面而非整個，第二、形式而非內容，第三、詭辯而不合理，三點已另詳於拙作「評李季呂振羽的老莊看法」一文，現在暫且不再舉例以外，還有以下各點：

第四、責人而不責己——李先生說：歐伯先生在六千字的短文中，誤入許多笑罵他的字眼，「充分表現他悻悻然的心理，與求真所標「嚴格的科學態度」有些兩樣」。（「再論老子與孔子」）；以下所引本篇，不復註明出處。（其實李先生的長於笑罵人，決不在歐伯先生之下；只要讀了「行不得也哥哥」、「再論老子與孔子」兩文，就可想見了。我在此處，恕不學李先生把牠一一抄出，以免多佔「求真雜誌」的寶貴篇幅。

胡適先生說：「我自信，中國治哲學史，我是開山的人，這一件事要算

是中國一件大幸事。……凡不能用這種方法和態度的，我可以斷言休想站得住」。李先生評道：「這段話，……即使出於讀者之口，已不免是沒有分寸的拍馬；至於出於作者之口，那簡直是信口開河的吹牛了！」（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序言）但李先生自己却也非常自信的說：「我從前即用這種見解去批評『中國哲學史大綱』中所描寫的老子，至今認為正確，我們持此尺度去測量老子，一切問題，無不迎刃而解！」「我深信十五年前所開闢的道路，至今儘可放步走去！」這就『自信』與『吹牛』來說，李先生比之胡先生，也有點像『以五十步而笑百步！』

第五，枝葉而非根本——例如他自以為『抓住了老子的的一個國字是一針見血』，而大作『邦』『國』之辯，說老子『他如果真要樹立什麼『理想化的部落社會或氏族社會』，便應當用『小邦黎民』，不應當用『小國寡民』。……』在我們看來，這類問題，實在未免太枝葉了；何況在先秦諸子中，又不是只有老子一書用這個『國』字呢？

第六，空話而非本證——李先生說：歐伯先生『他如否認我對老子的說話，應就老子本人舉出強有力的證據來加以反駁』。其實李先生自己也不大懂得用這種方法，例如他在大談歐洲的封建制度之後，便說：老子『他假託聖人的口氣，要以『無爲』『好靜』『無事』『無欲』去診治這封建末期的毛病。這完全是站在統治階級的地位，說出他的理想。』『老子不用什伯之器、舟輿、甲兵，文字等等，……正是歐洲初期的封建制度』。接着又引用波卡諾夫等『西歐的封建主義』的話，來加以印證。像這一類，全是空話，而非『就老子本人舉出強有力的證據來加以反駁』的。

第七、誇大而非真相——這像李先生說：『在古代中國統治階級的代言人中，老子的階級色彩是最濃厚的』。老子的階級色彩既是最濃厚，可見儒法諸家的階級色彩，反是不大濃厚了。據我看來，實正相反。階級色彩最濃厚的是儒、法，絕對不是道家。他又說：『認老子爲封建貴族和封建地主階級的代表，非常切合真相，翻開老子全書，無一處解不通；但如認老子爲反映農民的意識，爲農民的表，那就沒有一處是解得通的。……何去何從？不難抉擇！』這在我們看來，也還是不對，明認『財貨有餘，是謂盜夸』，主張『損有餘而補不足』……的老子，竟是『封建貴族和封建地主階級的代表』，這叫做『非常切合真相，翻開老子全書，無一處解不通』，真是『豈有此理！』

第八、執一而非大體——李先生認『封建制度中的等級，是多而且嚴的，如辛尹無字所說：「……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到了春秋時代已因新興閥閥和階級的抬頭而滯礙難行，故孔子毅然提出『君君臣臣，父子子』的主張來，將那嚴格的十等的等級制，一掃而光」。李先生既認爲只『有十等的等級制』才是西周正規的封建制度，那末老莊根本就未提及『人有十等』，爲什麼偏是主張西周正規的封建制度？如定要認只有『十等的等級制』才是『正規的封建制度』，則如儒家所大談特談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的等級制，豈不反非西周『正規封建制度』？又不知孔子連對『大夫也要分爲上下兩等，而做出兩副面孔去見他』（論語第十），怎樣反會『將那嚴格的十等的等級制，一掃而空』？假使真的『嚴格的十等的等級制』，孔子根本就不需要『掃』，『掃』也絕不致『空』。李先生的看見辛尹無字偶然談及『人有十等』，便斷定非『十等』就不是『正規的封建制度』，正像他看見『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會偶然談及『亞細亞的』，便馬上斷定中國的夏殷是個獨立的『亞細亞的生產方式時代』，同樣的『陷於機械的定式化的謬誤』（用呂振羽先生的話）。

第九，盲從而不求真——此如李先生深信魏源『老子本義』，以老子『也哉』爲『疑辭』；而不知其實是『決辭』，此點另詳於後面第三節。又深信古來：『文景趨向黃老之說；而不知其實是崇尚法家，此點另詳於後面第五節。』

第十、矛盾而不一致——例如他既以老子爲戰國中、末年人；又認春秋時代的范蠡曾受過他的影響，既認道教與老子無關；又引迷信道教的宋徽宗來證明老子爲帝王師（另詳於後面第五節）。自己在一文中，如此自相矛盾，尙且毫無見及；而竟却去痛斥老子：『有時也昏頭昏腦，自相矛盾，例如一方面說：「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另一方面却大著其五千言的道德經。一方面要「絕學無憂」；另一方面又抱怨「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這才真正反映着一個在死亡線上掙扎的階級和閥閥狼狽不堪的情形。』不知古來思想家中最常自相矛盾者，莫過於孔子（另詳拙作『孔學再批判』）。墨子，（參看拙作『評李季呂振羽的老莊看法』文中關於李季郭沫若兩先生對於墨子的相反說法）何以反被李先生認爲前進革命，而不『昏頭昏腦』，『反映着一個在死亡線上掙扎的階級和閥閥狼狽不堪的情形』？這



是李先生對於矛盾問題中的自相矛盾。再如佛教既主張『萬有皆空』，何以其經典反多至數萬卷？顏元那般苦行派既極力反對漢宋儒者的注重讀書著書，何以他們自己也讀讀書著書？照李先生看來，這些人既然自相矛盾，難道也全是『昏頭昏腦』？『真正反映着一個在死亡線上掙扎的階級和閥閥狼狽不堪的情形』？像李先生這類話，怎樣說得通？

我因有鑒於李先生的最喜歡說空話，有點像惠施的『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而歐伯先生給求真雜誌的信也說：李先生『離題發揮，愈論愈遠，……行文繁瑣，論據支離』（同見一卷三期）。所以我在本文裏，自當益重實證（以老莊本書及老莊學派爲限），力避空話。

## 二 從老莊的互相對照來證明李先生的強

### 辯曲解

如覺得『老子五千言』文字過於簡單，不易明瞭，儘可向莊子一書中去找解釋，莊子一書對於老子五千言，多所發揮，實集道家思想的大成。陸德明說他『依老子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莊子釋文序）。陸西星說：『南華者，道德經之註疏也』（莊子副墨序）。現把老莊的言論思想，歸納爲若干要點，互相印證於左：

### 1. 老莊反對封建的社會——主張原始社會與退化史觀

李先生堅認老子第八十章是西周初年的封建社會，（詳見拙作『評李季呂振羽的老莊看法』）一直到了『再論老子與孔子』一文還說：『誰也容易明白老子「主張回返於自然和無爲的狀態之上」，絕對不是歐伯先生所了解的什麼「原始部落社會或氏族社會」，而是一個有階級制有國家組織的社會。這是什麼社會？就是初期的封建社會』。我現在爲了使李先生充分明白起見，特先把老子原文引來，再請莊子替他說明。老子第八十章說：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莊子法篋篇特爲指明道：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

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義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矣。今遂使民……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智之過也！

莊子這段文就是老子第八十章的正註，牠明明是指伏羲，神農，黃帝以前的原始社會時代的；不知李先生爲什麼硬要由自己作主的代改爲西周初年？老莊又說：

老聃……曰：黃帝始以仁義擾人之心，……夫施及於三王，而天下大駭矣。（莊子在宥）

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曰：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天地）

盜跖大怒曰……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盜跖）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聾聵也！……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駢拇）

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在宥）

夫好智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法篋）

他們明明反對三代；不知李先生爲什麼硬要由自己作主的代改爲主張西周初年？莊子又說：

老聃曰……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

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其親殺其親，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

駭，儒墨皆起，……何言哉！（莊子天運）

古之治道者……在混世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嚚人、伏羲、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察，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鴻淳散朴，……然後民始有禮義，情而復其初。（繕性）

這明明是認三王不如五帝，五帝不如三皇，三皇不如三皇以前的，他們是主張愈原始愈好，愈後代愈糟的退化史觀的。不知李先生爲什麼硬要由自己作主的代改爲主張封建社會的西周優於原始社會的進化史觀？

他如老子說：『大道廢，有仁義』。『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這種退化史觀，除了莊子上文已為指明以外，而為道家『後起之秀』的五代譚峭，說得更清楚，他說：『三皇有道者也，不知其道化為五帝之德；五帝有德者也，不知其德化為三王之仁義；三王有仁義者也，不知其仁義化為秦漢之戰爭』。（化書·稚子）而近人吳虞也有說明道：

禮記原目疏云：『先師準緯侯之文，以為三皇行道，五帝行德，三王行政，五霸行義』。而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即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霸也。又言：『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獯兮其責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老子所謂『太上』，即指三皇五帝以大道為公，無為無跡，故民不知有之，所謂『帝力於我何有』也。道德既衰，下及三王，以仁為治，則民親之譽之。迨五伯以後，仁義不足以治其心，則以刑罰為政。（漢書刑法志曰：『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藝文志曰：『法家者流，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儒家禮制，首重等差，以禮定分，以分為理。凡犯分即為犯律，故出乎禮則入於刑。蓋儒家所謂法典者，不外禮制之文而已）。故下畏之；刑罰不足以制其意；則以權譎虛矯為事，故來應侮之，而不信其言。（吳虞文錄，『儒家大同之義本於老子說』。尙思按：吳氏此段言論自頗正確；但其以大同說本於老子，則未必然，詳見拙作『評譚峭先生先秦政治思想史』）。

我在上面引證的文字，真如所謂『鐵案如山，不可移矣』；不知李季、呂振羽諸先生，還肯客觀一點嗎？

## 2. 老莊反對封建的政治——主張愚政府、與虛政府、無政府

老子的虛政府與愚政府，我已在『評李季呂振羽的老莊看法』文中詳細說明過；如李先生乃不以為然，我還可再引莊子的言論以為證明。他說：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集解：『如樹枝無心而在上』）民如野鹿。（疏：『上既無為，下亦淳樸，譬彼野鹿，絕君臣之禮也』）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效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天地）

古之人，在混世之中，與一世而得滯漢焉。（疏：『謂三皇之前，玄古無名號之君也，其時淳風未散，故處在混沌茫昧之中，而與時世為一，冥然無迹，君

臣上下，不相往來，俱得恬澹寂寞無為之道也。』）當是時也，……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繕性）

政府像樹枝的無心，人民像野鹿的自由，沒有君臣上下之禮，這不是『虛政府』『愚政府』是什麼？在後代『愚民政策』之下，人民有如此的自由平等嗎？他們又說：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擾人之心，……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訛，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鉞鑄制焉，繩墨殺焉，權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擾人之心。……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跖攘臂乎桎梏之間，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桎梏桎梏也，仁義之不為桎梏桎梏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桎梏桎梏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在宥）

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墜四時之施，……其知僭於囂蠱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備者，而猶自以為聖人，……其無恥也！（天運）

這更是不論在位的聖君，和在下的聖人，只要自以為為智，而去治人教人，便都是最惡毒、最『無恥』，而在他們打倒之列。他們對於『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三皇之知』，尚且大不以為然；還會反而來主張西周的封建、和始皇的專制嗎？其亦不思甚矣！

莊子的祛蔽篇，更明白的反對一切聖人法制，我們讀了那篇文章，有若干要點，非指出不可：第一，是明認一切聖法是一般君主的利器，而很不利於臣下的，如說：『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箕子醜，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郭象註：『言暴亂之君，亦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人，而莫之敢亢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守斯位而放其毒，使天下側目哉？』蘇輿說：『聖法寄於刑賞，而桀紂用法以戮賢』。第二，是明認一切聖法是一般大盜的護身符，而最不利於普通小盜的，如說：『昔者齊國……方二千餘里，闔國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並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彼竊鈎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並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

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而在『盜跖篇』，且由替小盜鳴不平，進而替敗者鳴不平道：『滿荷得曰：無恥者富，多言者顯，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故書曰：執惡執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成者為王，敗者為寇，這真是天下無是非！第三，主張打破一切，幾乎等於無組織，如說：『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摘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摺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擱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削會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第四，反對在上者好知無道，壓迫人民，如說：『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鈞罔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罟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莊子此段文中所說對於鳥、魚、獸等的捕法，只是比方；他的真意，好像在說：『聖人管教，政府統治之知多，則民亂於世矣。』只要看了上述四點，便可以知道莊子很有『無政府主義』的傾向了！

莊子根本反對『治天下』和用禮樂刑罰，如說：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疏：聞諸賢聖任物自在寬宥，即天下清謐；若立教以馴養生，物失其性，如伯樂治馬也。蘇輿云：『在，存也。存諸心而不露是善非惡之迹，以使民相安於渾沌，正怯儻篇「含」字之旨』）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為人樂其性，是不恬（疏：靜也）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為人苦其性，是不愉（疏：樂也）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崔云：意不平）卓鸞（崔云：行不平）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何何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而且說『明』邪，是淫於理也；說『禮』邪，是淫於技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疏：『禮者擊踞曲拳，節文隆殺』。尙思按：人間世云：『擊踞曲拳，人臣之禮也』

）。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之八者，乃始鬻卷槍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而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疏：君臣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儔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在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君子……尸居而龍見，（疏：『聖人寂而屍死尸寂泊、動類飛龍在天』）。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炊蒸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在宥）

這是說：只要是『治天下』，便不論壞政府如桀紂，和好政府如堯舜，都同失之不自然，而不可長久。後代君主的自以為尊貴聰明，實行抑臣愚民政策，正是重視禮樂，『以賞罰為事』，而為莊子所極力反對的。所以必不得已而後『臨在天下』；而『臨在天下』，也必像死尸的無為。譚嗣同更引伸其義道：『莊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治者有國之義也；在宥者，無國之義也。曰在宥，蓋自由之轉音。旨哉言乎！人人能自由，是必為無國之民，無國則畛域化，戰爭息，猜忌絕，權謀棄，彼我亡，平等出，且雖有天下，若無天下矣。君臣廢則貴賤平；公理明，則貧富均；……視其家逆旅也，視其人同胞也，父無所用其慈，子無所用其孝，兄弟忘其友恭，夫婦忘其倡隨』（仁學）

莊子最高的理想是：『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故禽獸可係羶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馬蹄）。請讀者想想：老莊對於人與物，尚且主張平等，豈有對於人與人，反而主張不平等之理？對於君子小人尚且主張無別；豈有對於政府與人民，反而主張有別之理？他們既明白主張不分人與物之間，人與人之間，都同樣的無知無欲；不知李先生為什麼硬要認為以智統治愚，以『小愚統治大愚』？

### 3. 老莊反對封建的道德——忠孝禮樂

封建時代，注重等級，一切自私，此種精神表見於道德方面者，首推忠、孝、禮、樂。（請參看拙作『評李季呂振羽的老莊看法』、『孔學總批判』、及吳虞文錄、獨秀文存）老莊是先秦諸子中最反對封建道德的思想家：老子主張：『絕仁棄義』，『大道廢，有仁義；……六親不和，有孝慈，國



至於「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是句問話，即反話，老子本義釋為「豈真愚而如此沌沌然哉」？與所謂老子以「愚人」自命，沒有關係。觀於他接着說：「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最後一轉，「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就可以看出他自命還是比俗人或人高明，他並沒有以「愚人」自命，也沒有「自愚」的意思。歐伯先生不看前後文意，僅拿一句話做老子以愚人自命的證據，才是十足的「斷章取義」。

我們在此段文裏，很可看出李先生對於前人的注解，只要有利於自己的，便不管牠怎樣的錯誤，而惟珍至寶的引來做證據，苟非如此，也是由於他自己沒有鑑別的能力，只好一味盲從！李先生硬認老子所說「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是句問話即反話」，當從「老子本義」釋為「豈真愚而如此沌沌然哉」？其實我們要了解這句話，便當得很！第一個方法，是就老子的「助字」方面來作歸納比較的研究，據陳清泉的「諸子百家考」說：「五千言語尾助字中，決辭有也、矣、已、焉、哉、夫、六字，……疑辭有乎、與、邪、耶四字。……決辭……連屬語，……老子中僅二個也——哉，一個也夫，一個而已矣」。陳先生知道老子中的「也哉」是「決辭」而不是「疑辭」，比之著「老子本義」的魏源，和深信「老子本義」的李先生，正確多了！如果要照魏源和李先生把老子「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解釋為「豈真愚而如此沌沌然哉」；則老子在他處所說的「財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也哉」！也就應該同樣的解釋為「財貨有餘的盜夸，豈非正道也哉」。等於老子承認盜夸為正道了！可見老子的「也哉」確是決辭；如把牠反而認為疑辭，那便是連老子的文義助字，也絲毫不了解了！第二、老子接着說：「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這「昏昏」「悶悶」正是「愚人」；「昭昭」「察察」才不是愚人。這分明是說：俗人智而我獨愚。至於「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正和「我獨昏昏」「我獨悶悶」兩句，同是表示他「獨異於人」的意思。何來什麼「最後一轉」？李先生的硬要認老子「自命還是比俗人或人高明」，「也哉」是「問話」「反話」，才是「不看前後文意」！才「是十足的斷章取義」！

李先生接着說：「不過歐伯先生有一種脾氣，凡前人對於老子的解釋於他有不利地方，他不用絲毫說明，一律斥為「曲解」或「歪曲的解釋」。現在為預防著老子本義的魏源再被斥責起見，我們即退一萬步，承認老子心目中的統治階級有什麼「自愚」的把戲，（老子本人也包括在內）結

果又怎樣」？觀於我在上面的「說明」，魏源的「老子本義」，不是「曲解」或「歪曲的解釋」是什麼？根本就是「事實」；何來「什麼……把戲」？根本就無「步」可「退」；何來李先生的「退一萬步」？

李先生又往下辯道：

古代社會既因生產力的發展而分出貧富，即有國家的出現。孟子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勞心的人，和勞力的人的智識，程度是不相同的。現在假定這兩個階級都依老子的主張，以正比例向愚的一途前進，然愚的程度仍有大小之別。小愚統治大愚，被剝削的仍是大愚。試問統治階級的「自愚」對於被治階級又有什麼好處？

還有一層，統治階級無論怎樣「自愚」，牠的統治地位是要盡力保持的，牠的貪於人的習慣和志願是不會改變的。總說一句，牠的「自愚」不外是達到易於統治人民這個終極目的的一種手段，歸根到底，不仍是一種愚民政策麼？這樣看來，即依照歐伯先生的意旨，把統治階級的「自愚」算在裏面，也改變不了愚民政策的性質。

照李先生的這些和老子不相干的空議論看來，只要有國家有政府，便都有以「小愚統治大愚」，實行愚民政策的嫌疑。主張原始式的虛政府的老子，倘且要被李先生認為是一種片面的愚民政策；至於被李先生贊美為代表工農階級的墨子，更是有國家有政府主義者，當然也更是以「小愚統治大愚」，實行愚民政策的了！但這在李先生，却又絕對不敢承認。可見單有國家有政府一點，是不能完全證明其為愚民政策，封建地主階級的。我說這話，如果還有人要說墨子是有點像主張社會主義的，如說：兼愛、交利，「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則我試問：老子也何嘗不像主張社會主義？如說：「損有餘而補不足」，「有餘以奉天下」。又如要做李先生的詭辯方式再說下去，恐怕連將來正式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政府，（初期仍有國家政府）也很可被反動者諱為愚民政策，何以見得？因為反動者硬要說：社會主義的國家政府，雖然已經廢除階級，實行智民政策，「然智的程度仍有大小之別，大智統治小智，被壓迫的仍是小智」。「歸根到底，不仍是一種愚民政策嗎」？近代中國的一般反對社會主義者，正當發出此種不正確的懷疑言論（請參看盧信的「不澈底原理」一類著作，對於社會主義的種種懷疑）。所以無論如何，我總覺得李先生這類話，是「詭辯而不合理」的。我在本節，原是以「文義助字」為範圍的；只因李先生的原文，為預防被人攻擊而進展到這

一方面；我也就只好跟着他連帶的一辯了！

### 四 從老莊派的行為舉動來證明李先生的

#### 強辯曲解——老莊派的貧窮清高

李先生說：

自古至今，自中至外，凡統治階級代言人為本階級謀利益的勾當，常裝作為全民謀利益，這可說是常例。……歐伯先生如笑我少見多怪，就請舉出老子以外約例子來，給我見識見識。

古今中外的歷史昭示我們：統治階級的代言人，常打起全民的招牌，替本階級謀利益，但被壓迫階級的代言人絕對不會打起統治階級的招牌來替本階級謀利益的。關於第一點，可以孔子為例；……關於第二點，可以許行和墨翟為例。……許行和墨翟因為要擁護被壓迫階級的利益，便不能不表明自己階級的立場，有所主張。歐伯先生硬說老子是「表同情於民衆」或「表同情於人民」，何以他不從「民衆」或「人民」的立場發言呢？這不是一個大謎麼？還有一層，……他們既是「博古」，「總也應當「通今」，……何以像一個垂死的階級一樣，「看不出他們有任何更好的前途」？……當農民受到「種種不能忍受的痛苦和虐待，深深地感到了失望」的時候，起來暴動，是古今中外的通例，是鐵一般的史實；但去暴動，却和大思想家一樣，那麼含蓄地去深思苦索，想出或反映出「不爭」「無為」等等辦法來，真是求之而間！

讀了此段文之後，我益覺得：李先生用此種態度去觀察老子，認老子最為反動；和郭沫若先生用此種態度去觀察墨子，認墨子最為反動，完全相同。（詳見郭著『墨子思想』、『孔墨底批判』，並參看拙作『評李季呂振羽的老莊看法』）可見古人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真是半點也不錯！如果郭李兩先生能够當面對辯一場，雙方便都會感覺到此路的行不通了！說到農民暴動一點，試問李先生，被你認為農工階級出身的墨子，和『赤貧農工』代表的許行，何以竟也不知『當農民受到「種種不能忍受的痛苦和虐待，深深地感到了失望」的時候，起來暴動』，而仍『和大思想家一樣，那麼含蓄地去深思苦索』？如果『持此尺度去測量』中國史上的思想家，則中國史上的思想家差不多全是最反動的，沒有什麼人够得上被李先生稱做代表農工階級。大怪古代思想家不從事農民暴動這一類空話，李先生還是少說為是吧！

老子一書到底出於什麼人？我們後人是無法肯定答覆的，所以只好『存而不論』。莊子的事蹟，比較可考。單就莊子書中來考察，他『家貧，故往貸粟於鹽河侯。』（外物）『衣大布而補之，……貧也。』（山木）但雖這樣的貧苦，却不受趙太子憚千金之賜，（說劍）不做國相大臣，如『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秋水）這在史記老莊申韓列傳却更明白的說是：『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此率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列禦寇）莊子在上引兩篇文中，的要旨是說：與其富貴而死；不如貧賤而生，與其不自由而富貴；不如得自由而貧賤。續狂夫之言：『唐玄宗號莊子為南華真人，……其後宋徽宗又追封微妙玄通真君，僭若帝號而相莊者。夫莊生不受楚威王相，而後乃受宋封號，其為老氏素臣乎？』唐宋君主連莊子的根本精神也不知道，竟對老莊為『帝』『君』，真是擬不於倫！莊子生平極力反對富貴，除上述外而在至樂、讓王等篇的言論也可參看。

像莊子這樣貧苦清高，那裏會像舊統治階級封建地主階級的代表？『言洗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堅辭楚相，謂『無為有國所霸，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史記老莊申韓列傳）實很像趙威后所說的『於陵陳仲子，……其為人，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戰國策）但李先生在『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判』中，却引趙威后這話來證明陳仲子『對於做人君的未免是一種惻隱』不但不不是『貴族和封建地主階級，言論極端反動』如老莊；而且是代表『下層的貧苦民衆』，『無產階級即極貧苦的農工、僱工、或奴僕』同乎許仲的階級，故意抑至最低；對老莊的階級，故意提至最高，實是空前的『斷』！

莊子以後的道家，如嵇康，阮籍等雖會勉強做官，但對於做官，總覺最沒趣。至於譚峭、鄧牧、傅山等，更自深藏起來，根本與帝王、富貴、絕關係。

## 五 從後代老莊派的政論來證明李先生的

### 強辯曲解——漢後無政府主義派

李先生談到「老孔對於後世所發生的影響的檢討」，曾批評歐伯先生道：

至漢初，……帝王卿相率趨向黃老術，於是老子又繼續為帝王師了。……（此處原文文帝、景帝、竇太后、陳平、曹參等為證）。至李唐更稱老子為「國祖」，立老子廟，奉為太上玄元皇帝，更設崇玄館，置崇玄博士，於是道教成為國家的正教。宋至真宗，也加老子尊號，道教又盛。徽宗且被道士們尊為「教主道君皇帝」，歐伯先生於老子對後世統治階級的巨大影響，不知是一無所知，還是裝作不知，一字不提。竟極力主張「自東漢末千餘年許多的大小農民暴動，多以道教為其思想之旗幟」，希望以此和他的老子同情於農民的說法相印證，真是極東挪西扯的能事。……人們應當知道漢初的文景和陳（平、曹）參等，雖然沒有實行老子的全部學說，但至少是採取了他的無為，甚至於他的權數，所謂「談者多以老聘為任權數，其流為范蠡，張良，」（國故論衡原道上）是完全正確的。……至於東漢張陵所創造的什麼道教，完全是假借名義的勾當，與老子無關。

在這文裏，很可看出李先生平時容易犯的各種毛病：例如。第一個矛盾，是在這文裏，很可看出李先生平時容易犯的各種毛病：例如。第一個矛盾，是李先生自己既很疑古的說：『我在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中曾參照梁任公的意見，斷定為戰國末年人，……我現在相信老子是戰國中的人物』；又很信古的引章炳麟『國故論衡』的話來證明春秋時代的范蠡，也是受了戰國中末年的老子的影響。這麼一來，老子和范蠡的時代便非對調不可了！要知道章先生是信古派大師，以老子為春秋時人，說出這話，尚無大病。第二個矛盾，是李先生既明知『東漢張陵所創造的什麼道教，完全是假借名義的勾當，與老子無關』；何以自己反引最迷信張陵所創造的道教的宋真宗、徽宗來證明老子『繼續為帝王師』，豈不又是用自己的手掌，來打自己的嘴巴？第三、是病在只重形式而不重內容：唐朝皇帝因與老子同姓而特尊老子，又因與老子有聯帶的關係而並尊莊列諸子；因道教的假托老子而並尊道教。老莊的思想，在政治上，實絲毫沒有關係，不知李先生為什麼要故意誇大的說：這是『老子對後世統治階級的巨大影響』？第四、是病在只知盲從而不知求真：例如漢景帝非常刻薄，景武間多酷吏，這是稍讀國史者所共知之事；至於文帝，實也不能例外，如他的以死代肉刑，除收帑諸相坐律令而不除夷三族之誅，立輕法而行重罰；對於佞幸的奢侈，對於宮室的奢侈，對於陵園的奢

侈。（詳見拙著『中國歷史新研究法』頁八六至九〇）莫怪章炳麟的『秦政紀』，要說他稱武帝同樣的注重『法』，而且都比不上秦始皇的寬大公正。而司馬遷也說：『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史記儒林列傳）可見文景時代，名為尊老，而實則重法，與其用來代表道家，不如用來代表法家。但在李先生却全不顧事實，而硬要說：『漢初的帝王卿相，本盛行黃老之術』。第五、是病在只知責人而不知責己：歐伯先生用後代農民暴動的利用道教來證明老子的同情於農民，的確未免『東挪西扯』；但在李先生自己呢？也『極盡東挪西扯的能事』，這在上引全段文中，無不充分表現出來。

老子『對於後世所發生的影響』，既不是李季、歐伯兩先生所爭論的，那麼我們現在應該從那一方面去看老子『對於後世所發生的影響』呢？我以為最正確的方法，莫如就後代的老莊派思想中求之。

老子主張的『虛政府』，就是『有』等於『無』。莊子除主張『虛政府』外，更有『無政府』的傾向。（除前述外，並見拙作『評李季呂振羽的老莊看法』）後代的老莊學派，還有少數人，仍舊保持着『虛政府』的主張；而正式主張『無政府』者，却佔着大多數。不管老莊本人是主張虛政府也好，無政府也好，要在近代西洋式的無政府主義未傳入以前，中國的無政府主義全是老莊式的，根據老莊的一部『中國無政府主義史』，就是『道家無政府主義史』。現把後代的老莊派分為『虛政府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兩派，亦即『不澈底的無政府主義』和『澈底的無政府主義』兩派，略述於左，（因恐多佔『求真雜誌』的寶貴篇幅，所以不敢詳細敘述。）以證明李季、呂振羽諸先生的強辯曲解：

#### 1. 虛政府主義的老莊學派

這派以淮南子、王充、嵇康、譚峭、崔敦禮、傅山等為代表。

（A）淮南子 西漢的道家，主張虛政府主義者，可以淮南子為代表，（淮南子的中心思想是道家，詳見拙作『評馮友蘭著中國哲學史』上册）他說：『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也，儼然玄默。……』（主術訓）『處尊位者如尸，……尸雖能剝狗燒鼠，弗為也』。（詮言訓）政府元首靜靜的坐在上面，一切無為；正和祭祀時當作神主的『尸』一樣。

（B）王充 東漢的王充，著有『論衡』，以為『道家德厚』，『賢

之純者，黃老也。一切以『自然』為標準，對於虛政府說得很明白：『政之適也，君臣相忘於治，魚相忘於水，獸相忘於林，人相忘於世，故曰天地』。（論衡自然篇）這是本之莊子所謂『相忘於江湖』的。

(C) 嵇康 魏末嵇康自謂：『老莊周，吾之師也。……每非湯武，而薄周孔』。（與山巨源絕交書）這是他的反對封建君主和封建聖人的明白表示。他著有『稽中散集』，主張虛政府道：『聖人不得已而臨天下，以萬物為心，在宥羣生，由身以道，與天下同於自得，穆然以無事為業，坦爾以天下為公，雖居君位，……恬若素士，接賓客也；雖建龍旂，……忽若布衣之在身。故君臣相忘於上，蒸民家足於下；豈勸百姓之尊己，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貴為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答難養生論）這很像莊子、王充等的口氣！

(D) 譚峭 五代的譚峭，是漢後非常重要的老莊派理論家。他隱居終南山著『化書』，關於虛無思想方面，有第一，主張一代不如一代的退化史觀，原文已另詳於上面第二節中。第二，主張虛政府，如說：『非兇狡，獵狡也；非民詐，吏詐也。慎勿忽盜賊，盜賊惟我召；慎勿怨叛亂，叛亂稟我教。不有和睦，焉得仇讐？不有賞勸，焉得鬥爭？是以大人無親無疏，無愛無惡，是為太和』。（太和）『止人之鬥者使其鬥；抑人之忿者使其忿。……是故心不可伏，而伏之愈亂；民不可理，而理之愈怨。水易動而自清，民易變而自平，其道也在不逆萬物之情』。（止鬥）『我服布素，則民自暖；我食藜藿，則民自飽；善用其道者，可以肩無為之化』。（無為）『君儉……臣儉……則民知足，……三皇之化行』。（三皇）這是說無為政策的好處。反之，如說：『懸雕籠，事玉粒，養黃雀，黃雀終不樂；垂禮樂，設賞罰，教生民，生民終不泰』。（雕籠）『肩鉞固，賊盜喜；忌諱嚴，敵國幸；禁可以越者號也，兵可以奪者符也』。（海魚）便是說有為政策的壞處了。第三，主張原始式的共產，如說：『螻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宮，與衆處之；一塊之臺，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師之。……故得心相通，……形相通，故我病則衆病，我痛則衆痛，怨何由起？叛何由始？斯太古之化也』。（螻蟻）『食均則……民不怨，……太平之業也』。（太平）

據上引原文看來，譚峭主張的退化史觀和原始式的虛政府共產主義，實和老莊的見解完全相同。

(E) 崔敦禮 南宋初年的崔敦禮，其學雜佛老，著有『芻言』，反

對一切組織建設，如說：『設機以拒禍者，禍之標的也，任數以防亂者，亂之藪澤也；肩鉞固而盜賊至焉，橫章作而鬥爭興焉，革堅而兵刃利焉，城成而衝棧生焉，智不可以勝姦也，勇不可以禦暴也，辯不可以釋誹也，險不可以避患也』。敦禮的理論，很和莊子、鮑敬言、譚峭等相似。

(F) 傅山 傅山的人格最高尚，明亡後，馮銓、魏象樞曾強薦他，幾乎要以身殉，於是易服為道士，有閩學者，他答道：『老夫與莊列者也，於此間諸仁義事，實羞道之』。他還說：『老莊聖人』，『三日不讀老子，不覺舌本硬』。他著有『霜紅齋集』，解釋虛政府道：『天下雖小，亦不敢有臣之心，臣之則亢，守朴以待萬物之自賓而已。……天法道者也，……王原法天也，……如天道之下濟，豈復有危殆不安之事？』（老子、道常無名章）『若不細推樂求不厭之義，則是聖人以鄉原之法，騙帝王之位耳。民若無樂推不厭之主，則時日易喪而亂矣，故以樂推驗聖人之在宥耳』。（同上、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節）他解釋不事王侯道：『蠱上不事王侯，惟巢、許、卜、務，下而子陵、牛牢，足以當之。王侯皆真正崇高，聖賢不事，乃為高尚。其餘所謂王侯者，非王侯而不事之，正平等耳，何高尚之有？』（蠱上解）他反對後代專制君主道：『大寶非盤杆，絨不可藏。汲汲滕王氣，愚哉秦始皇。豎兒攫團黍，得者矜其長。既暇復觀顧，唯恐奪於旁。……噴觀吞千古，乾坤真盜囊！』（詠史感興雜詩）這種言論，也算是很過激的了！

## 2. 無政府主義的老莊學派

這派以阮籍、鮑敬言、偽列子、陶潛、劉牧等為代表。

(A) 阮籍 魏末阮籍，最喜老莊，著有『阮步兵集』，他極力提倡原始共產的無政府主義道：『昔者天地開闢，萬物並生，……無君而庶物定，無臣而萬事理，……故能長久。今……若立而虛興，臣設而賊生，坐制禮法，束縛下民，欺愚誑拙，藏智自神，……故循滯而不振。夫無貴則賤者不怨，無富則貧者不爭，……此先世之所以至也。今……竭天地萬物之至，以奉聲色無窮之欲，此非所以養百姓也。於是懼民之知其然，故重賞以喜之，嚴刑以威之，……汝君子之禮法，誠天下殘賊亂危死亡之術耳，而乃自以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過乎？』（大人先生傳）他的這一段話，既極簡明，又很痛快！打破貴賤，是無政府主義，打破貧富，是共產主義。前者在自



由，後者在平等。老莊派的虛無主義，是最反對『欺愚誑拙，藏智自神』的，那裏會有李、呂諸先生所說的「愚民政策？」

(B) 鮑敬言 齊鮑敬言是老莊式的無政府主義派的最重要思想家，他的言論只見於葛洪『抱朴子』，詰鮑篇，據說：敬言『好老莊之書』，『以為古者無君，勝於今世』。其著論道：

『捕飛禽以供華玩，穿木完之巢，絆天放之脚，蓋非萬物並生之意。夫彼彼黎蒸，養此在官，貴者祿厚，而民亦困矣。……天下遭亂焉，而忠義顯矣；六親不和焉，而孝慈彰矣。蠹昔之世，無君無臣，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汎然不繫，恢密自得，不競不營，無榮無辱，山無蹊徑，澤無舟梁，川谷不通，則不相并兼，士衆不聚，則不相攻伐；……安得聚斂以奪民財？安得嚴刑以爲坑阱？……夫賴多則魚擾，應衆則鳥亂，有司設則百姓困，奉上厚則下民貧，……貴奇怪之物，遺無益之器，恣不已之欲，非鬼非神，財力安出哉？夫穀帛積則民有飢寒之餒，百官備則坐靡供奉之費，宿衛有徒食之衆，百姓養遊手之人。民乏衣食，自給已劇；况加賦斂，重以苦役，下不堪命，且凍且飢，冒法斯濫，於是乎在。……不知祿厚則民匱而臣驕，城嚴則役重而攻巧。……所以救禍而禍彌深，峻禁而禁不止也。關梁所以禁非，而滑吏因之以爲非焉；衡量所以檢僞，而邪人因之以爲僞焉；……苟無可欲之物，雖無城池之固，敵亦不來者也。

莊子既就老子之說而加以闡明，鮑敬言更本老莊之說而有所發揮，所以讀了莊子之書，益容易了解老子；讀了鮑敬言之論，益容易了解老莊。不知呂振羽先生爲什麼連這一點也看不出，而竟至誤認他和老莊的階級根本對立。此點已另辯於拙作『評李季呂振羽的老莊看法』。

(C) 僞列子 『列子』一書，係魏晉時老莊派所僞託，其黃帝篇說『其國無帥長』，湯問篇說『不君不臣』，可見是以無政府主義爲最高的理想的。

(D) 陶潛 陶潛『野酣放廢之態，終不離晉室人物』。(顏元語) 陶詩『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和阮籍詩『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更相同。他說：『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全是本之莊子。而其桃花源記和詩，也和老子第八十章相彷彿。他既說『秋收無王稅』，便是明白表示其最高理想在『無政府』了！(參看拙作『中國歷史新研究法』頁八三至八四)

(E) 鄧牧 宋元間的鄧牧，讀莊列，薄名利，徧遊方外，晝夜只

一食，寒暑都穿紙，著有『伯牙琴』，他在『君道篇』說：『子不聞至德之世乎？……飲食未侈也，……衣服未備也，……宮室未美也，……其分未嚴也；堯讓許由，而許由逃，舜讓石戶之農，而石戶之農入海，終身不反，其位未尊也。……不幸而天下爲秦，……竭天下之財以自奉，而君益貴。焚詩書，任法律，築長城萬里，……愴愴然若匹夫懷一金，懼人之奪其後，亦已危矣。……噫！天下何常之有？敗則盜賊，成則帝王，……智鄙相籠，強弱相凌，天下之亂，何時而已乎？這全是莊子的口氣！而他的『吏道篇』更說，『後世以所以害民者牧民，……取民愈廣，害民愈深。……率虎狼牧羊豕，而望其蕃息，豈可得也？盜賊害民，隨起隨仆，不至甚焉者，有避忌故也，吏無避忌；白書肆行，使天下敢怨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誅。……然則如之何？曰：得才且賢者用之；若猶未也，廢有司，去縣令，聽天下自爲治亂安危，不猶愈乎？』這是明認如得不到好政府，就不如實行『無政府』，『無政府』是遠勝於『壞政府』的。

更正 上期拙作『評李季呂振羽的老莊看法』結束，『正和葉青先生把老子和莊子分爲兩個對立階級』，『葉青』係『李季』之誤，看了上文，就明白了。其餘小誤，容後更正。

### 本誌第一卷第二期目錄

時事評論(五篇)	鶴皇等
民主的內容與怎樣實現民主	陳人白
維新與革命	唐虞世
波茨坦會議與德國問題	西雲
戰後世界經濟特徵	竹嚴譯
關於蘇聯之經濟	彼得F·戴勒喀著·劉少嚴譯
行不得也哥哥	李伯季
回頭是岸	歐陽伯
論英國伊麗莎白時代的戲劇	冰夷編譯
英國詩歌發展的三個階段(續) 英C.考特威爾著	朱維基譯
近十年來科學新發展概觀(續)	李維鏞
大時代的小船(小說)	謝少翁
旅途隨筆(自重慶到上海)	蘇朝真
『勝利』在珠江(廣州通訊)	劉朝真
編輯餘談	編者

# 社會形式發展史中婦女地位之變遷

碧 雲

婦女的社會地位，也同其他社會現象一樣，不但受一定的社會發展形式所決定，而且常是依據各時代經濟發展以及一般社會形式之變遷而變遷的。因此，要考察婦女地位的變遷，便必須沿着各時代社會形式發展路綫去探究

## 一 原始時代婦女的生活

人類最初的生活形態，是和野獸有些相類似的。所謂『穴居野處，茹毛飲血』，大概是足以作為原始時代人類生活的寫照。無論那一個國家，那一個民族，都要經過這一階段的。而且人類在這個階段裏生活了幾十萬年的悠長歲月。這種和野獸相類似的原始狀態，我們自然沒有確實的記載可作證據。但根據考古學人類學，以及從古代的神話、傳說和未開化民族的風俗習慣中，加以參攷研究，我們對於原始社會的狀態以及在這社會中的婦女生活，也可以推想出一個大概的輪廓。

據莫爾干的研究，他將人類進化的歷史，劃作野蠻，未開化和文明三個時期。而前一時期，是人類的稚年時代，也是人類的原始時代。那時他們的生活，差不多是動物式的，有的分住在樹上，有的住在山洞或石洞裏，以野生的果實植物等為主要食物。後來漸漸知道了利用小的動物當食品，開始火的使用和武器的製造，因此遂開始狩獵。但人類進步到能使用火和製造簡單的武器，不知道經過了多少萬年，這是人類一個很大的進步。此外，他們為着狩獵和採集，為着防禦猛獸的侵害，必須集合成一集團，來共同損負。在這個集團裏的人員，都是平等的。他們不知道有階級，剝削，壓迫，同時也沒有男女不平等的現象。他們只知道服從集團的習慣。如果不服從，那就有被殺戮，餓死，或為猛獸餌食的危險。那時人類最凶的敵人就是猛獸，他們要避免猛獸的侵害，只有靠着堅固的團結，集團的團結愈堅固，全體人員便

定地生活了。

婦女的地位，是依據各時代的經濟發展以及她們在生產中的職能而決定的。倍倍爾在『婦人與社會』第一章中，曾說：『婦女在生產中的職能和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有着不可分離的聯繫』。依據這一科學的基本原則，在原始共營共享的平等生活狀態中，自然沒有男女不平等的現象。無論男的或女的，都是集團中的一員，職務也是一樣。而且在女子的體力方面，也和男子沒有差別。關於這點，許多人類學者和考古學家的著作可資佐證。現在許多野蠻民族中，女子四肢的肌肉，確非常的發達而有力，而乳房却並不太發達。她們同男子一樣地工作勞動，一點也沒有分別。至於現代婦女肉體上的許多特點，如纖細的四肢，發達的胸部，柔軟的肌肉以及豐滿的體態等等，都是歷代將生育作為女子主要任務，和不大從事勞動而養成的。

至於原始時代的兩性關係，據莫爾干的研究，一般是亂婚的，不管父母兄弟姊妹，都可以發生性的關係。一切男子屬於一切女子，一切女子也屬於一切男子。一切男子是一切女子的丈夫，而一切女子都是一切男子的妻子。即所謂『亂交』或『血族羣婚』。這種亂交狀態的形成，主要的因為那時生產技術異常之低，人們常在一種找尋食物的流浪生活中，不能形成固定的社會習慣，一切生活都是動物式的，性生活當然也是如此。但據莫爾干的推斷，這種『血族羣婚』，不久便進化到較高的形態，他定名為『血緣家族』，即『牛血族羣婚制』。就是在親族團體中，祖父母輩互為夫妻，他們的子女輩也成為共同的夫妻，他們所生的子女，到了相當年齡，也同樣成為共同的夫妻。這種婚姻制度是與亂交相對立的，就是同年輩的可以性交，不同年輩的是被禁止的。繼這一『血緣家族』之後，產生了比這種更高級的家族婚姻，他命名為『潘那羅亞家族 (Punaluan Family)』，即『牛血族羣婚制』，就是其家長與妻的一周或多數司職內弟末，和其也家長與妻的一周或多數司職

兄弟結婚。因姦姊妹或後姊妹，是她們共同丈夫的共同妻子，但她們的兄弟却不能做她們的丈夫。

關於原始社會的狀態，婦女的生活以及兩性關係，因無確切的史料可供佐證，只能描劃一個大概的輪廓。現在我們要開始進行氏族社會的旅程了。

## 二 氏族共有制社會中婦女中的地位

人類社會的進步，是隨着生產技術的發展而進步的。每當生產方法的改革和進步，或有新的方法代替的時候，社會的形式，就以另一種新的姿態出現。而婦女的位置和兩性關係，也就跟着變遷了。由於農業和牧畜的發展，經濟生活比較穩定，於是形成了氏族社會的雛形。就我們現在所確切知道的，根據莫爾干的『古代社會』和倍倍爾的『婦人與社會』的證實，氏族社會，是有史以來人類社會發展形式中，一種曾經普遍存在過的最古的社會形式。

所謂『氏族社會』，就它的系統和成因說，根本是建基於女性中心基礎之上的。換句話說，氏族社會的系統，完全以女性的血統為中心，男子居於附屬的地位。倍倍爾說：『氏族社會最初的形態，是由肉親或遠緣的一系列姊妹，和她們母族的肉親或遠緣的兄弟們組織而成。氏族有一個宗母，從她起有每代的婦人後繼者。她們的丈夫，不屬於他們妻子的血族團體，而屬於她們的姊妹氏族。她們的丈夫孩子屬於母親的家族團體，根據母親的血統。母是家族的首腦，於此發生了『母權』，成了長期間家族關係和相續關係的基礎。婦人——限於由母親承認血統的——有出席氏族會議和投票權，並得選舉和改選酋長及戰時首領（婦人與社會二二頁至二三頁）。這種以女性為中心的制度，當然不是出於偶然，而是有其經濟的原因的。在氏族社會的經濟條件下，專業農業生產不能養活全體人類，它必須靠狩獵來補充，於是很自然的發生了勞工分業。住居在一定場所的婦女（婦人因生育往往定居於一定場所），從事於耕種穀物，男子担任狩獵和戰爭。但農耕方面的收穫，比狩獵和掠奪的收穫更多，更為可靠。於是，土地耕作就開始成為氏族經濟計劃的基礎。而婦女便成為農業經濟的主要生產者。因此，婦女在氏族中被重視尊敬，她們是土地的耕種者，是最初的聖人，也就是古代神的使徒。她們又是爭論的仲裁者，和指導文化的祭司，在許多古代的宗教中，最高的神都是女性，例如埃及最高的神是女神『依基達』，希臘是『黑亞』。古代屢

次有女王出現，以及神話多以女神為題材，這些都是女權發達的結果。

因此，在氏族社會中，所有族中一切基本的權利，都握在婦女的手中，都按照女性的血統關係而轉移或遺傳。土地，房屋以及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歸公有，但分配和管理權却操在女性的手中。因為當時一切財產既以女性為所有權的代表，所以女性便自然成為房屋的主人，食物的分配者，生活資料的管理者。拉發爾格在他的『財產的起源與進化』一書中會說：『房屋不是個人的，而是全氏族公有的』。『在這些房屋裏面，食物也是公共的，廚房的設備也是公共的，用膳也是公共的』。『一切植物與動物的食品，分配和保存，都是婦女的事』。（中譯本四八頁——五一頁）。

在任何社會中，婚姻關係，對於婦女的地位和一般的幸福，是含有絕大意義的，甚至是含有決定意義的。在氏族社會中，因女權的發達，在兩性關係上也是佔着優越地位的。男性在幼年和青年期都屬於母族，完全在母族中生活。及至到達成年結婚期，就遷居於妻族中，但在那裏是沒有什麼權利的。彷彿後來封建宗法社會中的女子出嫁從夫一樣，一切都得聽其妻氏族的命令和指揮。在那時是通行一種所謂『對偶婚』的制度。這種制度是繼承以前的『浦那羅亞制』而來的。兩性的關係比以前更受限制，性的結合只能在不同的圖騰的氏族內的男女之間才能舉行。這是一種最不定最容易分離的婚姻制度。無論男女，任何一方不願繼續同居，就可以提出實行脫離。但在女性方面，這一點上也是佔優勢的。英國最著名的探險家李溫士敦在他的『南非游記』中說：『當一個少年愛好其他村落的少女，并且少女的兩親對於他倆的結婚不加以任何反對的時候，那這個少年就必得移居到這個少女的村落去。他為着要得到岳母的好感，必須替她們服役。如果他對於這種從屬狀態的生活發生厭倦，而要回到自己的氏族，那麼他就必得將所有的子女拋棄，而這些子女便完全屬於他的妻室』（『古代社會』下冊一七頁）。像這樣的男子地位與宗法社會中婦女的位置是很相類似的。

一位在美洲印第安人中住過多年的教士奧沙萊特（Anthur Wright）對於女性在氏族社會中的權利和地位更有具體的敘述。他說：『講到他們的家族，由他們還住在老式的長屋（多數家族之共產主義的家屬）中時，常有一個氏族統治着，從而女性從別個氏族中選擇她們的丈夫。……女性方面支配這一大家，貯藏品為大家所共有，但因過於怠惰，過於笨拙，不能向公共貯藏貢獻他的命分的不幸的丈夫或愛人，就要受罪。不管他在家內有如何多的子女

，他須隨時受命搜集他的所有物到別處去。而且他不敢企圖反抗；家已使得他難堪了，他除回歸自己出身的氏族，或像最普通的情形到別個氏族中去尋覓一個新的家庭以外，再也沒有別的路。女性在氏族及此外的任何地方，都擁有支那的權利。（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七〇頁）

正因如此，所以巴可芬（Bachofen）稱氏族社會為『母權社會』。巴氏在一八六一年出版的『母權論』（Mutterrecht）一書，所描寫的主要點是氏族社會中婦女的權利和地位之優越。他『蒐集了并且檢討了通行於呂西亞人，克里特人，雅典人，雷門尼亞人，埃及人，奧尼麥尼亞人，羅克賴人，勒比斯比亞人，孟鐵尼亞人，以及東部亞細亞諸民族之間的母權及女性統治』（『古代社會』一二九頁）。自然，巴可芬的描寫多限於現象與事實方面，他還不甚了解『母權』是如何產生的。而莫爾干就指出了氏族社會的來源和這種社會制度基本結核的種種法則。並且還詳細解釋婦女在這種社會中所佔着優越地位的原因或必然性。這正是莫爾干偉大的功績。

我們由巴可芬和莫爾干的研究，可以完全明白的看出，婦女在氏族社會中的地位是十分優越的。我們可以說，氏族社會是婦女的黃金時代。可是我們必須知道，婦女佔着優越地位僅僅是氏族社會的初期和中期。到了氏族社會的末期，婦女的地位逐漸低落了，逐漸變成附屬的地位，甚至最後降到和奴隸同等的地位了。這裏的原因是很明顯的，就是到了氏族社會的末期，因生產的發展，財產的增加，特別是牧畜業的發生和發達之後，男子作用日益強大起來。婦女因生育的關係，不能和男子們一樣出外狩獵，捕獲畜類，因這種母性的特殊條件，留在後方照料已經捕獲的家畜。她們的工作是馴養家畜，然而，從經濟的利益觀點上看來，這種經濟的任務是從屬的補助的，沒有和男子同等的價值。並且，在另一方面，因戰爭搶奪來的俘虜而發生了奴隸制度的萌芽，這便益增加了男性方面的勢力，因為俘虜全是男子參加戰爭的勝利品，作為他們的奴隸，為他們而勞動，如就是逐漸發生了私有制度，發生了氏族制的轉變。莫爾干說：『在家畜開始飼養羊羣及牛羣，而因此形成個人財產的對象及生活上之必要物資，以及在因耕作而發生土地及房屋為各自的所有權以後，對於氏族相續制的現行狀態，便必得要發生反抗，這一反抗之發生，其原因就在於：財產所有者的子女——其父權漸次得到確保——不得不承認這種財產……當父親及其子女互相提攜為新的相續法而鬥爭時，完成這一移轉的充分有力的動機便發生了。在財產益加增大地蓄積而採

取恒久的形態時，在為個人所有的財產之分量益加增大時，於是以女系為本位的家系，必然地陷於崩壞之命運，而同時必然地由那一以男系為本位的家系取而代之』（『古代社會』一二二——一二三頁）。關於這一點，恩格斯更有最明瞭而簡切的敘述：『……這種財富愈增加，男子在家族的地位也愈比女子重要，且益用這個強固的地位，為他的子女的地位以推翻傳統的繼承法則也發生。但在母權制繼續有效的時期，這個沒有實現。因此非先把母權制推翻不可，而母權制竟是廢止了』（恩氏『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八二頁）。

然而，『母權制的顛覆，便是女性世界史的失敗。男子在家庭中握着支配權，女子便從此被賤視，被隸屬，成為滿足男子欲望的工具與生產子女的機器了。女子這種卑下的地位，特別在希臘的英雄時代及其古典時代所公然表現的，却漸被美化，被假裝，甚至用緩和的形態被粉飾。但無論如何決不被消除。已經確立的男子獨裁的第一作用，如今由正在生長的家長制家族的中間形態顯示出來』（同書八三頁）。

父家長制度是從氏族社會末期逐漸生長起來的，最後就代替了氏族社會的母權制度。這在有歷史記載的雅典，婦女便已完全失去了自由。一般女子都被鎖閉於家庭之中，專門從事於紡織烹飪等家務。出外必須有人監視，否則，是不許可的。甚至妻子不能同丈夫同桌共食，對自己的兒子也得稱他為主。女子應當絕對為男子保持貞操，以維持男方嚴格的血統。但另一方面，男子却有完全的自由，可以隨便玩弄『藝妓』（雅典最流行的一種娼妓），任意與家中的奴隸婢女發生性的關係。此外，在羅馬建國時代，在古代的印度，古代的猶太以及古代日耳曼人中，都是大同小異的。

從上叙的歷史事實看來，氏族社會的初期和中期，是婦女的黃金時代；而在氏族制度的末期，婦女的地位逐漸低落，尤其自父權確立後，婦女的位置，便愈益悲慘了。

### 三 封建社會中婦女的地位

自氏族社會崩潰後，私有財產制日見發展，階級日趨對立，隨即形成了封建社會的制度。這一社會的經濟，是自給自足的。換句話說，就是佔有廣大領土和農奴的領主、莊園主、貴族、諸侯的生活必需品，是由他們的農奴和臣僕們努力生產出來的。這些領主和諸侯們，他們為着維持他們的特權

爲着他們對於自己的臣僕領民和農奴的權力起見，必須在生活的各方面加強家長的威權。在古代，即連羅馬和希臘，父和夫的權力，也沒有像中世紀那樣大。在歐洲中世紀，父、家長、領主對全家族有生殺予奪之權，對子女和妻子有無限制的權利。

在純粹封建社會時代，婦女的地位與古代氏族社會末期父權制度下，不但沒有什麼不同，而且還要悲慘得多。因爲以前一切的父權或夫權，所謂男尊女卑的習慣，在封建社會中不但是完全繼承下來了，并且還加上了一些領主關係的，宗教的或倫理的束縛。因此，我們可以說，封建社會是婦女最黑暗的時代。丈夫對於妻子，可以打，可以逐出，還可以和自己所愛的馬和劍一樣，把她轉送給親友。十八世紀以前，英國的法律甚至還允許丈夫出賣妻子。如果發現妻子不貞或有什麼不良的行爲時，丈夫可以處死她。歐洲中世紀，一般的女子不但要受父親、丈夫或夫方男子的壓迫，而且還要受封建領主的凌辱。農奴的妻女，領主們是可以隨意調戲的。領主可以享受結婚女子的一夜權利，即所謂「初夜權」。這種「初夜權」，不僅通行於中世紀，而且更存在於近代的封建法之內。基督教並從而證明女子生來就是卑賤的和罪惡的，應當服從男子的。『新約』書上說：『讓女人要沉靜的尊道，一味順從。我不許女人講道，也不許她管轄男人，只要沉靜。因爲先造的是亞當，後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亞當被引誘，乃是女人被引誘，陷在罪惡裏』，（提摩太前書）。志滔良（Fetilian）甚至於說：『女人是地獄之門，萬惡之母。想到她的婦道，她應該羞赧無地；爲了夏娃的罪過，她應該處於永久的懺悔中。』因此基督教極力提倡禁慾主義，主張不接近婦女，認爲『婚姻是不淨的，不潔的，是肉慾的激情的手段』。最荒唐的是，在紀元五八八年美日比宗教大會上竟公然提出『女子究竟不是人類』這樣的愚見來討論！由此可見當時的基督教對於婦女的卑視到了何種程度了。所以連中世紀的歐洲各國對於婦女都是異常岐視的。英國的習慣法，差不多對結婚的婦女，視爲完全不足數的人。她們一切權利全屬於丈夫。她們不能立遺囑，不能訂立契約，不能出席法庭……就是她自己的財產和所得，也屬丈夫所有……妻子的任何『不動產』，不得丈夫的同意固不能讓與或出售，但使用權和管理的又夫的。在下等階級中，她是一種負重的畜牲，在富裕者階，是一種玩物

知了。

同樣，當印度開始踏進封建社會的階段，印度的佛教也完全同基督教一樣，極端排斥女性，認定女子是充滿罪惡的惡魔。佛陀公然定出了婦女有什麼『九惡』，如：『女臭穢不淨、反覆無常、嫉妬、多瞋、妄語……』等等。因此也提倡禁慾主義。『阿含經』中說：『女色是世間的枷鎖，凡夫愛着，不能自拔。女色是世間的大惡，凡夫苦之，至死不免；女子是世間的哀禍，凡夫遭之，災厄必至』。『大知度』中更說：『寧以熱鐵轉眼中，不欲以邪心見女色』。所以當佛教在印度興盛的時代，印度婦女的地位也就愈加低落了。

在我們中國古代婦女的地位，也完全與封建時代的歐洲及印度相似。我們的『禮記』便是封建社會的風俗習慣和禮法的集大成。婦女的卑賤地位在這部書中有極詳盡的描寫。『禮記』郊特篇說：『婦人者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內則篇上說：『子婦無私產，無私蓄，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此外，在婚姻上，喪服上，在日常生活上，無不卑視女子，并限制其一切自由。孔老夫子竟公然宣言，『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漢儒創『七出』之條，宋儒更有『三綱』之說。總而言之，一切關於壓迫婦女的理論和法規，所謂『禮教』、『倫理』，我們的儒家與中世紀歐洲的基督教和印度的佛教，可以說是異曲同工了！

在封建社會裏，婦女的地位，也從兩性的關係上表現出來。婚姻問題，婦女也是處於純粹被動的和多方受限制的地位。最明顯的就是男女不平等，而最不平等的表現，就是對於婦女的貞操觀念。就是說，女子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情形之下，即令丈夫死了，青年的寡婦也得終身爲丈夫守貞操，絕對抑制自己性慾的要求。如果一個女子破壞了『貞操』，不但要遭受家庭和社會的凌辱，而且還要受法律的制裁，有時丈夫甚至隨便結果她的性命。可是，在另一方面，男子可以自由納妾，自由玩弄女人，甚至自由宿娼留妓，社會不但批評而且爲法律所允許，實際上，就是一夫多妻制。在這種情形之下，男女兩性的結合，絕非由於自願和自由選擇，而是根據封建的等級、門閥、地位，特別是根據於父家長意志。至於婚後，無論女子怎樣痛苦與壓迫，怎樣不願意，也只能忍受，不能要求脫離，只有男子才有休妻的權利。總之，在封建社會時期，無論從婦女的地位和婚姻方面，都是一個特別殘酷黑暗的時期。在上層的封建階層中的女子，雖然表面上像備受愛護，處

之以『深閨』，藏之以『高閣』，彷彿培養花卉一樣。但露骨的說來，這種『深閨』與『高閣』，也不過是企圖限制女子性愛，防範女子『貞操』的特別監牢而已。

#### 四 資本主義社會中婦女的地位

在中世紀的末期，由於城市商業的發展，工廠手工業的發生，貨幣制度的流行，於是形成了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私有財產成爲絕對神聖的制度。一切法律、道德、習慣及宗教的教條都建立在保護這一神聖制度的基礎上。換句話說，一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浸沉於這一制度之中。如果封建社會的主要特徵是看門閥的高下，那麼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徵便是視財產的多少，赤裸裸地拜金主義。

在這一社會中，婦女的地位，也就隨着變遷了。這和氏族社會的末期一樣，不過氏族社會的末期婦女的地位是『改惡』；而在封建社會的末期是開始走向『改善』的道路了。在文藝復興期中，因爲反中世紀的封建壓迫，反農奴制度，以及宗教改革等運動中，已經看到婦女的某些反抗和要求，如反對婚姻的束縛和要求戀愛的自由等。這種傾向，在文藝復興期的許多作品中（如『十日談』及沙氏比亞的『羅密歐與朱利葉』等）都非常明顯地表現了出來。但婦女的地位真正成爲問題，成爲社會解放運動中的一部分，那是在英國十八世紀中葉的產業革命以及法蘭西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發生之後才開始的。

英國的產業革命，是從根摧毀了中世紀封建制度的基礎，因而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婦女被壓迫的地位也就根本動搖了起來，而發生了劇烈的變化。關於這一層，倍倍爾在他的名著『婦人與社會』一書中說得最爲明顯而扼要。他說：『新技術的改良和發明——尤其是汽機的發明，商止價格漸漸下落，因之集團工作（尤其是婦女的）得了進展。大工業產生了，工場鐵路汽車路多建築起來，鑛山、冶金、玻璃器皿的製造，一切紡織業，工具製造業，建築術等，都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大學和工業專門學校，對於這種發展，供給精神的能力。新興階級，大資產階級，多利用這種進步向已經不能保持的狀態進取。以資產階級爲中心的政治的統一產生出來，殘存的經濟及社會的限制，也漸漸撤廢。營業自由，轉任自由，婚姻限制廢止，居住自由等，一切爲資本主義發達所必要的法律，陸續發佈。對於這種新發展得到利益的

，是工人和婦女，婦女們因此獲得了自由的路徑。』以前婦女地位在氏族社會末期之所以低落，正是由於她們在社會生產方面失掉了她們的作用，變成了簡單的家內服役者。現在婦女既被資本主義由家內服役的狹小圈子拉到社會方面來，重新參加社會的生產，并因此取得了某種經濟上的獨立，於是婦女的解放運動便有了真正的基礎了。因而自法蘭西的大革命一爆發，這種運動便立即拾起頭來。

在法蘭西大革命中婦女羣衆會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七八九年的『七月十四』之進取巴士狄爾監獄，有很多的婦女羣衆參加。隨後『八月五日』之進取凡爾塞宮，差不多全以婦女作先鋒。並且其中還有一個婦女團體指出當時的憲法僅爲男性專有的錯誤，主張女子也是人，應當同男子享有同等的權利。著名的女僕拉康布曾組織了一個名爲『共和的革命婦女』團體，向當時的國民會議要求女子在政治上與男子有同等的權利。辜傑等會聯合婦女發表『女權宣言』，指摘『人權宣言』中忽視婦女權利的根本錯誤，同樣要求男女在政治上的平等權。所以在法蘭西大革命中，婦女解放運動是隨着革命的進展而進展的。但因當時的男子（參加革命的男子亦然），由於歷代相傳的賤視婦女的牢不可破的成見，致使婦女在政治上始終沒有獲得同等的權利。但在革命時期中，婦女確比以前被人尊重得多。並且這種運動給了當時的英國（歐洲最先進的國家）以及後來全世界各國以鉅大的影響和推動力。英國的統治者當時雖然極力反對法國的革命，但進步的自由派却很表示同情，尤其是伏爾斯頓克拉克特別響應法國婦女解放的呼聲。她在一七九一年著『女權擁護論』，極力攻擊以前男尊女卑的學說；主張在婚姻生活上男女應有平等的權利；在職業上男女應有均等的機會；在經濟上女子應獨立；在議會中應當被選爲議員；並且在教育上不應主張男女平等，而且主張男女同學。總而言之，伏氏的『女權擁護論』，可以說是婦女解放運動第一個最詳盡最有力的宣言，直到現在還不失掉它的價值。因此在伏爾斯頓克拉克之後，英國和法國的女權運動不斷地興起來了。著名的英國社會主義鼻祖湯文及其弟子湯姆遜都極力主張女子無論在家庭、政治及道德方面，都應享有與男子同等的權利。約翰穆勒更親自在議會中提出了有名的婦女參政權的提案。在法國聖西門也以擁護婦女權利而著名。到十九世紀後半期，擁護女權的運動已成爲最普遍的運動了。

婦女的解放運動，是資本主義的產品，資本主義的民主運動愈向前發展

，而婦女解放運動也前進一步，婦女的社會地位也逐漸提高了。如結婚與離婚的自由，在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法律上差不多是被承認了。女子繼承遺產權，法律上也是被承認的。女子職業自由和教育平等，差不多也是被承認的，至少已沒有明文限制。女子參政在英美以及其他許多國家也已實現。從這種種情形看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婦女的地位，比在封建社會中，確有絕大的進步，確已獲得了不少的解放。但這種解放，這種進步，距離真正的男女平等却還很遠哩！譬如說，在現代家庭中，雖然法律上確定了夫婦的地位是平等的，然而實際上，妻子常常只是丈夫的『玩偶』。易卜生的『玩偶家庭』劇本中所描寫的女性被玩弄，沒有獨立的人格，確是現代社會中一種最普遍的現象。娜拉的出走，只是表示了個別婦女的一種自覺，然而一點也沒有解決了問題。說到婦女職業問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因傳統的習慣和種種限制，婦女很難普遍的有選擇職業的自由。並且，成千成萬的窮苦婦女，經常地處在飢寒的困境之中，處在失業的威脅之中，能有多少選擇職業的自由？結婚雖然是自由的，但事實上却常為經濟的顧慮所左右，無數的青年男女因窮困而根本無法實現這一自由權利。教育雖然讓女子平等享受，而絕大多數的女子在經濟上却沒有這種享受的能力，只有少數有產者的女兒才能享受這一教育權利。所謂參政權更成了少數上層階級婦女的玩意兒。至於遺產繼承權，對於絕大多數的貧窮出身的女子，無異是對她們一種嘲笑。

在這一社會中，男女的結合自然有一些是根據於自願或『自由戀愛』或『純潔的愛情』的一夫一妻制，然而那整個的社會說來，這些究竟是少數中之少數。而且所謂『自由』或『純潔』，也不免要受許多客觀的限制，明白的說，就是要受經濟條件的限制。在一般兩性的結合中，唯一的標準是財產。女子選擇男子的條件，是看有多少財產，或每月有多少薪金。另一方面，男子看女子的條件，除了遺產之外，主要的要看是否美貌，美貌就是女子唯一的資本和價值。至於結婚以後，雙方關係和情感的保持，也全看經濟的關係而決定。總括一句話，就是婚姻的『金錢化』、『商品化』。

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婦女在政治、經濟、職業、教育還不能達到與男子同等的地位，婚姻為什麼『金錢化』呢？這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支配現代社會的是私有財產者，而私有財產者却是人類中的最少數，而且差不多全是男子。因此，婦女的社會地位，要想獲得根本的改造，必需根本摧毀這個私有財產制度，而以合理的社會制度來代替才有可能。

## 五 未來理想社會中的婦女

婦女的社會地位，從歷史發展的過程看來，雖然是一部悲慘的記錄，但同時却也是一幅富有歷史意義的畫圖。我們根據過去的經驗和教訓，不但可以從這幅畫圖中窺見人類未來幸福生活的，而且還可以找到走向這一前途的路徑。

我們已完全知道，上面這些畸形悲慘現象的造成，婦女地位之低下，以及兩性生活的不合理，根本的原因，是由於私有制度的罪惡。要想改造這種畸形悲慘的現象，提高婦女的地位，兩性生活獲得合理的解決，只有徹底推翻私有財產制度。這種制度如果一旦廢除，那麼，建築在這個基礎之上的一切法律、道德、習慣，一切束縛婦女的傳統思想，當然都隨之煙消雲散。而兩性關係也自然得到合理的解決。歷史的車輪已在推動着人類走向這一前途。事實上，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的蘇聯，早就踏上了初步的階段了。

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不但是婦女解放史上劃分時代的『界碑』，而且也是全人類走向理想境界的起點。『十月』給予婦女的，首先是她們在經濟上政治上和社會上的『平等權』。蘇俄憲法首先就規定了一切生產工具、金融機關、和土地森林的國有，規定了無分性別的神聖勞動權，什麼遺產繼承權的差別和經濟支配權都從根掃蕩了。這便使婦女在經濟上與男子得到了完全平等的地位和權利。憲法又規定：除剝削者外凡是服務於生產和社會事業的十八歲以上的男女，在蘇維埃中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結婚與離婚由男女雙方的完全自由意志來決定，國家對她們唯一職責就是『登記』，和保障兒童相當的養育與教育。取消對未婚夫妻的私生子的污辱及其他等等。此外就是集團生活，如公共育兒院及公共食堂等等之開始建設。這些便是婦女得以從『家族奴隸』生活中解放出來的客觀條件。蘇聯後來公佈的『新憲法』，對於婦女方面的條文有些改變，如對離婚的某種限制，婦女墮胎的禁止，遺產權的重新承認與確定……以及後來在教育方面主張男女有分別教育的差別，這一切是與列寧起草的憲法，不用說是不同的，是後退的，對婦女是不利的。但由於它的生產機噐，如土地、森林、工廠、銀行……等還是國有看來，它的社會制度是社會主義性的，因此蘇聯婦女的社會地位，比任何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優越得多。當然，這不過是一個指示，要達到真正理想的境界，還要經過不少的路程。

一字一句存留下來。爲得延宕時間，我提議：我們先討論章程再起草序言。就討論起來了。半夜之後一時，四十條章程中第一條才通過。克列默說（而這正是我想要的）：我們沒有甚麼可提出於委員會，牠將於十月二十五日開會。我們延期至十一月一日再開會。但次委員會可以在十月二十七日開會，設法達到確定的結論。大家同意了，而那些文件丟到腦後去了，我以爲。

我覺得絕對不可能從那些文件之中做出甚麼東西來。爲了辯護我藉以發揮那些業已「通過的大意」而用的極怪異的手段，我便寫了一篇『告工人階級書』（原來計劃中並無此『書』，其中內容是自從一八四五年以來工人階級運動之一種檢閱）；藉口一切材料都包含在此『書』內，我們無需乎重覆，我便改變了整個序言，拋棄了原則宣言，最後以十條章程代表那四十條章程。『書』中關於國際政治方面，我祇說國家，不說民族，祇攻擊俄羅斯，而不攻擊較小的民族。我的抗議完全給次委員會接受了，不過我必須加入兩段於章程序言之內：一段關於『義務』和『權利』，另一段則關於『真理、道德和正義』，但如此安排，使得不至有甚麼害處。

總委員會開會時，我的『告工人書』被熱烈地通過了（全場一致）。關於印刷方法之討論，待下星期二會議。原稿，勒魯別拿去一份譯成法文，豐禮那拿去一份譯成意文。（目前有個週刊，名『蜂房』，是工會派博志編輯的。）我自己則負責譯成德文。

非常困難把我們的觀點寫成爲工人運動現階段所能接受的形式。幾星期後，這些人又要向布來特和司卜登步開會議爭選舉權的事情。還須過相當時間，這一復醒的運動才能容許同舊時那樣大膽地說話。此時必須『本質是大胆的，而態度是溫和的』。那文件一經印出來，你就可得一份。（下略）

## 徵求各地通訊

關於各地人民生活情形及社會、政治、經濟狀態，本誌亟盼各地讀者忠實報告與確實暴露。來稿請寄南京路六六號本社編輯部。

收件人

# 文 誼 金 筆

久寫不壞



永遠保用

上海文誼金筆廠出品

廠址泰康路四八十一號 電話六八〇一



# 論古典主義戲劇

【上】

冰夷編譯

在歐洲其他各國，巴洛哥時代沒有在戲劇領域裏創造出像在英吉利和西班牙那樣高級的藝術品。德意志在經濟上很是落後，差不多徹頭徹尾是一個封建主義的國家，而且給歷年的宗教戰爭鬧得破產了，所以巴洛哥時代雖然在德意志佔據着一段很長的時期，所得到的表現却不過是葛里菲斯和羅恩斯坦因等沒有多久就絕望地老朽的戲劇。與此相反，在經濟上比較進步的意大利，尤其是法蘭西，正當在資本主義發展的絕對主義階段，巴洛哥時代的要素在這兩個國家的表演（非文字的）藝術——歌劇（Opera）和舞劇（ballet）——方面得到了燦爛的表現，在文字藝術的領域裏，則出現了一種反映這形成資本主義社會新階段的新形式——古典主義（classicism）戲劇。

## 一 古典主義戲劇的理論基礎——布亞洛

跨張而不安定的巴洛哥藝術是自相矛盾的，是建立在理性與非理性、古代的壯麗性與基督教的神秘性等等的經常的衝突之上的，與此相對立的古典主義藝術是整然有序的修辭形式的主義，結構合理而諧和，貫透着拘謹的理性和合於邏輯的明朗性。古典主義的理性主義美學需要形成一種戲劇：結構要明顯而合理，不斷發展的劇情之各部份要顯露得清楚而經濟，這在那受到特殊解釋的古代悲劇的詩學中找尋而得到了自己的支柱。

亞里斯多德的『詩學』（Poetics）第一次從希臘原文翻出的譯本在一四九八年出現，該書是要求時間的一致的（『太陽環繞一週』，即一晝夜），但是後來却立刻進一步推動至於形成了地點、時間和劇情三者的一致。在這種情形之下，『劇情的一致不是作為戲劇性的趣味的一致來理解的，而是把情節（fabula）收縮到一個基本的境遇（situation）的範圍，收縮成一個主導的局勢，這裏面無論什麼插話和恣意的穿插都不容許多出來，因為這會妨礙舞台表現的明朗性；時間和地點的一致已經 implicit（含蓄地）包括在那指明要限制和淘汰情節要素的基本傾向之中；在那單獨的一種境遇相互作用之下，最少的時間和不變的地點可以保證這一個境遇之緊密的發展，不

讓別的插曲和偶然的成分摻雜進來。（克爾哲夫斯基：『高乃依與拉辛的戲劇』，一九三三年）。

新的戲劇藝術的另外一個特點是使緊張的情勢均勻地循序漸進的分幕。在這一方面，劇情行動中的各幕的作用是各不相同的。有人建議把理論的分幕計劃作成這樣：第一幕是 expositio（展露），第二幕是糾紛，第三幕好像是結局，第四幕是新的糾紛，第五幕是最後的結局。有人把這一個計劃變化成這樣：第一幕是 prothesis（引子），第二幕是 epithasis（糾結），第五幕是 catastrophe（結局），第二幕和第四幕是劇情的發展。

意大利產生的新的戲劇形式在法蘭西達到了戲劇藝術的全部完成。這裏也有了自己的理論家。一五七二年時，琪恩·德·拉·泰爾發表了一篇以『悲劇藝術』為題的論文。他要求悲劇要完全以貴族出身的人物登場，要使劇情的發展不帶一點點多餘而累贅、粗鹵而突兀的成分（譬如自殺或者暗殺）。他規定了古典主義的一致律：『應該永遠把故事或者題材，』拉·泰爾寫道：『理解做在同一天，同一個時候和同一個地點完成的事。』

過了一百年，在一六七四年，出現了布亞洛（N. Poileau, 1636—1711）的教育詩『詩的藝術』（L'art poétique），這是做著羅馬荷拉斯（Q. Horatius）的『詩的藝術』（Ars Poetica）的題目和根據亞里斯多德的『詩學』所作的。布亞洛的『詩的藝術』確立了法蘭西古典主義的嚴格的規律，這是法蘭西古典主義的最合式和完全的理論。

布亞洛把悲劇規定成這樣的作品：它應該含有一種在主人公每一句話中表現出來的情感，而且這種情感和衝突的本質應該表現得很清楚，要在一出現的時候立刻使觀衆感覺到。三一律中的第一個一致——劇情的一致——在這裏代到了表現。第二個一致是時間：劇情應該在它發展的過程中佔有一晝夜的時間。第三個一致是發生劇情的地點的一致。布亞洛闡明，糾紛的增殖是什麼意思，糾紛應該怎樣在結局中完成，才能使結局成為猶如揭穿秘密似地意外。劇中人物的性格應該始終一致，應該脫離作者對於他們每一個人物

的看法而獨立地具有真實性，在相反的情形中，他們都將不過是重復作者而已。每一個人物應該講適合他的情感的語言，因為表現各種情感的語言是天生有的。憤怒可以由極度悲壯的話來表現，悲哀相當於質樸而和順的話等等。劇作家應該給每一個人物留下性格和表情，他應該和人物一同體驗。

在喜劇方面，布亞洛是取那以勻稱見長的梅南德的典範而捨棄窮兇極惡的亞里斯多芬的。喜劇作家應該知道情感的性質和善於觀察人心，以便真實地描寫他們的性格。在描寫喜劇性的情勢的時候，應該顧到全能的時間，——各種年齡的人有着他們各人特殊熱心的所在和表現它的方法。老人說話不同於少年。喜劇的典型是到處可以窺見的，祇要注意「城市和王宮」就是。喜劇中不應該有高度的情感和這種情感的表現——就是眼淚、極大的苦難等等，然而另一方面，喜劇永遠應該是高貴而沒有卑俗的成份。

布亞洛的「詩的藝術」規定不要把悲劇性和喜劇性的成份混合在一個作品之中，因為這是要破壞劇情的一致的。他認為古代的文學是理想的詩的形式，他同時把古代文學的傳統和「研究宮廷與認識城市」以及合理地集中題材等等的見解結合在一起。

布亞洛和他的先驅者們的「古典主義」常常被布爾喬亞戲劇的理論家們判定為「偽」的，因此當時全部的戲劇產品都被判定為「偽古典主義」的戲劇。這樣的態度當然根本是「偽」的，因為在當時那種環境裏，十七世紀——十八世紀的古典主義是完全合於法則的。

## 二 古典主義戲劇的內容與形式

### A 古典主義戲劇的社會基礎

古典主義戲劇之社會學的前提，正如整個古典主義藝術一樣，是產生於絕對主義時代政治社會制度的特質之中的。反映於文藝復興時代戰鬥性文學中的第三階級的出現，乃是在經濟上比較進步的各國改造封建主義階級制度國家的結果。十六世紀開始的貴族的布爾喬亞化的過程，經濟力量最強大的貴族之資本主義化的過程，到十七世紀時，使經濟力量最強大的貴族掙脫了自己的封建主義的範圍，化成為資產階級。然而這些布爾喬亞化的貴族在經濟上和文化上還是個很強大的集團，充滿着階級的自覺，攝取着文藝復興時代布爾喬亞文化的形式和加以適當的修改。迎合這貴族布爾喬亞化的過程的是舊時「第三階級」分化的過程。「第三階級」的上層——有產貴族和官

僚貴族 (noblesse de robe, noblesse de chambre) ——墮到貴族的強烈的影響之下。這樣就完成了獨特的布爾喬亞文化之貴族化的過程。「地主貴族和布爾喬亞 (大布爾喬亞) 同樣是國家所需要的。這兩個階級在無限制的君主的身上找到了他們的合成力。」(佛里采語)。

資本主義的發展，在這一階級上，是需要絕對地集中行政權，需要嚴格地規定生產和貿易，需要一切部門的經濟建設。「髻髻有一種「理性」位在中央，它從中央指引全部生活去依從它所制定的規律。」這是理性的崇拜，這是想整理和規定藝術的創作，想制立穩固的「高尚趣味」的規律的傾向，這一切也就是確定古典主義時代的全部文學產品的。

### B 古典主義戲劇的形式

古典主義詩人似乎是在解決那外來的任務，他們把自己創作中的情感成分和非理性成分(「情感」和「想像」)從屬於理性。因為在理性主義 (rationalism) 美學看來，美是和理性一致的：詩人在混亂的片斷現象中揭露出那諧和的、有條理的、清楚的宇宙，而這宇宙也就是一致的，大家都認為是必需如此的、美的東西。「古典主義所以是某一種形式的寫實主義，但不適是批判的和理性主義的寫實主義。」(佛里采語)。這種理性主義也很明顯地表現於這一點：古典主義選作它描寫的對象的是一般的人，而不是一定時代的人，是批判地分析自己的體驗的人，而不是受到情感的壓迫的人。在統治階級的意識中，這「一般的人」變成爲 honnête homme (社會的人)，他全部精神都向着這一個社會，他爲這一個社會服務，他表現這一個社會，他是它的標準和它的射影；因為社會的上層階級——貴族、廷臣、凡爾賽宮，——是真正、完全和顯露的個性之實現的理想，是一種模範和法則，它決定着每一個希望成爲那有組織世界的社會生活的參加者及其一環的人的生活形式。

這樣就建立了古典主義悲劇的一切特點。由於這種緣故，所以古典主義悲劇中缺乏歷史性，雖然其中對於古代的構思和舞台裝置有着傳統的傾向(和文藝復興時代戲劇的復古運動同一個時候的這種傾向，——無論如何，對於法蘭西的統治階級，——是受着中世紀「永恒的羅馬」的傳說的影響：法蘭西政府當局自以爲在某種程度上是羅馬帝國的承繼者)。由於這種緣故，所以劇中人物的性格描寫中缺乏個性化，而且棄棄俗生活的材料，把主人

公變成某種(通常是社會的)美德的擬人化，例如國民思想，盡忠觀念等等的擬人化。由於這種緣故，所以劇本的全部機械經濟而明顯：劇中人物的數量受着限制，人物的分配是由一定的和清晰的戲劇性的作用所決定；廣泛應用糾紛，把糾紛當作規定和預決劇情發展的基礎；採用『心腹』，『報信者』等的人物。前者是省掉插曲式的新人物之參加而幫助推進劇情的，後者是避免那可能會擾亂與破壞古典主義的莊嚴節奏之明晰性的羣衆場面的；利用數目有限和恆久不變的類似的動因(夢，神諭[oraculum]等等)來延緩或者展開劇情；把均勻諧和(symmetria)奉為許多人物和境遇中結構(composition)、對偶(parallelism)和對比(contrast)等的基本原理，以之來加強鬥爭中的雙方面的——情慾的或者是利害關係的——聯繫。最後，由於這種關係，所以要嚴格選擇文體，要和自由的文體結構進行鬥爭，要和同義異字之無謂的重複(tautologos)、辭藻的堆砌、含糊的隱喻(metaphora)等等進行鬥爭，要避免各種社會的方言，限制那在悲劇中所容許採用而却受着韻律和檢查官的束縛的辭彙；還有是整齊而平穩的亞歷山大式詩體。

### C 古典主義戲劇的階級本質

現代文學研究中最有趣的問題之一乃是古典主義戲劇的階級本質問題。從第一批投下了『偽古典主義』(pseudo-classicism)這一個尖刻的名字而擁護『布爾喬亞戲劇』的人們起就開始流傳下來的舊傳統，是喜歡在那把主人公和文字經過社會淘汰的古典主義悲劇中看見宮廷貴族心理之典型的描寫。實際上，雖然古典主義悲劇在它存在的某一個時期中也會經從新興資產階級方面受到過這樣的了解，但是在它建立和興盛的時期所描寫的仍舊是上面說過的早期發展階段上的資產階級(貴族化的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的心理狀態。

『在這種意義上，』佛里采說得很公允，『古典主義也可以稱為布爾喬亞的藝術，何況理知的崇拜和以此為基礎的理性主義也都是生長中的布爾喬亞世界觀的反映。而且古典主義作家，它的理論家和實踐家，都是官僚布爾喬亞和法界與財界的官僚出身，所以這是更其對了。但是因為文化生活的中心是絕對主義的專制君主及其由地主貴族組成的宮廷，因為絕對主義的國家把包括藝術在內的各方面的文化都從屬於自己，而且給以相當慷慨的支持，從國王的官庫中撥款給詩人和藝術家，——所以理性主義的形式是掩有宮廷貴族的內容的。』

古典主義戲劇的階級本質在喜劇中暴露的更為明顯。喜劇一開始出現就是在意識上帶着保衛布爾喬亞的利益與理想而為『小市民』的階級自覺而鬥爭的。最偉大的古典主義喜劇巨匠莫里哀(Molière)，他脫離巴洛哥的樣子(神話劇、舞劇[ballet]和田園劇[pastoralis])，脫離那在社會意義上頗為麻木的滑稽戲(commedia dell'arte(假面喜劇)，而創造一種『性格的喜劇』。他這種喜劇是具有尖刻的社會意識和對抗貴族及僧侶的(『唐璜』[Don Juan]與『塔邱夫』[一譯『偽君子』Tartuffe])，是教訓那還沒有階級自覺的『小市民層』的『暴發戶』[Le Bourgeois Gentilhomme]、『喬治·唐登』[George Dandin]、『裝腔作勢的女子』等等。)——這是相應於本階級的心理意識形態而且也是供其他各國小市民喜劇做模範的一種喜劇樣式。

古典主義喜劇的階級本質之確立是直接承繼那使古典主義喜劇與中世紀戲劇的布爾喬亞樣式(見前)相結合的關係的，而且是和後來的布爾喬亞喜劇(龐馬舍[Beaumarchais]，謝里敦[P. Sheridan])一脈相通的。沒有什麼顯著變動地過了一世紀，在法蘭西大革命的門檻上，莫里哀的斯迦那萊爾變成龐馬舍的非迦洛。後者已經向全貴族階級轉取堅決的攻勢了。古典主義戲劇的歷史的命運，為那創造這一種戲劇形式的階級，在該階級建立形式的各個階段上，展開了廣泛運用這種戲劇形式的可能性。

## 三 古典主義戲劇在法蘭西的建立

### A 絕對主義在法蘭西的勝利

法蘭西古典主義戲劇的藝術與思想的意義是受法蘭西社會關係的特殊發展所決定的。和意大利相反，地主貴族和布爾喬亞的鬥爭在法蘭西達到了絕對主義的勝利。路易十三(Louis XIII 1610—1643)就已經向封建主義施行過堅決的打擊，他收平了叛亂的貴族。在他那一個朝代，獨立強大的封建主轉變成法蘭西國王的廷臣的過程就已經開始。路易十四(Louis XIV 1643—1715)順利地完成了他先王的事業。封建主們離開自己祖傳的城堡，

● 一種六綴音短長格(Jamb)的詩格，在法蘭西者為十二綴音。

● 莫里哀喜劇『唐璜』中的主人公，唐璜的僕人(詳後)。

● 龐馬舍喜劇三部曲(『塞維里亞的理髮匠』，『非迦洛的婚姻』，『罪過的母親』)中的主人公，也是僕人。

他們情願捨棄凡爾賽宮而犧牲自己的獨立去換取國王所賞予的恩賜和俸金。使地主貴族成爲順服的宮廷貴族之後，路易十四又使另外一個強大的階級——僧侶階級——變成自己的忠心的工具。在和羅馬教皇英諾森十一世 (Innocent XI) 鬥爭之中，他使法蘭西教會脫離羅馬而獨立。他壓服了新教徒 (huguenot)，以加特力教會的長子的資格，同時擔當法蘭西僧侶階級的保護者和領導者兩種地位，正像他以國內第一名地主貴族的資格來制立對於地主貴族的關係一樣。

所以這兩個上層階級的特權仍舊是保留着的，不過他們是受國王的恩賜，而不是由於出身門第或者羅馬教皇宮廷的關係了。除此以外，而且國王也得能保護布爾喬亞了，因爲布爾喬亞的商業正需要一個由強有力的絕對專制政權所支配的軍事強國的保護。這一個朝代的時間大部份爲勝利的戰爭所佔據，這歷次勝利的戰爭促進了王政的威信和光華等的增強，有利的社會環境幫助王政高坐在上地統馭着各階級。

十七世下半葉，有時候普通稱爲路易十四時代。一直到彼得堡宮廷和德意志各小國宮廷爲止的一切宮廷都摹倣效尤的那種獨特的宮廷文化的概念，總是和這一個君主的名字相聯繫在一起的。在這一種文化裏，狂妄地結合着文藝復興的傳統，復古的傾向，理性主義，還有擁圍在國王個人四周的崇敬之意的表示。支配着凡爾賽宮 (Versailles) 的禮儀並不是幾世紀中形成的傳統制度。這是經過仔細研究而制立的生活制度，參加這種創造工作的有藝術、科學、文學和戲劇。這種生活制度爲衆人制立了當時各方面的生活所必需的形式：思想和情感的表现方法。國王是這一個世界的中心，他非但是領導者，而且也是最完美的模範，是周圍一切所努力趨向的藝術形式。

愛特納有一段描寫這種文化的象徵的凡爾賽王宮。

「國王在乾燥無水的沙地上爲自己建築王城，他髣髴想顯示，甚至於倔強的大自然也要在他大王的脾氣面前低首。前面，在王城入口的地方，有一座巨大的國王的雕像；再過去，是寬闊的庭院；最後，是這王城西部的巨大的正面，這也就是凡爾賽宮。每一塊石頭都說，這裏住着國王。王宮裏那些高做華麗的大廳中，雷勃龍 (M-Lebrun) 畫的那些充滿着人像的五顏六色的天花板，誇大傲慢地描寫着一切偉大的武功，彪揚國王的榮譽，使他成爲最強大有力的君王。奧林比亞完全倒在他的脚下。神話成爲國王威力和智慧之雄辯的隱喻。德意志、荷蘭、西班牙、甚至於羅馬，都向他低頭。

但是沒有象徵法蘭西的地方，因爲法蘭西就是國王自己。有一個寬大的花園鄰接到這王城旁邊。這是雷諾德的傑作。國王從宮中的窗裏望出去，只看見自己。花園遠得像地平線，它把附近一切外界的東西都推到視野之外去。鋪着黃沙的又長又直的小徑，修整得整整齊齊的高牆似的樹葉，方形的草地毯，假山石、山洞、噴水池、無數的雕像，這又不過是寓意頌揚國王及其喜愛與放任的性情而已，這一切步步想表示出，甚至於那沒有思慮和倔強艱難的大自然也要服從秩序和規律，自願屈從國王的法律。但是在這一切光輝燦爛的景象中透露出一種人工偽造和內部空虛的氣息。這一個龐大的王宮建築，初看非常驚人，後來却就覺得好像赤裸裸的非常乏味。這種風格祇有誇大，各部份一點也沒有深刻的意味，因爲這裏祇有誇大而冷漠的傲慢，驕橫的權勢。這種權勢在自己頭上套了長長的假髮，好使他的長髮像朱庇特 (Jupiter)，而且它在這種虛偽的偉大之中強制一切心的活動來服從那奄奄無生氣的單調的禮儀。」

還有，在路易十三朝 (1638年) 設立的有名的法蘭西學院在那一個時代所具有的意義也不下於凡爾賽王宮。

法蘭西學院的任務是在於制定法律和監督法律的執行。它確立精神行動的表现形式，它給每一個字以存在的權利，或者相反，從詩文中把它驅逐出去。

當時的深奧的理論家布亞洛，在他的「詩的藝術」一書中，是當時的主導情緒的忠實的表现者。雖然他的詩的藝術是頌讚靈感和謳歌「出類拔萃的天才」等等的，——但是實際上這藝術是規律的集合，而且確立在詩歌創作領域裏的規律之詳盡達到了極點。布亞洛沒有一種詩的原素不加以注意：樣式、韻律、節奏、文字、單字、風格，——一切都經過斟酌和考慮，一切都有一定的部位，一切都受着規則和律法的約束。詩人的靈感在這裏得到了循規蹈矩的形式和服從法蘭西學院的指示。然而這些規律同時却沒有一點點強制的成分。這「詩的科學」是以輕快自由的詩寫成的，到處圍住着詩人的鏈子

① (1619—1690) 法蘭西肖像畫家。

② (Olympos) 本是希臘的一座小山，古希臘人傳說，雲霧迷漫的山巔上居住着

衆神。

③ 羅馬神話中的天帝，等於希臘神話中的宙斯 (Zeus)。

自由而美麗地貼在他身上，看起來，好像我們面前是一個自由和必需、靈感 and 法律等完全符合一致的罕見的模範。這是變形成為藝術理論的凡爾賽花園。這是一種禮儀，是一種不大拘束的形式，任何人也感不到抑壓，因為這是最技巧的匠人所創制的，他們敏感地捉住了他們為之寫作的那一個階級的 정신形態，給他們一種藝術的形式。布亞洛不自覺地確定了他的理論的階級性；宮廷和城市，地主貴族和上層布爾喬亞——這就是給一般的藝術和特殊的戲劇以格調的那些階層。伏士拉對於法蘭西學院時代的文風說得更精確：『這是宮廷中的優秀份子的表現方法，是和當時優秀作家們的寫作方法相一致的。』藝術家在自己的創作中永遠沒有獨立，他們和自己的階級一同創作。這種概念從來沒有表現得像這一個時代這樣的明顯。

### B 法蘭西古典主義戲劇的根源

我們已經看見，神秘劇發源於宗教的禮拜儀式，是封建神權制度之意識上的防衛線，後來受着力量強大起來的城市階級的趣味的影響，漸漸變形，非但適應教會的目的，而且也適應地主貴族、布爾喬亞以至於那要求自己地位的『人民』等的趣味。

所以，在緊接着的後來的戲劇史中，神秘劇仍沒有喪失它的影響。中世紀戲劇的原則成為宮廷戲劇所據以建立的原則之敵對的力量，它阻止宮廷戲劇參做貴族階級的趣味和要求的純藝術的表現。

中世紀戲劇傳統之侵入宮廷戲劇，可說是以民主主義潮流和布爾喬亞影響的結果的性質在古典主義時代出現的。布爾喬亞在這一時代是比封建地主的制度更高級的社會關係形式的担当者，是未來的思想的傳佈者。此外，戲劇中還可以指出另外一種非常鮮明的階級敵對的反映。我們已經看到，中世紀時代，城市市民破壞了神秘劇表演之崇高虔敬的氣氛。他們在這裏加進了活的生活，把魔鬼變成喜劇人物，造成趣劇的發展和確立學院派古典主義戲劇所不能容忍的悲劇性和喜劇性、崇高性和粗俗性的混合。學院派戲劇對於這些原素分別得很嚴格，指定悲劇描寫高級社會，喜劇描寫小市民。甚至於中世紀戲劇的設備反是相應於民主主義的原則的，當宮廷戲劇及其不經濟的圓形劇場（amphitheatre）不得不迎合時代的精神，當布爾喬亞和傾向於他們的『民衆』要求擴大劇場容量的時候，也祇好回復中世紀戲劇的幾種原則（包圍 [Loge]）了。

在它那純粹的形式中，在它那最完美的表現中，就是說，在路易十四時代所具有的那種形式中，古典主義戲劇是嚴格地分別階級的這一個時代的產兒。征服了所有的階級之後，國王成為『第一名貴族』。上層階級愈在經濟和政治方面向布爾喬亞讓步，貴族愈保護自己的神聖不可侵犯的階級性和避免與小市民階級相混淆。貴族愈在自己領導階級的地位中喪失實際的意義，他們愈保護自己的特權以及他們外表生活、服裝、風習等方面的特點。法蘭西貴族階級比較空閒，他們不從事管理自己田地的實際工作而却在金碧輝煌的宮廷中享樂。他們以過去的回憶，或者高雅的體味，熱情和細膩的感覺的遊戲來填滿這一個空閒。

戲劇當然也要在當時社會的精神生活中佔據一席重要的地位，不過直到高乃依的『西德』(Le Cid) 出現，古典主義戲劇才能說是獲得了完美的形式。我們先來看看古典主義戲劇建立之前的發展情形。

### C 早期的法蘭西古典主義戲劇

法蘭西古典主義悲劇的早期的試驗出現於十六世紀中葉。以『星集』(Pléiade)之稱聞名的那一派青年劇作家和理論家，在法蘭西土壤上以古代的悲劇和喜劇的形式來種植民族的藝術。他們建立的悲劇是這樣的作品：其中有『合唱、夢、幽靈、神、道德的格言、冗長的對白 (repétition)、簡短的對答、罕見的歷史事蹟或者悲壯的故事、不幸的結局、高級的風格、韻文詩、不超過一天的時間。』這裏我們還可以看到合唱這種隔世遺傳，不過在後來的發展中，這很快就消失了。同時在時間的一致之外，再加上了其他兩種一致。早期法蘭西古典主義悲劇的傑作的作者是喬德爾 (Elienne Jodelle 1532-1573)，葛萊文，迦爾尼葉 (Robert Garnier 1534-1590)，迦爾第·德·維奧，法朗希，康特，梅萊 (Jean Mairet 1604-1686)，蒙克萊蒂恩 (Antoine de Montchrestien 1575-1621) 等等。喬德爾，郎薩爾 (P. de Ronsard) 說得好，是『第一個使希臘悲劇發出法蘭西的聲音的人』。他是以後的『被囚的克麗奧佩特拉』(Cleopatre) 開始的。葛萊文是反對和神秘劇的劇目妥協的。

● (1524-1555) 法蘭西詩人。

● 一五五二年演出於法王亨利二世宮中。

# 小甲長的舊夢

謝少翁

深夜，『七支半』電燈光下面，他眯着疲倦的眼，低着笨沉的頭，在寫『國民身位證』的申請書。

趙根生，二十九歲的青年，以前當了三年多甲長，現在仍舊是甲長，所不同的，以前是『大日本海軍保甲』的甲長，現在是上海市政府治下的甲長。他是『趙榮康』烟紙店的店主，店中並沒有伙計，媽，他，妻子，三個人輪流管買賣，又共同小心地扶養一個三歲的獨子。

『喂！好睡覺啦！』妻子的聲音沙啞而沉濁。

『白天總沒有空，後天要交上去的！』他悶着頭不耐煩地回答。

『這是什麼東西？要寫那麼多字？』

『國民身位證的申請書。噯！真的，我們的派司照片還有嗎？』他擱起筆抬頭望着妻子。

『那麼這是新的市民證嗎？』

『我問你派司照還有嗎？』顯得很討厭她的樣子。『噯！你不是把所有的派司和派司照片都燒了嗎？』

說什麼以後不會再要這些勞什子了，現在，又是老調來了！……她以前一直為丈夫的過份辛勞而抱怨那見鬼的『海軍保甲』，現在看見他又在為『保甲』忙得沒有好睡，肚子裏的牢騷又爬出口來了。

丈夫深深地打一個萬分倦怠的呵欠，看着妻子在黝黃色燈光之下的表情，聽着她那終年不斷的怨聲，心裏的煩惱更厲害了，他把筆一擡：『睡覺去！』

每逢這樣的情境，她馬上沉默了。今晚不例外，她轉身往後房走，不發一言。青年甲長於是再支持着笨沉的頭，眯着倦欲睡的眼，繼續照着戶口冊子填寫申請書，直到最後一分精力消盡，雙眼看不見寫字，手指握不穩筆桿的時候，才搖搖幌幌地走進後房。

三年前，他才二十六歲，店裏什麼事都由媽作主，鄰居都稱呼他『小開』，叫他媽『老閻娘』，他剛新婚，什麼都稱心如意，就少了年長的經驗豐富的爸爸，他在好幾年前死了，留下這小片店，讓孤兒寡孀撐持着。

就在他新婚不久後一個陰霾的春天，同路轉角上的茶館老闆流裏流氣地搖擺着走進店堂：『哈哈！老闆娘，吃過飯啦？』黑黃色的胖臉上露出不自然的好笑。

『噯！老闆，今天什麼風吹來的？有什麼貴幹？』她知道茶館老闆何永福沒有事情從不訪問人家的，內心起了一陣空漠的驚懼，表面上鎮靜地笑呵呵地應付着。

『我無事不登三寶殿。』把手裏捲着的紙卷一幌，衣袖一揮：『現在有一件小事情相商相商。』

『又是搗錢了。』她心裏在猜測，嘴裏却流利地脫口而出：『什麼話什麼話！有什麼儘管吩咐好了！』

『不敢不敢！哦……現在要辦保甲，調查戶口，那邊……區裏叫我做保長，呵呵！其實我是個草包……』

『那裏那裏！你老闆又會說話又會幹正經。』辨明來意她心裏一鬆。

『你老闆娘說得好，呵呵，我想請你們小開當一位甲長，賣我一點小面子，我想老闆娘肯答應的吧？』

……  
一個說她兒子年齡小，不配當甲長，不會幹正經，心裏實在不放心叫心愛的獨生子和流氓們來往，始終推諉不肯接受甲長的名義。一個說有什麼天大的事『都有我在這裏』，什麼事在這小地方（周圍一帶）他都能解決，言辭裏有些『你非答應不可』的樣子，兩個人你一

句我一句，『客客氣氣』地爭得臉紅耳赤，弄得不歡而散，雙方都還勉作笑臉地說：『再講吧！費心費心！』一天以後，有三個陌生人跑來，先抬頭看看門牌號碼。其中一個瘦長子先發問：『老闆娘你姓趙的嗎？』一聽語氣不好，根生媽立刻堆滿了笑容回答：『是的先生！請問有什麼貴幹？』

『小事情，區長想請你去一次，談談！談談！現在我們這裏要辦保甲，查戶口，保長推薦你們小開當甲長，其實沒有什麼關係的，你不肯，去見見區長解釋解釋，好讓區長作個主，或者是怎麼樣的說法……』態度是溫和的，但有些不耐煩。

『我們小開年紀太輕，才二十六，我說沒有資格當甲長的，請你回報區長先生一聲吧，另外請一位能幹的甲長好了。……』

『你自己對區長說吧！走吧走吧！沒有關係的！呵呵。』一面不耐煩地催促，一面還陪着乾笑。

……  
最後，四輛黃色包車一齊到區公所門口，她付過車錢，跟着他們走進區長室，裏面坐着一位紅臉光頭約摸五十開外的區長。

『這位是王區長！』

『噯！王區長先生，我說，我的兒子年紀太輕，店裏很忙，沒有功夫也不夠資格當甲長的！……』

『怎麼一回事？』王區長還沒有弄明白她是誰。

『就是十六保那個不肯當甲長的。』那個瘦長子在解釋。

『唔！我對你說！』區長整一整臉色：『你兒子幾

歲？」

「才二十六歲。」

「讀幾年書？」

「初中一年級讀完，以後因為……」

「那很好！有資格當甲長的！你回去再想想吧！」

他把手一揮，命令她出去，又跟旁人說話了。

剛走出區長室，那瘦長子就一把拉住她：「你這裏去坐一會兒，我們再談談！」語氣與動作十分粗野無禮。她有些顫抖，但仍舊不作一聲地被拖進邊廂房，驚慌地不自主地坐下，以胆快的視線窺對方的用意，心志忒得很厲害。

「你真不識相！叫你的兒子當甲長，是看得起你的！」他故意將背一轉，頭一抬，雙手向西裝褲袋裏一插，露出屁股上掛着的手鎗。她的神經更緊張了。

「現在你再想一想！當不當甲長？答應了，到區長那裏去道歉一聲，不答應！嚇！你明天就不要住在那裏！他做一個可怕的手勢，雙眼發出兇光，盯住她。她的嘴唇嚇得發白了，但還沒有失去理智，試着最後的辦法，從手帕裏取出幾張鈔票，強裝着慘笑：「先生，請你去區長那裏說說好話，這點小意思……」

「你眼睛都瞎了！」他重重地拍她的手，鈔票飛落在地上，他立刻走出去，頓手把門用勁地拉上，下了鎖。

「先生！」她哭着求饒：「先生！先生！……」她不知道將有什麼災禍來了，但下意識仍舊指示她拾起地上的鈔票。一會兒門又開了。

「怎麼樣？答應不答應！」他扮着鐵青的臉。

「我答應了，先生，請你放我回家吧！」

「不行！先到區長那裏去！」

她如久縛的犯人一旦被釋放了一樣，胆怯地蹣跚着再去見區長，心不在焉地頻頻點頭，不斷說着一句單調的話：「噢！噢！……」藉以應付賢明區長的訓話。

就這樣，她的二十六歲的獨生子，當了甲長；不久就拿到一張「委任狀」，一張「身份證」，一塊布臂章

，這些東西就是甲長的「武裝」。

趙根生本來是一個平凡的小店主。中等身材，貧血的白中帶黃的皮膚；扁平的臉上，嵌着一對凸出的眼珠，一個扁鼻子，一張露出大門牙的嘴巴，對買主總是笑嘻嘻的。他很熟悉自己的世界——小店，對於此外的真實世界却非常生疏，當了甲長，驕然地覺得自己不平凡了，胆子大起來了。他開始不滿意母親一貫把他當作年幼無知的孩子看待，他事後覺得她拒絕何永福的要求是愚蠢的。他把那張蓋有一大日本海軍上海陸戰隊一大紅印的甲長身份證不分晝夜隨身帶着，那塊臂章用別針別在口袋裏，怕遺失了給別人冒名，他把「委任狀」用鏡框配着掛在店堂裏面，並且化了一筆小錢漆成一塊「海軍保甲第四區第十六保第五甲甲長辦公處」的鉛皮牌子，用釘子釘在門口。於是，二十六歲剛結婚過的趙根生甲長，充分地自信他已經成年而且有些不平凡了。他媽的咕嚕，日盆成爲不可忍受的了，甲長先生偶然也發發脾氣，起初用以對付弱妻，以後用來對抗母親的老架子。

他第一次參加盛大的保甲長大會，在一個初春的星期日。踏着急促的步伐走進公立小學，摸出圖章在簽到簿上蓋了印，找到熟悉的本保甲長羣那裏坐下，保長在會場的一角和別的保甲長們交談，個個衣冠端整。這時，趙根生才懊悔沒有換一套新衣服來，很不自然地坐着，前後左右地轉動他的頭頸，有時也仰頭看看大禮堂天花板上上的藝術花紋，或者呆呆地一字一字地低聲唸唸「大會程序」，其中有一節是「指導官訓話」，很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九點三刻了，超過規定開會時間四十五分，還不見日本大亨到來，人們在拿「中國人不守時刻」爲談話資料，到會的人開始不耐煩地亂走且高聲地交談，像他們進了茶館一樣。區長穿着藍袍黑馬褂，從堂外踱到堂內，看看堂裏的情形，又皺着濃眉踱出去。

十點剛過了三四分鐘，只聽見一聲「來啦！」保甲長的頭一齊轉向後面的入口，等了一會兒，四個日本海軍保護着一個軍官和一個穿西裝的矮子擁進會場，後面跟着兩個中國人，一男一女，以日語低低地談笑。區長登台揚手，叫保甲長全體立起來，他拍手，可恥地媚笑，一會兒又以怒目注視保甲長們，於是主席台下面也拍手了。

會議一開始就是「長官訓話」，那個五十開外臉蛋紅紅的善有仁丹鬍子的日本軍官，以沙啞的聲音與目空一切的姿態說了沒有幾句話，他說他「是一個粗人」，希望到會的全體保甲長能夠幫助維持上海日本海軍警備區的治安，有什麼困難，有日本海軍作後盾，對於「恐怖份子」，應該「以全力撲滅他們」，有功的一定有賞。那個女翻譯員把「恐怖份子」譯成「恐怕的人」，趙根生的旁邊有一個穿西裝的保甲長在嗤笑她：「哼！把恐怖份子說成恐怕的人了，還像煞有介事呢！」

其次就是「指導官訓話」，趙根生知道他是鼎鼎有名的久保寺，一臉橫肉，留着典型的東洋鬍子，胖胖的個子，「訓話」就像罵人一樣，聲音高而辭句快，男翻譯員却把他的話以小丑的姿態譯給保甲長聽，有些保甲長就說：「這個人真噁。」久保寺「訓話」，長而且「精彩」，不愧爲一個指導官的本色。他從中日兩國兄弟相處一直談到八一三事變及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及當時日軍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赫赫戰果，誇耀日本海軍的無敵英姿。「以日本海軍爲你們的後盾，我相信你們一定能把保甲工作開展起來，最後且完成你們的使命！」這幾句驚語結束了三十幾分鐘的「訓話」。

再次，就是這個男翻譯——主任「訓話」，簡短而無意義，只引起幾陣低級的哄笑。

最後，才輪到胸前別一張紅緞條的主席——區長，他除了恭維以外，沒有什麼話。當他剛開始「這個這個……」打起藍青調子的時候，那個紅臉「長官」走了，台下引起一陣溫和的騷聲，淹沒了區長的藍青官話。他氣紅了臉，眼睛更睜得兇些，但並沒有把聲音壓下去。

惱羞成怒，把脚一蹬：『你們在那裏嘩嘩些什麼！一點規矩也不懂！』全場頓時平靜，只有幾個人發出低低的嗤笑。但大家不耐煩再坐下去了，區長只得在騷聲之中匆匆結束他的『這個』。

散會時，那個『主任』發下來一批『調查戶口須知』，於是引起了無數的問題，問得太多，答得太簡，使人頭痛的事，就是二房東不肯保三房客，並非因為三房客有什麼政治背景，却因為他不肯順順地遵令繳納任意增加的房租，說來說去，一致反對二房東這種毒辣手段，各甲長一律負責注意這件事，這好像是保甲長大會所給予民衆唯一的安慰，雖然，人人很明白：從此真正的做亡國奴了。

走出公立小學校，趙根生的心頭壓着一塊大石頭，腦袋裏突然充滿了莫名的哀感與空虛，手裏攥着的那本『調查戶口須知』，像一枝寬杖，不知如何去運用它。這時他才懂得母親的真心，才發覺自己的年幼無知。

翌日，戶口調查表發下來了，雪白的道林紙，每家填寫一式三張，表上還有鄰居二戶『連坐切結』及本戶戶長的參加海軍保甲『志願書』，趙根生忙着去華中烟草組合申請領取『配給卡』，又不得不滿夜趕着編戶，寫總表，每戶代寫一張調查表，然後再發給各戶去。

街頭許多臨時刻字攤驟然出現，生意空前地興隆，木頭圖章是保甲方面關於『連坐切結』『志願書』以及將來領取『良民證』的必需品，它變成開門八件事的第一件事。無數平民從來沒有用圖章的機會，家裏沒有圖章，出生以後從未想起要刻一個圖章，但是，日本人來了之後，你要『參加保甲』，要住下去，非得有一個圖章不行。所以，街頭臨時刻字攤的主顧，都是胼手胝足的平民。

『調查戶口須知』上面明明印着『無印章者以指紋代替亦可』，但是，當趙根生將表格全部交上去以後，隔一天就退下來了，保長何永福告訴他：『阿弟！區裏

關照的，一定要用圖章！』

『那本『調查須知』不是說可以用手印的嗎？』

『噯！』顯得不樂意地：『他們就這樣就得這樣，說那樣就得那樣！快去弄好！後天是最末一天，弄不好要罰錢的！』何永福的臉上，再也找不出一絲溫和的笑容。青年甲長走出茶館的時候，想想從前保長上門和母親『商量』時的滿面春風，一陣寒意從背後襲來，他打了一個寒顫。

趙根生日以繼夜地把五十幾家的調查表趕齊，繳出，滿以為可以休息一下，不料第二天茶館伙計傳來新的命令，通知各甲長抄報本甲的壯丁詳數，準備編制『自警團』，限一星期內『出防』。保長的第一號命令的開頭是：『奉區長令……』把趙根生呆住了，思量一番，既然推不掉甲長那種小獼猴一般的羈絆，祇得悶着頭聽候背後的命令，何永福的話又在耳邊響了：『……這樣：那樣！』

翌日，保長下令集中『自警團員』訓話！會場借一所街堂小學，各甲長又紛紛通知各戶長——二房東：『統通要去！不去要罰錢！還要提到區裏去！』

人們紛紛議論關於『自警團』的種種，有人說，這是變相的抽壯丁，叫中國人去當炮灰的第一着棋子。有人說，這就叫中國人自弄自，自打白，自管白。有人說日本人弄些新花樣起來，把中國人炫得眼花，叫中國人看得胆怯，好讓他在上海為所欲為。有人說，這不過是弄幾個錢的新把戲。整個虹口區的中國人在討論一個新奇而可怕的問題：日本鬼子辦『自警團』到底為什麼？誰也說不出一個真由實因。

晚上六點多，人們走進隔街的大江小學，在簽到簿上打了圖章，——這是他們第二次用那顆圖章，靜靜地坐着，等着，傾聽着室外的交談與亂紛紛的問答。

那所小學的校長老關也是甲長，三十幾歲，抽鴉片的，腰背終日向向前彎着，一副小丑臉相，笑起來露出兩排焦黃的牙齒。他是一保之中『最有學問的人』，在

門口担任招待簽名的職務。保長在一旁調解一家二房東與三房客的糾紛，滿臉正經，一口公道。另外有幾個甲長在客堂間（小學校的大廳）裏面走來，有些早到的不耐煩的『自警團員』抬頭呆望壁上掛着的各種圖表。校長老關一向非常節約，今天把樓下的燈泡破例換了二十五支光的，臉上流露出以為慷慨的做態，向保長說了好幾次：『今天我特地吧燈泡換了大的，把燈罩擦了一擦，你看夠亮了嗎？』

『唔唔！』他又掉頭去談正經了。

預定的七點鐘已過了三十分，到會的人已經坐滿了兩邊廂房的長教室，保長聽得許多人催着開會，才找着校長老關商議開會的事情：『喂！顏先生，會怎麼開法的？』

『搖鈴之後就開會。』接着又回頭招呼後房的校役：『阿林！搖鈴！阿林！快出來搖鈴啊！』

『搖鈴之後到底怎麼開會呢？』保長急了。

『你來訓話啦！』校長的學問在肚子裏得意洋洋，臉上還是一本正經的表情。

『這個我不會！還是你來吧！』保長窘了。

『不敢不敢！你來你來！』校長更得意了。

他們推讓着，保長怕出醜，校長以退為進擺架子，結果，經過眾甲長的熱誠邀請之後，校長才走上講台，還連連說：『放肆放肆！放肆放肆！……』心裏却得意非常。

『諸位……』他考慮一下稱呼，頓一頓，把上身略略轉動，做一次老到的演講姿勢，接着：『諸位同胞！今天保長先生因為精神不大好，叫兄弟來代表說幾句話。從今天起，凡是海軍保甲區的壯丁，從十八歲到四十五歲的男子，都是自警團的團員！我們甲長就是班長，保長是分團長，區長是團長，唔……自警團幹什麼呢？……』校長滔滔不絕地講着『維持地方治安』以及『防止恐怖事件』的種種方法和理由，最後，他聲明：『我們是被動的，我們祇能按照命令做事。』



趙根生是大江小學的畢業生，在求學時期熟悉許多許多『老槍』校長的醜事，一向輕視他，但今天知道自己已在學問與口才方面，半文錢也不值，校長比他強多了。校長的話是對的，『我們是被動的』，換言之，我們是亡國奴。散會後，他非常有禮貌地向校長鞠躬告別。

那時，上海的老法幣和儲備票等價流通，『軍票』的價格差不多每天漲着，物價跟着軍票走。有時也傳出不用老法幣的謠言；趙根生去取『配給烟』一定要用軍票，起先在外邊買了去，很吃虧，以後他們的小店也貼出『兩替』的條子，收兌軍票，確實賺了些錢，自己領配給烟也不再出高價向別人去買軍票了。『一舉兩得』，青年甲長常常如此想着，手裏捏着軟綿綿的從魔鬼的血手裏發出來的鈔票，他有一種說不出的得意之處。因為他賺了錢。漲風厲害的幾天，他們只買進不賣出，過了一夜，他的財產數字又增加了些，吃午飯居然比從前闊氣了，有時買些肉，有時也喝杯酒。

但是，掃興的事也接二連三地發生。首先，米漲得厲害，平價米的隊伍越排越長，黑市價和平價越差越遠，排隊的人一半是『軋米黨』，他們勾通了巡捕，總是川流不息地在前面買了就去，去了又來買。有『派司』和制服的人，走到米店門口就可以買一升，平民總是擠在後面，等你剛擠到前面，『軋米黨』又衝進隊伍，巡捕提起棍子亂打，他們不打別人，專打那些不給外快的想買平價米的平民！

米價漲了，趙根生爲了軍票漲價的歡愉也消失了。他們沒有時間去排隊等候，更沒有氣力一直擠着站着。菜價也漲了，因爲『中央市場』的價格以軍票計算的，他老婆買菜回家每天總發些牢騷。他們的晚飯變成了泡飯，午餐時的酒與肉不見了。虛幻的光彩剛閃過他們的呆臉又飛逝了，小店的陰暗剛一躲閃又出現了。

自警團站崗的第一天，巡捕和自警團發生大規模的衝突，真正的流血衝突。趙榮康烟紙店附近的米店門口

，也演出了一幕悲劇。

和往常一樣，巡捕在打平民，『軋米黨』在竄來奔去。陽光照和地照耀之下，人們在流汗流血，在呼喊，在擠，在怒罵。米店伙計在忙着收錢量米；向穿制服的人媚笑，向額上淌着熱汗的平民怒罵，慢手慢腳地，像施米的大富翁一般傲然地。鐵欄杆保護着他們，他們成了『有米』的並且『給米』的人了，滿臉驕氣洋溢。自警團員站在轉角上，越看越生氣，走近了看看更憤激，那個住在根生甲長三層樓上的福林鐵匠，自以爲有保甲長的『山』可靠，走上巡捕那裏，腰一挺：

『喂！老鄉！你爲什麼專門打好人，不打這些軋米黨流氓！』

『沒有你的事！』江北人冒冲山東人，把臉一沉，用手將福林一推：『去去去！』

『剝他的號衣！』羣衆在喊。

『打他這個不要臉的巡捕！』又有人激動他，行路人停下來了，後排的平民擁上前。

現在，自警團也要在馬路上管一點事！福林更強硬起來，粗大的手緊握着短木棍，像拿鐵鏈一樣用力。

『呸！』接着送來一記耳光。

『打啊！打啊！……』羣衆的喊打聲與罵聲混成一支聽不清楚的瘋狂交響曲。四個巡捕聚集在一起，羣衆開始衝上來，包圍他們，鐵匠福林環顧羣衆激昂的情形，用打鐵的猛勁向巡捕還手，四條兇狗先圍着他狠狠地踢他打他，只隔幾秒鐘，四週的拳腳向他們回敬，平時懦弱畏縮的人，現在無比地大胆勇敢，要把平時所受的毒打回報給巡捕，叫他們嚐嚐這個滋味。四條警棍一下子被搶去了，帽子給拋了，制服給拉破了，兇臉上塊青一塊紅的，嘴邊流着血滴，他們在招架在想竄逃，但是羣衆好像鐵錘一樣圍着他們，拳腳從四方八面攻來，最後，他們睡倒了，裝死樣子。

羣衆四散開去，鐵匠福林像戰場上的凱旋軍一擺一搖地走向敵人，又重重的給他們每人一脚，然後回家去

，臉上帶着血斑，身上帶着創傷。根生媽一見他就懼怕地警告他：『福林叔你闖了禍了！怎麼同他們打起來了！』

『沒有關係的！』他搖搖頭，心裏却有些害怕。

四週的自警團集合起來，重新整頓買米的隊伍，受傷的巡捕逃回捕房去了。鐵匠福林，上樓洗洗臉，再上米店門口站崗，人們以談論英雄的口吻在指手劃腳地看他，指他，說他。隊伍排得很好，勾通巡捕的軋米流氓混在一旁，平糶米又照常發賣，秩序很好。自警團是平民，平民管平民的事，總比較容易辦。自警團員們的自信力增強了不少。根生甲長看見這種情形，很興奮，把『班長』臂章往袖子上套，在米店門口踱步，口裏不住地規勸大家：『不要擠！不要推！一個一個來！我們要爭氣！不用巡捕管也排得好好的！……』

『根生！回來！』媽在叫他，他不理。他覺得他是剛得勝的自警團的班長，他必需在米店門口表示他是這裏的甲長兼自警團班長，他不應該聽一個討人厭的老太太的使喚。他頭也不回，不理她。

『根生！那裏沒有你的事！』媽還在叫喊。

他走得更遠些，在隊伍的另一端踱來踱去。

他的媽趕出來想拉他回家，剛出門，立刻看見二輛大車子開來，停在米店門口，擁出一批兇狠的巡捕，一看見手肩上一條白布的人就打，不問青紅皂白把所有的自警團都半踢半拉地送上一輛大車，根生也在內，他驚駭地呼喊：『我是甲長！我沒有打人！』一陣恐懼的電波襲擊他的神經，他掙扎，想逃脫。

『行裏去了再說！』一個巡捕把他一推，另一個在車上一拉，他也走進『香港車』的後廂。

他的媽慌得手足無措，目瞪口呆，眼看着他心愛的兒子給人無故地捕去，却毫無辦法。媳婦急得眼眶都紅了，一回身就倒在店堂中間的小櫃子上哭起來。老太太也哭了，口裏不住地喊着：『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呢！……』兩隻小腳在家裏亂走亂拐。

『去茶館問保長看！老鬧娘！』有人在提醒她。

.....  
.....  
化了小店五分之一的財產，奔走了四天，說盡無數好話，他哀求，她哭，她送禮，她請客，第五天，青年甲長才釋釋出來。鐵匠在裏面坐了一個多月才放回家，因為石卵石子榨不出油，貼飯錢也不是好生意。

根生自從保釋以後，心灰意懶，坐一次牢，才知真正的壞人在什麼地方，才懂得保甲組織是紙老虎，赫赫平民可以，要治安要管外面的事就談不上。回家後，媽每天對他唸經一般地發怨言，罵他不懂事。

『王區長就是生意白相人！他自己就是壞人，嘴裏叫你報告壞人，你真的報告了，別人沒有什麼，你却先倒霉。現在這個世界，啊！人人是心非。東洋人殺了無數中國人，燒了無數房子，還說他們是你的好朋友！』  
『行』裏那些人死要錢，專門找油水，還天天說公事公辦！你這種小伙子，年紀輕輕，什麼也不懂，自以為是甲長，甲長？哼！沒有我這個老太婆在這裏你就能當甲長了嗎？他們像弄糊一樣弄你，叫你去跑，去寫，去開斷會的會，去聽他們那派鬼話，去收錢送給他們用，去壯他們的威勢。.....吃了自己的飯，管這些開賬，哼！.....』她每天從晨起到深夜總得唸上好幾遍，別的不心痛，她實在爲了五分之一的財產化費得沒有名義，心裏懊喪萬分，天天罵罵人出出怨氣。根生也聽膩了這一套，爲了自己覺得實在對不起媽，所以聽任她唸，從不回嘴。

這樣的無味生活過了十多天，又來了新的命令，要深夜調查戶口了！區裏下來的口頭命令說是再過三天日本兵就要來查了，叫各戶趕快買一個戶口牌子的櫃子，一方舊鐵皮包一塊小玻璃，要四塊錢儲備票！等大家錢送去，牌子和櫃子掛好在門上，過了一個禮拜也沒有動靜，但恐懼心理還存在着。再隔了十多天，又傳來新的

命令，說是日本兵真的要來查戶口了，保甲長先在三K之內挨戶深夜調查，準備一切，萬一查出不對，馬上更正戶口，如果給日本人查出了，連保甲長都要倒霉的！消息傳出以後，戶口報告單像雪片一般送到區裏去，一張一元，手續費到底有多少，誰也沒有統計過，區長自己也不知道是幾萬。

四五天之後的一個深夜，有人來打門，通知根生甲長到茶館裏去集合。暮秋的晚上，寒冷的陰風夾着薄霧在街上漂游，剛走出門檻，他打了一陣寒顫，長縮地又用勁地奔向保長那裏，並沒有日本兵，也沒有區裏派來的人，保長在喝茶，和校長假裝文雅地談着平價米和戶口米的事情，其餘的甲長忙着在整理戶口冊子和手電筒等等物件，兩點一刻，十二個甲長，保長，以及保長的兒子，一共十四人，從第一甲第一戶查起，預算今晚查四甲，明晚查四甲，後晚查四甲，三天可以查完。但剛打進第一戶的門，一查人數，都不對，二房東是戶長，不在家，老婆說他今天在廠裏值夜，兩個小孩子鬧醒了，在哭，她女兒穿着睡衣，半坦着胸，走出房間一看有那麼多人來查戶口，急忙躲了回去，保長的兒子看了她一出進，得意地笑了起來。

『以後值夜班要報告！知道嗎？不報告給日本人查出了要挨打的！叫他明天到我那裏來！』保長在訓話。  
『好的好的！你在那裏？』  
『嘿！茶館裏的保長你不認識嗎！』第七甲甲長是保長的徒弟，心裏有些生氣，這女人連保長也不認識。  
『噢！噢！知道了！』

第一戶有四家附戶（三房客），前樓後樓二房東自己住，樓下前客堂裏少了兩個女兒，老太婆起先含糊糊，說她們就要回來的，再盤問她又說去親戚家裏吃喜酒去了，問到最後，她生氣了，把黃臉一拉：『我也不知道她們在什麼地方，你們儘問她們爲什麼？就算她們賣×去了又怎麼樣！女人不像男人一樣會做強盜，.....』  
保長一聽地話真面際藏着諷刺，因爲附近一帶的老住

戶都知道他的茶館本錢是他的亡父死前搶來的。保長也惱羞成怒了，伸手送上一記耳光：

『什麼！男人都是強盜？好好地問你女兒到那裏去了又錯了嗎？哼！明天帶你區裏去！』再裝着打的姿態時，給校長阻住了。

『好了好了！大家中國人！好了！不要動女流之輩的氣。』

轉往後客堂，一局賭局正在進行，保長一看都是熟人，都是『自己人』，問也不問就去找灶間查了一次，男人沒有回家，不知那兒去了。

第一戶一共化了十幾分鐘才查完。走出後門，校長發表意見了：『老闆！我看還是分開四五個人一隊，分頭去查，這樣比較快些，像剛才那樣十幾個人查一家，時間實在不經濟。你的尊見如何？』

『好的好的！』

保長領了一隊，校長一隊，第七甲甲長一隊，分頭調查。房門給打壞了，樓梯扶手給他們『無意』之中折斷了一二根，有人吃了幾記耳光，有人挨罵，有人給他們嚇得一夜睡不着，有的小孩子駭走了魂魄，新婚者的甜夜打碎了，少女在房裏驚慌得入地無洞，老實人吃了虧，流氓與滑頭輕輕地放過了，多數戶口的人數不符，一面再三叮囑明天去報告，一面送鬼出門似的恭而敬之連聲答應。十幾個保甲長猶如一羣黑夜的冤鬼，把幾百人的安睡鬧醒，把平靜的夜晚搗碎。五點半的時候，四甲的戶口查完了，他們像鬼一樣地消逝在魚肚白的清晨中。

保長接連忙了一星期的戶口移動報告，收入手續好幾百，區長那邊當然更多了。

每月收一次『保甲費』，保甲長忙得很，一個小錢也不能入袋，校長先生所管的第七甲，以及保長門徒管的第七甲，住戶特別多，他們常常逾期交付，或者先付一部份，拖欠一部份，保長也如此拖欠，規定每月十五

日甲長收齊送交保長，十七日保長送交區公所。第一個月都准期的，第二個月就拖欠了，以後，延遲到月底，還有拖欠的人。

區長知道十六保保長也是『生意白相人』，肚子裏雪亮，總讓他拖欠十幾天，保長借着這機會就放放印子錢，利息收入相當可觀，每月的菜錢拿得穩一大半。」

起初，大家以為保甲費是保甲長拿的，根生總是受人家的冤枉罵，說他開了小店賺飽了還靠甲長拿保甲費，他一再解釋，別人也不相信。

『吃自己的飯管人家的事？天下的好人就不多！』

『我們沒有辦法呀！不做甲長就要倒霉，當了甲長也倒霉！貼脚步，賠笑臉，保長區長罵你不起勁，戶長罵你死要錢，阿彌陀佛！有理說不清。……』根生現在懂得甲長不容易當的了。

『別處的甲長會撈外快呀！』有些老實人知道根生是個好人，規矩人。

『別處的事不管它了吧！自己的事還管不了呢！』他只有苦笑的份，搖搖頭，不願多囉嗦，走開了。

真的，不說別處，就是本保的保長也在撈外快，辦自警團亭，買雨衣，買文具，買什麼都向戶長捐，捐了錢就由保長任意化費，高興時貼一張賬目在弄口的牆上，不高興時就不作聲，誰也不敢查究。甲長只有在派崗的機會中拿錢，第七甲裏的壯丁最多，甲長一家開支的三分之一是由『代崗費』抵擋的，別的甲長多少總撈幾個，只有根生不敢撈。他自己年輕，母親一再叮囑他不要學別人的壞樣，免得做別人來敲詐的藉口。根生好幾次想撈外快，一想上次無故給人捕去化了不少錢的教訓，胆小不敢動手了。

爲了平價米，曾經引起無數衝突罵和毆打，可是，夏季到了，擠着排隊買米一定很容易傳染瘟疫，人們早已在談論『戶口米』，現在更加早災時希望下雨。報紙上常常看見這三個字，人們的嘴上掛着這三個字，心裏更深地印着這三個大字——『戶口米』。在平民看來，戶口米是便宜的每人都有權利買的白米，且總得有『一飽』的份量。在黑市米價天天上漲平價米一天難買一天的當兒，平民不巴望戶口米還能巴望別的什麼呢？說了好幾個月，辦法公佈了，但是，每人每天的平均食量是八合，戶口米的配給量只有一半，又得吃黑市米。戶口米發了三四期就脫期，再過幾期連一期也不發了，發一些爛黃霉赤茸出來騙人。大家落得一場空歡喜。

老二家後門對面的一家夫妻倆都在當日本傭人，天天拿最好的白米回來，有時吃不了，賣些出來，有時偷些回來，也說是『配給米』。他夫妻倆在米這方面發了一些小財。人們給六角粉吸乾了肚子裏的油，薰黃了臉皮，日本人的奴才却吃得胖胖的，還有米出賣，鄰居都恨他們，妒忌他們，背後罵他們，但當了面，爲了出較少的錢買他們的黑市米，還得客客氣氣地，說些感激話。根生媽就是他們的老主顧，老二和蘭英她們就很難得有錢買上好的黑市白米。

保長從人們的『報告』中知道有人出賣黑市米，通知每天上茶館幾個『老朋友』去詳細調查之後，在一天晚上有三四斗米成交付錢的當兒，他們趕上了。

兩個巡捕衝進去，電筒向四週一照：『那兒來的米！』

『老鄉，是我讓給他們吃的。』

『讓？要錢嗎？讓！就是賣！你的米那兒來的？』

『我們東家的配給米。』

『你偷來的嗎？』

『不！是送給我的。』

『行裏去行裏去！』兩個人提起兩布袋米想走。

『老鄉請你幫幫忙！』

『不行！』已經走出了後門，賣主追上去，剛好根生出來送派崗條子，看見了。

『甲長先生！請你代我說兩句好話吧。』日本奴才求救兵。

根生一看，兩個巡捕都在茶館裏常常看見的，心裏有數，胆子大了些，走過去拍拍他們的肩：『有話我們到茶館裏說，茶錢兄弟來！請給一點小面子。』

『你講了我倒不好意思拿到行裏去了，唔……好吧，去那裏再說吧。』路燈映出兩副醜惡的瘡笑的臉相。

走進茶館，保長睡了，特地喚醒他，下樓來，日本奴才只是保長先生長保長先生短地哀求着，講到最後，留下一袋米，其餘的一袋拿回去。

根生回家後把這個新奇消息告訴媽，討一個沒趣，反聽了她一頓教訓：『你第一次看見嗎？我看得眼睛都不敢睜了！人家的事以後不必你去起勁，更用不着你報信！天天叫你不要管閒事你就天天不聽話，……』

根生不聽她的，知道她總是那幾句老調，心裏在亂想：『這個世界真的沒有一個好人了嗎？……』

走過蘇州河的橋樑，常常要查市民證。市民證申請書送上去好久了，河南的居民都領完了，河北『海軍保甲區』的居民還沒有開始發給，人們在追問，探詢，區公所及總事務所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原來申請書送去一個多月以後他們還沒有動過它，甲長催得緊，區公所

說什麼責任不責任！誰拿工錢誰就應該做事！」

「呸！」總務處長也發怒了，把筷子一摔：「你沒有立過志願書給事務所？叫你怎麼樣就應該怎麼樣！你敢走！不弄對了就走，明天帶着海軍部去！」

區長回家了，區指導官在裏面聽見吵鬧聲，問翻譯員爲什麼事。

「他不聽命令！」翻譯用手一指。

黑色的瘦瘦的矮子走過來，手裏拿着一把竹骨紙扇，眼珠冒出兇光，走近那青年甲長，竹扇清脆地打上的臉，一下二下三下……，直打到他流淚時，保長才走來代爲求饒，指導官這才停手，嘴裏還咕嚕着：「僕勿聽命令格？僕海軍部要去格？……」

二三十個甲長的心碎了，正義的怒火在心頭亂燒，打那個青年就等於打他們全體甲長。區公所辦事室裏死一樣的沉寂，只有區公所職員的吃飯聲和甲長們翻動紙張的聲音。他們把戶口冊用力地翻，發出過份高大的聲音，藉此發洩胸中的憤慨。每個人的臉色都很難看，這難看的臉色裏面，包藏着怨，恨，怒，懼，驚，畏，……各種因素。

根生看完了這場「戲」，心裏說不出的難過，好在自己的事情完了，憤然以急速的步子離開區公所，如離開一個仇人一樣。回到家裏，把這件事告訴媽，且發了一些憤慨的牢騷。

他媽搖搖頭，用手勢止住他的牢騷：「你們這些小孩子到外面去，總是不聽老人言，吃虧了還說人家不好，不說自己的不對！」

「但是他們太欺人了呀！」根生實在不服氣。

「哼！世界上欺人的事情正多着呢！你只要不被人欺就好了，管別人的閒賬做什麼？」

「打他就跟打我一樣！我現在還不服！」

「你不服又怎麼樣？記住！你無緣無故地給他們抓進去，還化了不少錢，如果他說你反抗命令，抓你進去，殺了你也不稀奇！」她的臉色沉了下來。

「沒有那麼方便！」

「就有那麼方便！你們這些小孩子就不懂事……」她又發了一套世故的深奧的論調。根生心裏很難過，精神有些恍惚，不想多辯，就悶着頭專門吃飯。

領市民證的那天，已是仲夏天氣，炎熱異常，人們排着隊在等候，區公所的辦事員站在一張桌子上，一個人喊名字對照片發市民證，另一個職員把戶口冊和市民核對之後交給站着的，第三個在下面照料着，休息着，準備輪流替換。

人那麼多，發得那麼慢，排着隊亂了好多次，剛整理好，幾分鐘之後又亂了。辦事員在罵自警團員無能，不負責任，自警團員苦笑着說沒有辦法，領證的在罵他們故意發得那樣慢。小衝突不斷發生，區辦事員像幾條瘋狗，在高聲叫喊，在咒罵，不時衝到人羣裏去打人。有幾個舞女的市民證給他們扣留了。

「你的沒有！」

「明明剛才看見在他手裏的，怎麼沒有了呢？」她們掀起沒有擦粉的黃臉。

「我可沒有看見！」他微笑着：「等我找到了送到你家裏來！」

「誰要你送！拿來！現在拿來！」她們忍受不住在大庭廣衆之下的侮辱。

「不要臉的！」羣衆在罵。

「下流坯子！」一個老太婆在搖頭咕嚕。

她們走了，市民證又繼續在發。人羣擠在一起，那麼熱，又受些無名的污氣，怨咒聲漸漸響起來了，隊伍不排了，一齊包圍他們，擠得極脚肢吱響。區辦事員在跳腳，在罵人，嘴角飛濺出白沫，人們不怕他，知道他只有那一手，擠得更厲害。

「排隊！排好隊再發！」他停止了工作，扮着閻皇臉。

「發得快些吧！搭什麼臭癩三架子呢！」

「什麼話？誰在罵人？」他的目光在搜尋敵人。

「請你快點發吧！你罵人和調戲女人的時間比發市民證的時間還多了呢！」一個老頭子也不耐煩了。

「剛才是你罵人的嗎？」他跳下椅子衝過去。旁邊幾個青年工人阻止了他：「是我們罵的你又怎樣？」

三四個辦事員像狼狗一般地衝向他們，扭作一團，互相用力打着踢着，一會兒，其餘的辦事員一齊奔來，搶了自警團手裏的木棍，對準工人們的背部腰部猛烈地打擊。差不多要暈倒的當兒，又抓住他們，推進邊廂裏，等待區長的發問。

幫忙發市民證的保甲長們，在天井裏不約而同地集合起來，七張八嘴你一句我一句在商量營救被困的人。

「派兩個保長去說說情吧！」一個年老甲長的意見。「不要管他們！這幾個小癩三不識相，我第一個不高興去說情。」何永福保長在發脾氣。

「老闆，請可憐憐他們吧，他們也是本保的居民。」第八甲甲長是一位好心腸的大餅店主。

「喔！」保長的眼一睜：「是你那一甲裏的嗎？幹什麼行業的？」

「都是做苦工的，人倒是很好的！」

「那末，我去試試看。」他匆匆地往區長室走去。天井裏，市民證又繼續在分發，職員們的臉上散發出得意的驕光，排着隊的人們臉上掛着汗，夏日的灼耀下，人氣漂溢在天井裏，人們想嘔又吐不出什麼。分發工作繼續半小時後，一個老太婆暈倒了，引起一陣不小的騷動，把她送走之後不久，有一個孕婦在高聲嘔吐，漸漸扶她出去。再過一會兒，隊伍又亂了，職員們又不發了。

「不排隊不發！快點排起來！排呀！自警團，死人！你們管些什麼事呀！」他們更瘋狂地發威了。隊伍始終排不起來，因爲排在一起實在太熱了。「市民證交給保長回去發不是一樣的嗎？省了許多

麻煩。」一個甲長向職員們建議。回答他的是一陣狡猾的默笑，沒有人回答這個提議。

僵持了好一會，不排除也發了。這是羣衆以消極行動方法取得的勝利。

有人等得不耐煩，回去了；有人受不住人間地獄的罪，回去了；有人託熟人去代領，回去了；領到的也回去了；領不到的在四點鐘的時候也不能再領，明天又得再來受罪。人們在路上高聲地毫無顧忌地咒罵那些小漢奸，指手劃腳地批評這樣非議那樣，想把一肚子污氣盡吐在路上似的。

就在這時，區公所邊廂裏突然發出了尖銳的慘絕的呼喊，一直響了十分鐘以上才停止。怕事的年老的甲長都回去了，看熱鬧的人們也被趕出了大門。

「他們在上刑罰了！」

「不會的！這裏又不是巡捕房。」另一個躲在鐵門旁邊搖頭表示反對，聽聽再沒有什麼聲音，好奇心淡了，走開了。另外有些人等了二三十分鐘聽不到什麼動靜，也走了。

直到吃過了晚飯，那四個青年工人才一搖一擺地從區公所裏走回家，市民證並沒有領到，却帶回了滿身創傷，這就是日本海軍保甲給他們的烙印。

一條青一塊紫，它告訴他們自己：你是有血的人。

王區長就任不滿六個月，門生增加了不少，以前的門生都是不三不四的人物，最近收的門生都是「商界」的，一小部份是胆怯的安份守己的保長，大多數還是甲長以及別的暴發戶。他還想收一批青年在手裏，準備於必要時「用」他們。恰好那時的保甲區在辦理保甲青年團，這是一種最好的啓示，他叫秘書寫了一個呈文給指導官久保寺，說明成立一種青年組織的必要，且提供自己的具體辦法，請他核准。呈文送去了之後，在一次宴會上，他們又以私人的資格互相交換了一些意見，總事務所主任也在場，大家非常高興有一樣新的玩意兒來叫下

屬忙忙，事情就輕描淡寫地在短短的交談之中決定了。

第三天，總事務所下令通知各區長舉辦自警團班長訓練班以及保甲青年團，王區長當天就以電話通知七十幾個保長前來開緊急會議，宣稱必須每保派兩人參加班長訓練，派兩人參加青年團，沒有人敢反對，於是接着就討論制服操場講堂等等問題。散會後，區總務處長坐上區長的包車到軍服店去接洽制服的開價問題，結果，講定了七五折，圓滿地回區公所報告區長。雙方相對甜蜜地微笑了一會，又叫秘書進來擬通告文稿，以及志願書等等的文件式樣。

又過了一星期，班長訓練班才開始上課上操，穿着便衣，聽講時不要緊，上操時就不成樣子，好在制服十天以後就全部做好了，區長每晨監操時，對着這批青年甲長總是微笑，溫和地訓話幾句，表示自己的仁愛。

各保因為困難重重，議決每保兩人的，但沒有人肯自動參加，保長紛紛要求改為每保最少一人，最多可以增加三人，由各保長酌量辦理，區長看看情形並不如意料之中的熱烈，也就答應了。

爲了制服費，皮鞋費，上操往來的車費，點心費；各保多少捐了些錢，否則，誰肯賠了金錢又貼時間和精力去做那些最無聊的事情呢？並且，因爲班長訓練出來以後，要隨時聽「軍法」指揮行動，甲長們多少有些家事和工作，去了幾天看看情勢不妙，一個個地「脫班」了。

區長看看訓練班長越來越少，心裏非常不樂意，發了一個極嚴厲的通告，不准隨意缺席，違者重罰。各保長在中間奔來奔去，想不出好辦法，最後，何永福保長想出一個辦法：自警團員站崗可以出錢叫人代替，班長訓練也可以叫別人代替，只要給那個替代者一個副甲長的名義，再由保經費裏面多貼他一些點心錢，好讓他「安心」受訓，將來一定是各保的「專門人才」。區長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之下同意了，何永福爲了這件事，在茶館逢人便說，得意非常，他真正快樂了好多天，一面

因爲有了面子，一面因此又多一種接觸金錢的機會。

辦法改變之後，青年甲長大多數不參加訓練了，換上一批游手好閒的副甲長，區公所裏頓時熱鬧起來，他們常常去那裏玩，幫助辦事員抄寫，送文件，在會議室裏下棋，吹口琴。一星期以後，其中有幾個已經是王區長的門徒了。再過幾天，那裏又添了一套絲竹鑼鼓樂器，除了教操的教師之外，又多了一個教唱京戲的人。

上操總是開步走，跑步，立正，稍息，敬禮，報數，……從沒有看見槍，好奇的青年們不大高興，紛紛提出要求，教練官答應了，區長也答應了，始終沒有從總事務所領到一枝槍。

爲了維持這些保甲區「活動份子」的活潑精神起見，王區長叫他們的京戲組舉行彩排演出一次，籌集一筆基金，如此，今後的雨衣問題等都可以順利解決，且也可以發展這批青年「藝術家」的天才，一舉兩得。愛出風頭的小伙子誰不擁護他們的好區長！他們忙了一個多月，什麼都接洽好了，戲票以強銷的方式「賣光」了，戲目早就定好，壓軸戲是區長的小妍婦演的二進宮。

總事務所根本沒有知道這件事，區長沒有呈文，區指導官也沒有報告，開演那天，指導官久保寺接到一封用日文寫的告密信，報告王區長如何在區裏爲這批青年設立一個俱樂部，如何強銷戲票，一般民衆非常不滿等等的话。久保寺立刻親自坐汽車到皇后大戲院把區長訓斥了一頓，當面勒令停演。

可憐他剛致過開幕詞，台上還在跳財神，不得不哭喪着臉走出台前致閉幕詞，並且一再聲明戲票的錢如數照退，由保甲長於三天之內發清，損失完全由他個人來負擔。他再說：「我是個忠厚人，不懂嫌疑不嫌疑，答應了青年甲長們的要求，現在指導官說我做錯了，我當然應該且只能認錯，一切罪名一切費用，都應該由我負擔。」那時，他的小妍婦在後台哭得像個淚人兒一樣。

一場精彩的假戲，代以一場短短的更精彩的真戲，彩排就如此終結。不過，退錢的時候，人們並沒有收到

全數，誰也不追問是什麼理由。人們收受這筆小錢，像拾到一顆已失落的小鈕扣一樣。

正當謠傳着日本人失去了制空權的時候，每天，報紙以嚴重的口吻警告市民要注意防空。

黃沙漲價了，水缸缺貨了，竹梯子和鉛桶也漲價了。每一條街，每一衙，每天在談着防空和未來可怕的空襲。人們很清楚，一小堆黃沙，一桶水，對於空襲之後的火災，很少有什麼作用，但不得不服從命令。

每月保甲費之外，老百姓得再出一筆防空捐。

自警團被區公所調去種植軍用植物，據說，那東西將來可以榨飛機油的。

獻銅獻鐵之後，又來了一次大規模的獻糧，結果每個人又被迫交出幾千元。

米價漲得使人難於相信，有的人家三餐改作兩餐，但日本奴才照樣有『配給米』出賣。滿街都是買米的小販，巡捕就算他們的過境稅過日子。戶口米早就沒有了，戶口糖戶口油戶口粉戶口肥皂……的配給證一領就是一大卷，出了錢去買配給品總比黑市便宜了一個八折七折，份量那麼少，誰也不希罕它。

正當人們活不了死不了的時候，區長下令組織防空班，每保推派一個防空班班長到區裏去受訓，一星期以後各保開始分別訓練，新花樣出來，必然需要一筆新的款項，於是又到處捐錢，起先捐鐵皮壓帽的錢，以後捐竹梯鉛桶的錢，最後又捐制服錢。第七甲甲長當了一人之下千人之上的防空班班長，身兼兩職，居然也擺起莫明其妙的架子來了。在衙的尾端，他們設立一個辦事處，拿公家的錢裝修，買檯凳，有意抽調那些有錢而不願意當防空班員的人，一再發通知書『命令』他們准時去練習可笑的消防工作，一再的派人去吵鬧，到後來，弄一套『制服費』到手就可以作為『例外』，免除操練。後來，防空班班長又兼辦全保自警團的派崗查崗工作，這是保長的恩典，讓他如此可以『安心』工作，並且常

常送些小禮物給自已享受享受。

初期的防空演習，怪有趣的，人人走出街頭看看有紅綠燈的飛機放火花信號，放照明彈，家裏電燈不能開，樂得上街去逛逛。以後不對了，路上不能走人，要靠邊走。人們看厭了這些老花樣，在家裏不高興出去，於是到處發生打破玻璃窗燈泡毆人收市民證……這些從未用過的新手段。路燈減低了光度，電力減少了以後再減少，直到人們以荳油燈代替了電燈為止。學生們晚上不能溫習功課，小販的夜市完全吹了，人力車夫的夜班停了，唯有國際飯店和幾個大舞場大酒店裏面的電燈，仍舊照得如同白晝一樣，在那些雪亮的燈光之下，游動着一羣沒有明天的醉生夢死的動物。

根生甲長的小烟紙店的夜市也不能做了，但白天的生意並不因此特別好些，他媽向來有失眠症，早睡睡不着，不能開燈做生意，牢騷更多了，罵媳婦，怪兒子，打孫子，咒日本人，怨自己的命運，喃喃地獨自敘述亡夫的種種往事……晚上，她是家中唯一的發言人。巴望着的可愛的令人感到新鮮刺激的夜空中空襲終於發生了，沒有看見防空班的活動，因為他們白天操練或嬉遊得太累了，晚上熟睡着，爬不起身。但在白天，他們是警報警發出以後騎了自由車滿街飛奔的人，衣袖上有一條肩章。

轟炸的次數加多，範圍擴大，時間延長，死傷的人也增加了不少，好在上海的人『太多』了，『劫數難逃』的總是少數中之少數。人們照樣活着，照樣笑，也照樣哭。大家知道過日子的方式該換一種新的了，但還在過着舊的痛苦的沒有光明的亡國奴生活。

有一天早晨，根生甲長下排門板準備早市的時候，茶館夥計緊張着臉跑來：『小開！和平了！』

『什麼？』他睜一睜惺忪的眼睛。

『和平了！日本人要求講和了！就是投降了啊！』

『……？』他想了好久說不出一個字。

『馬上去開會！保長在那裏等着！』他不等小甲長

的答語又奔到別處去了。

報告和平消息給媽和妻子聽，她們都不相信：『又是謠言！日本鬼子肯向我們投降的嗎？』

『但是他今天通知立刻去開會的！』他有些興奮，等她們出來以後，他走進茶館，裏面已滿滿地坐了不少探聽消息的茶客。他直衝上樓去，樓上東部的茶坐也差不多客滿了，走進保長的臥室兼辦公室，比他先到的人不多，保長在喝茶吃大餅，等了一會，甲長齊了，保長開始報告：『區裏四點鐘就打電話通知我去開會的，區長報告真的和平消息了，這是千真萬確的！可是今天還不能宣佈出去，唔……區長說，他和重慶方面向來有關係的，他以後不成問題，我們根本不是什麼漢奸，更沒有事的。不過，今後說不定是否再辦保甲，如果不辦，那沒有話說，如果要辦的話，還要我們真正出力為國家做事，哈哈！這消息是千真萬確的，我們並不是漢奸！……』

別人都很高興，因為他們把最麻煩而不討好的甲長重負除掉了，只有第七甲甲長的內心生出『失業』的悲痛，而保長顯然也有些惶然不安。

過了幾個月，區長換了，保甲長原封不動地給新區長『接收』去了。根生送去一張志願書，又領到一張委任令，一副重担又壓在他身上，他常常想：『我命中註定了當小猢猻的嗎？』

每當白天過度辛勞之後，晚上，就有做不完的甲長舊夢去打擾他，他看見自己莫明其妙地在開會，在寫，在茶館裏看保長的兇險，在向人們收錢，在聲辯自己是清白的，不是漢奸，從沒有做壞事……今夜，當他搖搖晃晃走進後房倒在床上以後，又做着做不完的保甲惡夢，直到晨曦把他喚醒時為止。

# 近十年來科學新發展概觀 (四)

李毓鏞

其次把諾服拉刻陰乾磨碎，和填充劑及六次甲基四胺即優洛託品混合加熱，就造成熱定性的百賴斯替。因為六次甲基四胺是氮和甲酸的化合物，遇熱分解以後，一方面產生氨以中和鹼性，一方面供給過量的鹼，使反應得以完成。假使在開頭用鹼性物質做接觸劑，也可以造成一種百賴斯替，不過這一種百賴斯替，在造型的時候，要在模中經過很長的時間，以致造型不易控制，所以不大為工業界所採用。耐百賴斯替有一個極大的缺點，就是本身已作琥珀之色，不能製淺色的物品。並且和其他物質接觸，或者久露空氣之中，還能夠逐漸變黑，所以只可以製造色彩很深的用品。其他的性質，因為所用的原料和填充料的變化而不同。所以我們可以利用原料及填充料的變換以適應各種不同的需要。耐百賴斯替的用途很廣，像各種容器、電話機、物件的柄等是其最主要的製造品。

假使用尿素以代替酚，我們可以得到一種透明的物質，稱為尿素或氨基(amino)百賴斯替。尿素百賴斯替在一八九七年的時候就已經發明，到了一九二〇年，並且有約翰(Hans John)提出專利。但是這一種百賴斯替一方面因為脆弱易碎，成本昂貴的關係，一方面又因為硫元素中的硫質能夠和模型的鋼起作用，一時沒有人加以大量的製造。美國開始製造於一九二九年，出品名目有甲蟲(Beetle)和塑質(Plastikon)等。製造的方法，先把尿素溶解於甲酚，用鹼性的物質如氫氧化鈉等做接觸劑，在大壺中加熱，使化合為一種可溶性的中間產物。再使中間產物經過蒸發和過濾，然後和棉毛或細木屑等混合，加草酸或硫酸等使之聚合，乾燥磨碎，便可供模造之用。尿素百賴斯替的特點是無色、無臭、無味、不碎裂、不傳電、不風化、不受酒精、酮以及油脂所損壞。並且質地透明，有極強的散光性。尿素百賴斯替的用途也很廣。因為其無色透明，容易上色，所以可製造裝飾品、大衣束帶、和鑰碼等。因為其無臭無味，不受酒精所影響，所以可製造餐具和飲具。因為其不傳電，所以可製造電學上的絕緣物。因為其不受油質所侵蝕，所以可製造化粧品匣和肥皂匣。因為有優良的散光性，所以可製造透鏡和燈罩。

假使用三聚氰胺(melamine)來代替尿素，就得到三聚氰胺的百賴斯替。三聚氰胺百賴斯替為一九三九年所發明，有一種商品的名字，就叫做三聚(melmac)。其表面的硬度，以及對於水濕和電弧的抵抗力都比尿素百賴斯替強，所以除代替尿素百賴斯替之外，最重要的用途，為製造坦克車、運貨車和飛機的點火器。

以上所述，係單就名氣最大，用途最廣的百賴斯替而言。除此以外，用途比較狹小，或者採用還沒有普遍的百賴斯替，種類還是不少。例如蟲膠百賴斯替，是用蟲膠和木屑等製造而成的。蟲膠是熱帶亞洲一種昆蟲的分泌物，在上古時代，已經有了廣大的用途，但是其在工業上的發展，實自一八九五年柏林納(Emil Berliner)製造唱片始。蟲膠百賴斯替的材料，商業上稱為合維石(Parnite)或人一口(compo-site)。既黏且牢，極耐磨擦。對於水濕、油、電都有很強的抵抗力。並且易於模範，就是細極的痕迹，也可以印得出。我們因為其黏性強大，所以用以膠合磨輪的磨擦物，因為其經得起磨擦並且容易模範，所以用以製造唱片。可惜熔點太低，以致不能夠製造耐熱的物件。和蟲膠百賴斯替相似的還有瀝青(bituminous)百賴斯替。這一種百賴斯替，於一九〇九年由黑明(Emil Henning)所發明，是地瀝青、煤黑油合成百賴斯替，石棉和揮發油的混合物，加熱使揮發油蒸發因此氧化疊合而成的。瀝青百賴斯替的優點在成本低廉、耐熱、不導電，缺點在揮發物質蒸發時，就要起收縮，所以只可以製造蓄電池的匣子、耐熱的絕緣器，而不能夠製造精緻的物件。又如木質(tisain)百賴斯替，發明於一九三七年，乃是木屑和酚等加熱的合成物。普通只作家具或絕緣用的板。

比上述的各種更值得注意的，還有亞耳凱得(alkyd)百賴斯替，和苯腓夫喃節(coumarone-indene)百賴斯替。亞耳凱得百賴斯替為一九〇一年斯密司(Watson Smith)所發明。軟自液體，硬的如固體，一共有許多種，總之為辟瘟酸酐或順丁烯二酸和甘油甘醇等加熱合成的產物，商品的名字有甘瘟(elytal)琥珀膠(amberlac)等。這一種百賴斯替的特點，是

快乾、富於黏性富於伸縮性、有光彩、容易着色，並且不風化、不褪色，所以最宜於製造快乾墨水及汽車的塗漆。至於萊斯夫喃和苜，都是輕煤黑油的分餾物，所謂萊斯夫喃即百賴斯替，就由這一種分製產物疊合而成的。萊斯夫喃即百賴斯替在商業上有苦馬 (cumar) 和內維膠 (neviac) 等等的名字，有液體固體的許多種，優點為易於溶解，富絕緣性，對酸有強大的抵抗力。劣點為質脆而熔點低，所以只可以製造陶器的膠合劑、泡泡糖、唱片、和地板磚等。此外還有由乙烯疊合而成的疊乙烯 (polythene) 百賴斯替，性質很似橡皮，在戰爭期間，美國曾用以代替氯化疊乙烯以供包裹電纜之用。松油精疊合而成的疊松油精 (polytunpine) 百賴斯替，普通供膠合劑、包裹劑以及製造泡泡糖之用。

我們從上面的敘述，可以知道在百賴斯替的製造中，不但要應用百賴斯替，並且要應用許多另外的物質，如棉毛、木屑、揮發物質、樟腦等。這一種物質，可以大別為填充劑 (filler)、顏料、溶媒和塑化劑 (plasticizer) 的四大類。填充劑是充滿在百賴斯替中間的廉價原料，其主要的用處，第一在於填充百賴斯替，而減低模造物品的成本，第二在於支持模造物品的骨架，使其不能收縮。第三是在於使百賴斯替比純粹的更容易模造，第四是在於改良百賴斯替的特性。填充劑的選擇，以成本低廉、容易獲取、容易加入百賴斯替，而且可以改良某一種特性而不妨害其他的特性為原則。普通要加強耐撞性，可以加紙漿或帆布。要加強耐震性，可以加棉毛或碎布。要加強耐熱性，可以加石棉，要加強絕緣性，可以加雲母粉。要加強抗水性和抗化性，可以加木屑。要加強抗酸性，可以加重土。要加強表面的硬度，可以加砂藻土。至於百賴斯替的顏色，完全是從顏料而來的。顏料的選擇，以經得起加熱，經得起模造，經得起應用，並且和百賴斯替中所用的物質調協為原則。現在可以採用的顏料，大約在五百多種以上。加入的方法，因為百賴斯替或填充料的性質而不同，例如在製造淺色的物件時，填充料和百賴斯替，往往要分別染色，假使所用的填充料是石棉，必須先行單獨染色，和百賴斯替混和以後，再行全體染色。至於用纖維素物質做填充料時，普通是把顏料和百賴斯替一起在捏搓機中混合的。不但在製造假漆和膠合劑的時候要溶媒，就是在製造固體百賴斯替的時候，有時也必須溶媒的。溶媒的選擇，以合乎經濟而沒有毒性為原則。溶媒的種類或者係易於揮發的物質，在最短時間之內就揮發淨盡。或者是一種比較持久的物質。最普通的溶媒，有酒精、煤黑

油茶、和石油萘等。此外還有一種非揮發性的液體，其性質近於永久的溶媒，加入百賴斯替，以便填充於百賴斯替分子的空隙之間，使分子架空，可以自由滑動，因此質地變硬或變軟，便於模造的，就是塑化劑。像樟腦之於硝化百賴斯替，辟瘟酸鹽和磷酸鹽之於醋酸百賴斯替，就是最普通的塑化劑。我們要把百賴斯替和填充料的混合物模造為應用的實物，還要經過兩步手續，第一是模造 (mold) 第二是整治 (finish) 或者還要經過裝飾 (Decorate) 所謂模造，就是把原料放在具有目的物形狀的模型中，用熱及壓力，使其能成固定的形狀。模造的方法中，最早發明的有壓製法，其後發明的又有注射法、擠料法、鑄造法等。

壓製的模造法，首先在十七世紀，為帕斯卡耳所發明。在工業上，最早被人所採用。就是到了今日，我們對於各種熱定性的百賴斯替還是利用這一種方法來模造的。我們要壓製一種物件，先要正確量定所需材料的分量，或者直接加入模中，或者先壓成粗樣再放入模中。壓製法中所用的模，普通是用磨光的鋼鐵所製的。下面的一片稱為腔 (cavity) 模，上面一片稱為壓 (force) 模。各由蒸汽盤，無保持盤和模孔部三層所成。在一個模中，少的只有一個腔，多的可以有五百多個腔，而用一個多孔的箱子來加料。模體的結構，因為關閉緊密與否而大別為裙 (flang) 模、半陽 (semi-positive) 模和陽 (positive) 模的三大類。最容易應用的是裙模，最不容易應用的是陽模。模造的步驟是這樣的。原料充實後，就把兩模閉合，用蒸汽使模發熱。當熱由模體傳到百賴斯替時，就使百賴斯替溶化，而充滿於腔的各部分。等到溫度達到相當的程度，再把兩模打開，最後把製品取出，這一種機器，最初是用人工推動的，現在都改用水壓機。所用的壓力，每方吋自十噸到二十噸，每模造一次，少者一分鐘，多者十分鐘，因為百賴斯替的種類和物件厚薄而決定。壓製法的缺點，在於機件巨大，物質浪費，並且不易於模造複雜的物件。模造複雜的物件時必須用一種新發明的轉移 (transfer) 法。在轉移法中，原料先經加熱，由一個小口隙壓入下面封閉而加熱的模中。等到達到相當密度時，原料便不再流入模中。轉移法製造出來的物件，只在頂上有一根柱子，不但浪費較小，並且很容易切去，不像澆裙那樣必須費許多人工去整治。

熱塑性百賴斯替，普通是用注射 (injection) 的方法來模造的。注射法在一八五六年的時候，首先為配老齊 (Eugene Pelouze) 所發明。後來



海曼特兄弟和蒲去何耳之 (Buchholz) 都會用以模造百賴斯替的物件。現在的注射機，上面有一個貯藏斗，以貯藏未用的原料。下面則為一個壓迫機，用以壓迫原料，通過一個加熱室，經噴口 (nozzle) 而入模。全部的工作，係由自動的機件來控制。在模造的時候，百賴斯替的原料先要充滿在上面的斗中。因為斗和春桿的溝道是互相溝通的，所以當春桿向外方推動時，斗中的原料就滲入春桿的溝道中。當春桿再向內方移動時，就把原料搗入加熱室。原料在加熱室中軟化而熔解，然後經過鑄口 (sprue) 注射入冷而封閉的模中。現在這種機器已經有很高的注射力，所以一個模中可以容納多數的小模，以液溝 (runner) 相連絡。模中充滿後，自動機件能用一注冷水使模冷卻，到製造物出模以後，又噴一注壓縮的空氣使模潔淨，然後循環重新開始。從模中取出的物件，有一個鑄突和許多支軸，相當於模中的鑄口和液溝，所以相連成串。注射法普通只應用於熱塑性物質，所以這一種材料，都可以切下來，重新入模來製造。注射法所以優於壓製法，第一在於不須極大的壓力，而且模型不須加熱，所以不必用過大的機件。第二是動作迅速，每分鐘多的可出模六次。注射法最大的缺點，第一是不能製造厚壁以及大形而複雜的物件。第二是百賴斯替由加熱室通入模內時，往往帶有微量的空氣，以致在製成的物件上，留有氣泡的痕迹。

在熱塑性百賴斯替的模造工業中，和注射法占有同樣的地位的，還有擠料 (extrusion) 法，就是利用壓迫的螺旋水車，把一注百賴斯替的材料，連續不斷由模中擠出的方法。擠料法的機器很像一隻碎肉機。百賴斯替先由斗中滲入螺旋的溝道，然後一面在溝道中加熱，一面用螺旋水車壓迫物質，使其由模擠出。這裏的模，其實就是一個管嘴，製管時則用一個中間有金屬軸心的管嘴。製板則用一個狹長方形的管嘴。百賴斯替由管嘴擠出以後，一方面用連續的轉運帶收集，一方面用吹風冷卻或加熱的方法使形狀固定。成為長條的百賴斯替，因此這一種方法只能製造木條和管子為限。

除了上述的方法以外，還有冷模 (cold mold) 法、鑄造 (cast) 法和製片 (laminated) 法。冷模法係把百賴斯替放在堅硬的模中，加極高的壓力，壓成某一種形狀，即取出放在冷處或在爐中烘焙，使其硬化。這方法普通應用於製造抵抗高溫或高電壓的零件。鑄造法是把液體的百賴斯替，傾入開口的模中，在模中焙硬取出。普通用於低等的耐百賴斯替。製片法係用紙布或石棉布做軸心，浸以熱定性百賴斯替，壓成板狀或製成棒、管等的方法

從模中取出物件時，一方面要經過噴射自噴箱，刀料下以鎊金方下場。因為用壓製法製成的物件有瀉裙，用噴射法製成的物件有鑄突，這瀉裙和鑄突，都是在運銷以前，必須先行除去的。又如贅疣必須磨平，糙面必須磨光，需要孔的必須穿孔，這些也都是整治的工作。整治的方法，有滾動 (tumbling)、鑽孔 (punching)、刀切 (cutting)、銼平 (filine)、沙平 (sandings) 和革砥 (buffing) 等。有時候用一種，有時候用幾種，完全看經濟的條件而決定。整治的方法中，最經濟的是滾動法。因為這不但是一種機械的方法，並且在一次之內，可以整治許多的物件。滾動的工具，是一個八角形的金屬箱。裝在活動的軸上，有柄可以轉動。整治的時候，把物件放在箱內，再在箱內放置碰擊用的雜物，例如要增加表面的光澤用蠟栓，要除去表面的光澤用粗糙物，要除輕微的瀉裙，用金屬或木質的球體，木栓或是鋼質的小錢。去除孔中的瀉裙，有時用重的小錢。滾動法普通只應用於去除小形而光整的物件上，微薄的瀉裙，而不能去除大形或凹凸不平物件表面。或是大形物件表面的瀉裙。普通去除了不平表面的瀉裙係用鑽孔法和鋼刷法，去除厚質的瀉裙，或是用布做填充料物件的瀉裙，以及鑄突和釘枝，都要用刀切，切後再用銼銼光。此外穿孔要用鑽孔法，磨光要用沙皮或革砥法，像丙烯酸百賴斯替所製的飛機擋風板，就是用一種特別的革砥來磨光的。

百賴斯替製品上的刻字，普通是用標準的鐫刻機來刻的。印字則用尖銳的模，燒燙壓在製品的表面，然後在溝中充滿塗料。這一種方法容易應用於熱塑性百賴斯替，而不容易應用於熱定性的百賴斯替。圖畫及花紋，普通用橡皮的滾軸，吸收特種的墨水而印在百賴斯替的表面。又如低等耐百賴斯替所製的物件，大都作黑色，為求美觀起見，必須加一層塗料。至於在百賴斯替的物件上加金屬的附屬物，普通並不專為裝飾之用，有時為增強化學的抵抗力。金屬片或放在模中和物件鑄在一起，或待物件冷後，再永久嵌在其內。

百賴斯替除了製造膠合劑、塗料和模造物品以外，還有一種極大功用，是製造人造的纖維。人造纖維是天然蠶絲的代用品。因為歐洲工業發達的國家，勞力比較寶貴，不能用養蠶的方法來取絲，所以模仿桑蠶吐絲的原理來製絲。他們製絲的方法，是用一種吐絲的器具，把溶解的纖維素或是其他黏性的液體，由細孔擠出，暴露於空氣或特種化學藥品溶液內，使其凝結為固

體絲。現在工業上所用的人造纖維，大別可分為四大類，就是雷永 (rayon)、耐龍 (nylon)、文永 (vinyon) 和沙然 (saran)。

雷永是好幾種人造纖維的總名，以前稱為人造絲。假使嚴格的說起來，這一類人造纖維，都是利用纖維素長而鏈狀分子，重新組織而成的。和蛋白質性的天然絲，化學上的成分完全不相同，所以不應該稱為人造絲。雷永和其他一切人造纖維的最早發明人，名字叫查同內特 (Hilaire de Charonne)。遠在一八八四年，他就把硝化過的棉毛，溶解於酒精和醚的混合物中，由吐絲器擠出。等到溶媒蒸發，其中所溶解的纖維素就凝結為一束絲。硝化纖維素的人造纖維，外觀和光澤像真絲，但強度和彈性和真絲差得遠。尤其重要的缺點，是和同類的百賴斯替一樣，有容易着火的特性。必須用硫化化鈉以去除二氧化氮，才可以當作衣服的原料。自從查同內特的發明公布後，不久就有人發明一種黏液 (viscose) 法。他們先把木漿溶解在氫氧化鈉的溶液中，然後用二硫化碳處理，使產生一種金黃色的黃酸纖維素 (cellulose xanthogenate)。黃酸纖維素經過相當時間的成熟，就變成一團極度黏稠的物質，用吐絲器擠在硫酸、硫酸鎂和硫酸鈉的溶液中，就凝結為一束絲。此外還有一種銅鈹 (cuprammonium) 法，係用純粹的棉毛，溶解於氧化銅的氨水溶液中，用吐絲器擠在稀酸溶液內，使銅及銨和稀酸化合，讓纖維素凝結為絲。銅鈹絲比前面的兩種有彈性，所以當吐出的時候還可以拉長為更細的絲，以供織造細的絲襪及精緻的織物。用醋酸纖維素製造人造纖維的方法，是把醋酸纖維素溶解於酮內，由吐絲器擠出。這一種人造纖維，在商業上叫做織醋絲 (celanese)，比其他的雷永粗，濕時比其他的雷永牢而有光澤，其缺點在熔點低，不耐燙，吸色力弱，不上染。

一九三一年，美國手旁特 (E. J. du Pont de Nemours) 公司的卡羅透斯 (Wallace Hume Corothers) 發明了一種叫做新丁二烯的橡皮，同時在無意之中，又發見一種超疊合體。這一種疊合體，假使製成纖維，竟有極大的強度和彈性，有時可超過蠶絲，當然遠非雷永所能及了。這一種纖維，就是舉世聞名的耐龍。在化學上，耐龍是一類疊胺的化合物，在分子的鏈中有胺羰，所以極端近似於天然的絲和毛。耐龍一共有許多種。其中最重要的一種，係用己二酸和六次甲基四胺，在氮氣和高溫之下，縮合而成的。這一種縮合物，自吐絲器擠出，就凝結為一束絲，再拉長四倍，就成為更細的絲。耐龍的特點是彈性大，熔點高，所以耐洗又耐燙。耐龍的用途，最初不過是製

造領帶、手套、絲襪、襯衣、外科縫線和網球拍的絨而已，到前次的大戰爆發，像飛機的輪胎、降落傘和滑翔機的繩索等，都用耐龍來製造。美國又因為戰爭爆發，豬鬃的來源斷絕，所以一切的漆刷，也都改用耐龍來製造了。

文永是九分氯化乙烯和一分醋酸乙烯的疊合物，溶解於酮，和醋酸纖維素一樣，經過吐絲器的擠壓而造成的。這是一種無臭無味而絕不發微的物質，性質頗為堅韌，並有強大的抗水性和抗化性。只是熔點太低，不能做常燙的織物罷了。文永的用途很廣。因為性質強韌，所以可製造釘鞋線和吊床的索。因為有強大的耐水性，所以可製造釣魚線和浴衣。因為有穩定的化學性，所以可製造工業上應用的過濾紗。沙然也是氯化乙烯的化合物，成分為偏二氯乙烯。性質強韌、極耐摩擦、有伸縮性，並且不受水濕和化學藥品的影響。不論是天然的纖維或人造的纖維，假使要製成較粗的線條，普通都是由多股絞合而成的，但是沙然可以製成任何粗細的繩索，只要單根就够。其用途普通是作釣魚線、運動器具、婦女用手皮包、坐墊、地毯等。

天然蠶絲的優點，是成本低廉、堅牢、強韌有美麗的光澤，只是絲的品質，往往要受蠶所生長的環境中，氣候、溫度和雨量的影響，因此趨於不純，反不及人造纖維的品質，倒有一定的標準。人造纖維自從發明到今日，不論在強度抗水性和上染力的各方面，都有極大的進步，尤其如耐龍的彈性，竟能超過蠶絲，更是化學工業上的奇蹟。我們有了人造的纖維，目前就可以免去養蠶和繅絲的麻煩。並且在不久的將來，紡織剪裁和縫紉的工作，也都可以避免。因為黏稠的物質，不難像玻璃紙一樣的製成薄片，所以將來必有一天，整件的衣服儘可以一次擠出，而用膠合劑黏牢。

和百賴斯替相似的物質，還有合成橡皮。天然的橡皮我們知道是由植物的乳汁所製成，因為乳汁的產量有限制，所以橡皮的用途一天一天的廣大，來源愈感缺乏，人工合成的需要，就越發迫切了。關於天然橡皮的成分，很早就有人研究過。遠在一八六〇年，威廉斯 (Greville Williams) 分離橡皮，證明橡皮的成分是一種碳氫化合物，學名叫做甲基丁二烯。到了一八七九年，部查達特 (Gustave Bouchardat) 把甲基丁二烯疊合為一種類似橡皮的化合物，於是認定橡皮就是丁二烯的疊合體。實際上橡皮並不是某一種單純的物質，而是多種甲基丁二烯的疊合體，混合溶液的固體，因此不能用化學的方法來製造。但是到了二十世紀的初年，化學家發見橡皮的彈性，完全是由於分子的長鏈而來，和性質沒有關係。我們只要製成同樣的長鏈，就可以

得到人造的橡皮了。天然和合成的兩種橡皮，來源雖然不同，但是彈性、伸縮性和硫化的可能性，却為大眾所公有。所不同的是人造橡皮只有在某幾點超過天然的橡皮，却像天然橡皮那樣，在各方面都保有優良的品質。

最早發明的合成橡皮是在第一次大戰的期間，德國人用二甲基丁二烯疊合而成的甲基 (methyl) 橡皮。到了大戰結束時，德國人就放棄了甲基橡皮的製造，而試驗用鈉做接觸劑，把丁二烯疊合為一種品質較好的橡皮。這是一種橡皮，因為以蒲塔定 (butadiene 即丁二烯) 做原料，而以鈉為接觸劑，所以在德國稱之為柏浦南 (perbunan)，而在美國稱之為蒲納 (buna)。

蒲納橡皮一共有蒲納埃斯 (Bunas) 和蒲納埃恩 (bunan) 的兩種。蒲納埃斯橡皮，是丁二烯和困一烯，在肥皂水等乳濁液及人工控制的溫度壓力之下產生的疊合物。先在壺中充滿肥皂水及三份的丁二烯，然後加高壓力，抽入一份的困一烯。最後再加過氧化氫為接觸劑。這壺起初要微微的加熱，然後使之冷卻，而保持着一定的溫度，經過長時間的震蕩，內含物就凝聚成一種乳濁液，用稀酸使之凝結，就沈澱於容器的底上。最後用篩濾取，壓乾磨碎，就是橡皮的原料，蒲納埃斯橡皮有黏性、有彈性、不導電、對油的抵抗力弱。假使和適量的天然橡皮混合，可以製成相當良好的車皮。至於蒲納埃恩，是丁二烯和氫基丙烯的疊合物，製法和蒲納埃斯相同。這一種橡皮對於磨擦、風化、熱、化學藥品和油都有相當的抵抗力，所以可製印刷滾軸、水管和油管等。

一九二三年，帕特里刻 (J.C. Patrick) 用二氯化乙烯和多硫化鈉疊合為一種橡皮，由梯屋科耳 (thiokol) 公司製造，所以稱為梯屋科耳橡皮。梯屋科耳橡皮缺乏黏性、伸縮性以及對於磨擦和裂開的抵抗力，只是對於溶劑和油卻有特強的抵抗力。所以可製造油管和油槽。現在最重要的合成橡皮是氯化丁二烯的疊合物，為一九三一年丟特公司所發明，起初稱為丟丁二烯 (duprene) 後來又改名為新丁二烯 (neoprene)。新丁二烯的原料是乙炔和鹽酸。乙炔先要通入氯化銅的溶液縮合為乙炔基乙炔，然後經過鹽酸的處理，轉變為氯化丁二烯。氯化丁二烯最後和在肥皂水等乳濁液中重新排列而成為新丁二烯。新丁二烯經得起磨擦、風化、日晒，對於化學藥品和潤滑油有相當的抵抗力。普通以製造輸送帶、印刷滾軸、防油手套和包裹電線等。

不論是天然或人造的橡皮，凡是可以硫化的，一定有不飽和的價標，但

既有不飽和的價標，就容易受空氣和若干化學藥品所影響。美國的標準油業公司頗有鑒於此，就用異丁烯一類的物質為原料，疊合為丁基 (butyl) 橡皮。丁基橡皮有許多種，其中如用異丁烯及丁二醇疊合而成的，因為不能硫化，所以都不堪應用。最好的一種，係用少量甲基丁二烯的疊合物，以適足以硫化為度，和異丁烯化合而成。這一種橡皮不但有極強的抗力並且以煉油廠中極多的異丁烯和二烯屬煙為原料，在低溫之下疊合，所用的機器也很簡單。所以在目前雖還沒有用處，而在各種合成的橡皮之中，實在是最有前途的一種。

材料來源：

- (17) Landis, W.S., Your Servant the Molecule, Macmillan, 1944.
- (18) Leyson, B.W., Plastics in the World of Tomorrow, Dutton, 1945.
- (19) Weil, B.H., & Anhorn, V.J. Plastics Horizons, Jacques Cattele 1944.
- (20) Dubois, J.H., Plastics, American Technical Society, 1944.
- (12) Dearie, D.A., Plastic Molding, Cymical Publishing, 1941.

前期勘誤

期	頁	欄	行	誤	正
三	六二	上	四	壓器	器
二	六二	上	一八	百分	百萬分
二	六三	上	二四	三百萬	三百百
二	六四	上	八一	擾亂一發生	突變
二	六七	上	一五	突發	突變
三	八〇	下	八	黏乙烯	黏烯醋
三	八〇	下	一三	氯化	醋氣
三	八〇	下	一六	醋酸	醋酸
三	八〇	下	二三	耐膠	耐脂
三	八〇	下	三〇	酸及	酸或

# 印度二月暴動之回憶

(特約通訊)

李文陽

李君是一位青年軍人，當印度『二月暴動』發生時，正在加爾各答。所以這篇通訊雖然簡單，却值得讀者注意。因為這對於了解正陷在嚴重狀態的印度問題，是很有幫助的。

(編者)

當我們的飛機到達加爾各答，印度的民族正進行着空前的反英運動，他們簡單的口號為民族的解放自由與生存，在這個目標底下他們是不擇手段的。因為他們久受了英國的剝削與壓迫，無論在物質或體力方面都非常缺陷。在印度，『印度人生活在地獄而英國人却生活在天堂！』這句話一點都不假。由於這飢餓、貧困、與虐待侵蝕底結果，他們的體格顯得格外的瘦小孱弱而可憐，但因此我們便發生更大的同情與感動，我欽佩他們的勇敢的強烈的革命意志，他們就拼着這最後的骨頭和血肉，像瘋狂地為獨立與生存而鬥爭！

我們要知道印度的國民軍在這次大戰的時候是幫助過日本的，這可以說是他們的落後的思想與手段，不過他們的單純的在要暫時脫離英國的枷鎖。這種思想畸形地發展成爲他們的急不及待的反動的浪潮。戰事結束之後，他們更利用反對拉賈上尉的開審，(拉賈上尉是『國民軍』的代表)，舉行大規模的反英運動，這樣是說明了運動的起因、爆發點和以後的過程。

他們一開始便暴動！罷工！工人跑出了工廠，苦力離開了碼頭，煤氣與自來水沒有了，交通完全陷於停頓，於是馬路上集合着一堆一堆的暴動的羣衆。他們拿着短刀、石頭、木棍、火把、汽油和竹竿，祇要遇着外國人(不論是英國美國中國人……)，他們會給你脫下帽子把它燒掉，如果是遇着英國的或英國人使喚的印度警察士兵，他們便開始肉搏，拼個死活；他們還用火把燒毀了英國和美國的車輛，搗毀了英國的商店和房子，最糟糕的是印度的吉普女郎，她們連夜衣服都被脫下燒了，這樣繼續了一個星期，加爾各答便成爲一座爆發的火山。

這一次暴動是由英國政府出動了軍隊彈壓下來的，可是結果死傷了幾百人，搗毀了幾十個商店和房子，燒掉了一百五十多輛汽車，從那時起美國下令將他們的車輛加漆一面美國旗，軍隊退出城市外四十里居住。

可是武力並不能根本制止這種暴動，他們會隨時爆發的。狡猾的英國人也知道注意這件事，他們在倫敦派來了担任調查和調解的專員，也另外調換

了一個工黨的印督，他們也利用印度各黨派宗教間的衝突與矛盾，他們用一種恫嚇利誘與離間的手段，企圖各個分化與擊破他們的革命意志，妄想繼續維持他們的傳統。

鮑斯生日那一天，整個印度的羣情又復沸騰沸騰起來，這是他們準備繼續鬥爭的試驗！他們出動了工人、農人、商人和學生……廣大的遊行行列，高呼着印度獨立的口號，貼標語、插國旗、發售紀念鮑斯的相片，那時英國人是銷聲匿跡，悄悄地在聽着他們幹。

在新德里，在孟買……也是同樣的情形，我們可以見到他們現在是不分地域，不分宗教與黨派而相互地聯合一起去鬥爭。在他們的行列裏，我們見到好幾樣的旗幟并排着：國大、佛教、回教同盟……他們是已經趨向於一致的。孟買會發生過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英國人利用一種離間的手段叫遊行的行列不准通過回教區，於是他們便和軍隊警察衝突了。他們以女學生爲先鋒，她們衝破了水龍警棍的襲擊，最後冒着濃烈的噴嚏性與催淚性的毒氣，她們倒下來了，但仍然拼死地在支持着，讓後來的人前進。這一次的勝利是由她們的血淚和生命換來的。

有些印度人對中國人的印象並不好，他們單純的想像說中國軍隊在印度幫助英國人打仗，但有些清醒的印度人是同情而且感佩中國在這次大戰的貢獻的。多數的印度人是充滿着蓬勃的勇敢的革命意志，他們的民氣是堅決而激昂的。他們已經從甘地先生的不抵抗主義而進爲積極的奮鬥了。我不同意他們的是，因爲他們以爲拉賈上尉在這次戰爭中無罪是真實的理由，他們還不澈底明白國際關係與世界革命的正確的道路與目的。

但當我離開孟買之前，他們已經又用一種抗捐與抗稅的名義而暴動和罷工了。他們的暴動也不損及美國人或中國人了，孟買的印度水兵則以待遇不均的名義實行附和着罷工起來，那時情形很混亂，馬路巡邏着全幅武裝的英國兵，他們坐在避免石頭襲來而罩着鐵絲網的軍車中。我不禁覺得可笑，原來這就是『約翰牛』的防禦法！

——七月二日寄——

# 崇明之行

(地方通訊)

唐 德

「抗戰勝利」轉眼快要一年了！

慣住在上海的人，真是『得天獨厚』：不但未曾遭遇到戰火很大的損害，而且更蒙『盟邦』的特別愛護，扶持，很快就恢復了——甚而超過了——戰前的『繁華』；自然，並不是每一個上海人都會給這表面的繁華所薰醉的，現實的遭遇都在促人深省，接踵而來的打擊又逼使人們去重新考慮這次『勝利』的因果。狂歡、熱鬧，早變成了夢一般的幻滅；怨尤、詛咒，已翻譯成爲果敢的行動。罷工、失業、關廠、糧慌、食污、瀆職……這些驚人的節目不但愈演愈烈，而事實上早已逼及了每一個中國戰後的都市。筆者這次偶然因事到鄉下一行，並不是故意逃避都市這種悶人的空氣，只也樂得利用這機會，轉移視線去觀光一下勝利後的農村，看看這佔中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產領域，到底又是怎樣走上建國繁榮的道路？

此行的目的地是崇明，這個浮躺在長江口的帶形孤島，也感謝她周圍的淺灘和地勢，否則早在一世紀前也許就代替了香港的命運；可是也正爲了這個原故，使她繼續停留在閉關前期的狀態。從上海到崇明的直徑距離祇有三四十公里，但用時代的尺度去衡量却要相差兩三個世紀了。這一百年來她就活像一個失職的司閘，呆站門前，老讓外客在她的『祖國』橫衝直撞，此去彼來，爲所欲爲，勝利後崇明雖不像別的地方一樣：洪福無量，源源得到『救濟』或『施賑』，但比之湘桂災區和內戰波及的區域那又幸運多了；本來像這樣平凡的地方也難怪很少引起人們的注意，即筆者這次造訪也並不存有如何『器重』的成分。不過，我相信從一個較好的地方裏去目睹一些農村的實情，給讀者報導多少真確的材料，那似乎又是不無裨益的。

## 浦江依舊 景象全非

下午二時三十五分，閔行輪在外灘啓碇。一年不曾溯江遊覽，一切景象都懸殊多了！的確，這一向被人稱爲『敵人窩』的黃浦江，現在已沒有像敵僞時代那般蕭條蕭殺；最少，表面上已顯現了無限的生氣；代替『紅膏藥』徽章沿江點綴着的是紅藍間影的美麗花旗，『盟邦』軍艦綿亘不絕的佈滿了江心，活像一條蛇陣，虎視眈眈的細心守着這塊十里洋場，登陸汽艇就和馬路上的吉普卡一樣橫行無忌，高興時也常願意和這古老大國的小木船開玩笑，教你啼笑皆非。從外白渡橋到楊樹浦和浦東的每一個碼頭都泊滿了洋船，幾乎沒有空隔。起重機辛勞的駁卸着那各種各式的恩品！從活動房屋、曳引機、到鞋油頭臘，真是應有盡有，無美不備，難怪市面洋貨堆積如山！可是人心到底不足，最近又有些人在怨天怨地，甚至馬路上也不難發覺『抵制美貨』的粉筆標語。難道一九〇五年的舊劇竟會重演一次？這却耐人尋味。

## 玻璃皮帶 打開話盒

船漸漸遠離了市郊，海風輕輕的吹拂着，使人分外興奮。站在船面的每個人帶着一種特異的心情看完了這幅浦江的景色以後，都半信半疑的發出了感嘆，長舌的便嘖嘖不絕的大發議論，話題從玻璃皮帶一直說到了工業危機，有些顯然在賣弄知識，盡情詔外，一部分却真實的反映了大眾的見解。

『爲什麼美國貨像潮水般湧進來呢？』

『這樣下去將造成怎樣的結局？』

『難道政府就此熟視無睹嗎？』

談話的邏輯有時也漸漸帶入了問題的焦點，船艙裏居然就這樣展開了一幕真正民主的討論，在平庸而又紛亂的爭議中，有時人們自己也尋得了正確的答案，長期的戰爭雖然破壞了人民的生活，但同時也提高了他們的智慧，不過我却回味着另一位婦人的這一句話：

『儘管洋貨便宜，鄉下人可買不起！』

這真是一針見血的客觀意見。不知要想獨佔中國市場的大國，又可曾認真思量過這一層沒有？

## 盜匪猖獗 行旅爲艱

靠了碼頭已經是下午六時三刻，從南門江到目的地的×鎮還得跑二十多里的路；聽說早班船已有汽車接送，但到了這個時候唯一可以代步的只有靠獨輪的木車了，沿着破爛的公路推到東門城口，一位神氣十足的守兵趕過來執行了嚴格的檢查，原來崇明是通到北沙（指蘇北啓東、海門一帶）的一條道路，共產黨人也常來往其間，而且不久以前就搜獲了一批軍火，難怪這情景比淪陷時期緊張多了。旅客好不容易被檢查完畢，小車繼續在彎曲的阡陌上推進，不到數里光景，推車人驕地裏把車子放下，問我身邊有什麼貴重物品，這一下可教我摸不着頭腦，細問之下才知道這個素稱太平的地方近日也不太平了。強盜白天行劫，到處出沒，來往客商常常被洗劫一光，不幸的還犧牲了性命，打家劫舍，時有所聞。而且綁架之風也日漸猖獗，索價亦頗棘手。（最近浜鎮附近又被綁了一位姓邱的小地主，困了九天，後來聽說是八百多萬才把肉票贖出）老百姓手無寸鐵，只好束手待縛，唯命是從。本來這種情形在廣大的破產農村區域中，實已司空見慣，無足爲奇，但在勝利後這幾個月月中，崇明也『突飛猛進』的發展到這個程度，可就出人意外。

在過去一度長期的留居生活中，我便深深的感覺着崇明的人民正如它的地勢一樣，具有一種平坦與柔和的品性，以致在長期的打擊中他們從不曾引起過什麼的『

越軌行動」，然而最近急轉直下的發展中已迫着一部分貧無立錐的人挺而走險，愈鬧愈兇了，誰能保證在繼續煎迫的環境下，將來不會像湘西一樣，釀成公開的反抗呢？

## 豁免田賦 有名無實

其實盜匪猖獗不但證明了農村破產的深度，同時也反映出這裏治安的真相，本來當日本投降的初期，崇明也和別的地方一樣，曾經一度陷入了無政府的狀態，最先共產黨確乎準備在此捷足先登：進佔了縣城、新開河和幾個重鎮，建立起臨時的「政權」並公開宣佈過在此「落地生根」的。待得去年十月孫雲達的隊伍開到把他們的武力逼回北沙以後，才算完成了這次政權的交替。不過，政府是光復了，凱旋軍也幾次三番歡迎而又獎賞過了，然而人民除了重新担負起更大的負擔以外，幾乎就不知道「勝利」究竟帶給了他們一些什麼。無疑，國民黨政府爲了體恤淪陷區人民八年來的苦況，曾公佈了三十五年度田賦免徵的法令，但就在這短短的不及一年中，崇明的農民就支付了四五次巨大的捐募：像賞金、補助費、特借、軍米……憑藉「勝利勳章」的統治者是不難想出更美麗的名目來的。至於軍隊駐紮的臨時補給的柴，油還未議定。最近新縣長（按孫雲達以後的是陳光成，現在戰後的第三任縣長是郭成協）上台後他顯然要好好的整頓一下縣政的，所以最近保甲經費又開始徵收了。當筆者探問到這些地方的時候，一位老伯伯不由自主的向我感嘆道：「年青的先生，我告訴你，風水雖然輪流轉，花樣到底也難翻新，老實說，除了那張更不值錢的老法幣外，幾乎什麼都和日敵漢奸時代一樣，甚至凱旋軍裏也常可以看到相同的面孔，自然略，標記番號是改過了！」他們每一個都很担心的向我問起關於田賦徵實的消息，並且表示：「如果真的像安徽那樣每畝徵實四斗半，那我就索性把這僅有的幾錢獻給國家！」

怪不得內地好些地方田地真的荒着沒有人願意去耕種。

## 棉花朵朵 破衣難裹

由於地質和技術的種種限制，崇明除了很少的區域種稻外，其餘大都種植雜糧，其中尤以黃豆、高粱、麥、苞粟爲主。因此在過去的日子裏人們一貫就以麥和苞粟代飯，除非特別宴客和名符其實的「大戶」人家，餐桌上很難看見真正的米飯。棉花產量也不算少，每年就大批的運銷到上海去，不過自從崇明那兩月有名的紗廠——大通和富安——開設以後，這裏的花紗價格便幾乎完全爲之操縱，它一面和農村的高利貸聯合，利用農民青黃不接的緊張關頭，大量放債，同時當棉花收穫的時候又把市價盡情壓低，等到吸收得七七八八時，價錢又突飛猛進的上騰了，農民只好無奈的忍受這種明顯的剝削。勝利後這情形不但沒有絲毫的改善，而且聽說中紡公司建立以來，現在更顯明而且有計劃的發展着。在墟鎮上人們隨時可以看到那些衣衫襤褸身體裸露的貧婦，誰能說這裏竟是一個產棉的地方！

## 五穀登場 家乏餘糧

在兩天悠閒的鄉村生活中我們也作了一個簡單而最現實的統計，憑此也可以知道一些農村生產的實際情形。此地普通的說，都以每「百步」做田畝計算的單位（計每畝折合二百五十步）現在就拏這幾項主要的農產從他們的工本，收穫來看看它的損益吧：按（一）麥——每百步約收四斗，依目前市價值法幣八千元，需要肥料計豆餅二十五斤，合法幣五千元，如扣除了柴草以最低限度四工人工計算，則連伙食合共四千元，對比除了損失種子外每百步種麥要虧蝕一千元。（二）粟苞——每百步約收七斗，值一萬四千元，需肥料豆餅五十斤計一萬元，連工價四千元徵俸出入相抵，種子犧牲。（三）黃豆——每百步約收三斗值一萬元，無需肥料，柴草和人工相抵，再扣種子二斤半一千元外，可得益九千元。

（四）棉花——每百步約收二十五斤，軋去棉子實得淨棉（俗稱花衣）十斤，值一萬三千元，無需肥料，扣除了棉子和柴草外約需工價六千元，對比得益七千元。（五）稻田——每百步約可收穀一百二十斤，軋成白米六斗值三萬元，需肥料豆餅五十斤計一萬元，全部人工（包括把田、車水、響稻、收稻、打稻……）連伙食約一萬四千元，扣除秧種二千元，也許可以賺到四千元。

看了上面這簡樸的統計我們可以看到農民費盡全年的歲月，辛苦耕耘，結果即使不蝕本也不過換來幾千元的代價。同時我們更不能忘記：第一，這些數字都是根據豐收的標準和最低限度的開支來計算；第二，這裏面顯然還沒有把生產工具的成本算進去；第三，所有捐募和租稅，也未列入，可是即按這種情形已經證明農民生活陷入怎樣的絕境，如果不幸再遇着：風雨不調，蝗蟲損害，戰爭破壞，生老病死等等種種的「意外」打擊，那麼一種更悲慘的情形是不能想像的了。

## 傷心慘目 誰的罪惡

在這種嚴重的情形底下，雖然一部份保有祖田數畝的自耕農，目前暫時還可勉強維持，但一個個週期性的災難也逼着他們把土地一塊塊的變賣。這甚至造成廣大的中農層也在迅速的走向破產。至於那些租地自耕的佃農，他們大多以無法繳納每百步四斗的「地頭」（按即地租，崇明現仍流行實物地租通例每百步黃豆二斗苞粟二斗）也急激的轉入了貧農的隊伍。那些一無所有的農村無產者便廣泛的一天天在增加，他們漸漸轉回到農奴世紀的生活。一部份流爲盜賊，一部份趕到上海，又空空的跑回鄉下。在這些日子裏我們更可以看到幾個顯著的現象：一方面是農民對於自己的生活愈來愈懸懼，由於無利可圖農村生產將日漸的低落；一方面也由於這普遍的貧困，購買力薄弱，他們對於上海販過來的日用品只能投射以羨慕的眼光；有些家庭甚至擊回從前的火石出來敲打，因爲買不起一百二十元一盒的洋火；最離奇

而又凄慘的是鄉間近日還流行着一種殘害嬰孩的風氣，光在我們的親戚們口中，便可以聽到四五種同樣悲慘的事件，或者以制奶制飯使一條幼弱的生命慢慢餓死，或者比較乾脆採取更辣手的辦法。本來，人們過去就一貫用着一種最苛刻的勤苦、慳吝（他們所達到的程度是一般上海人所難於置信的）來抵抗他們的命運，如今命運又逼使他們採取更為嚴厲的手段了。生存？人道？這十字架究竟應該由誰來肩負？

### 內戰紛紜 生無寧日

洞察了農村的真實處境以後我開始探討人民對於內戰的看法，也許在喧鬧紛紜的時局中這裏倒還聽得到一些珍貴的啓示。經過了兩日的走訪和各方面徵詢可以把他們的意見總括如下：（一）兵兇戰危，打仗是人民最害怕的，但當政的人就偏偏高興用老百姓的生命財產來做賭博，有什麼辦法；（二）民國以來，事實上我們就不曾有過一日的安樂，中央政府如果是一個好的政府，恐怕共產黨現在就不會這樣出風頭；（三）共產黨反覆無常，既衝突又合作，既開火又談判，不顧民心，雷厲風行，也非好路道；（四）講也講不好，打也打不通，國家大事，老百姓誰敢過問。總之命有註定，生無寧日。

### 分田倒租 白費工夫

有時你還可以聽到一些出人意外的大胆談論，甚至在這『民主時代』裏筆者也未便一一把它抄錄下來的，那只好向讀者抱歉了。

最後我希望通過他們探聽一些關於『新解放區』的實況，因為這裏隔江北岸可以說就是共產黨的世界，據說在蘇北好些縣分（並不是完全一律），跟着什麼『三資運動』以後，還實行了所謂『分田』、『倒租』與嚴厲的民兵、保甲制度。一部分所謂『漢奸嫌疑』的地主的田地全部『充公』了，或者僅許保留一小部分，同

時該地主還得向政府倒納歷年的租務，沒有田地的不分男女老幼都要參加『新解放區』的『新生運動』，壯丁一律編為『民兵』，人民行動須受嚴格的保甲制度和絕對的規則管制……這些，乍看起來無疑好像是公正的懲奸工作，而且似乎也接近『土地革命』。但實際上却是一種強制執行的極權法令，和毫不徹底的從上至下的應急改革，因此農民也分毫沒有合理的分配到土地，他們只簡單地被迫變成了新政制的順民，而且在從事內戰的前提下被驅趕到水深火熱的地步。結果地主們一部分屈服了，一部分逃走了，而土地始終不能恢復正常的生產

，一般人民在嚴峻的鞭笞下無可奈何地、惶惑地參加工作，大批青年却不用種種方法冒生命危險以求逃出虎穴，但共產黨却把這個大白於世的事實解釋為：人民戰鬥精神不夠。

共產黨在這裏也得不到人民的同情。崇明人用一種疑懼的眼光向江南、江北注視着，他們相信『日脚』絕不會這樣長此下去。

其實三日來農村的生活倒并不覺得悠閒，我挾着不安的心重回到了上海。

一九四六，七，七脫稿。

## 本誌第一卷第三期目錄

### 時事評論

評『下關事件』……………海 明  
 怎樣消除內戰……………海 明  
 注意選舉之意義……………陳人白

### 論官僚制度

戰後國際政局之演變……………劉少嚴  
 美國六十家族之戰爭利潤……………喬治·沙爾  
 數以萬萬計之贏利……………曉山譯

### 戰後企業界的利潤將有怎樣的龐大

利潤與工資……………謝山譯  
 戰後企業界的利潤將有怎樣的龐大……………少棠譯

### 評李季呂振羽的老莊看法

再論老子與孔子——答歐伯先生……………蔡尚思  
 孔子不會革貴族的命……………李 季

### 維新運動底階級基礎和解放意義

論文藝復興時代西班牙的戲劇……………陳振維  
 英國詩歌發展的三個階段（續完）……………唐虞世

### 求真（詩）

近十年來科學新發展概觀（三）……………冰夷編譯  
 編輯餘談……………朱維基譯

### 近十年來科學新發展概觀（三）

編輯餘談……………羅式熙  
 編者……………李毓鏞

## 讀者意見

編輯先生：我們這些來自僻野的湘南鄉間的青年，剛到上海，一位長者便介紹我們看『求真雜誌』；他說：這是上海最近出版的一種最客觀的，而最能把握真理的刊物。

稍稍休息了一會兒，我們開始看看它。不看則已，一看之下，不覺且驚且喜。驚的是：『求真』真的在探求真理，絲毫沒有像時下那些自命為『前進』的刊物，——那種以主觀意識來批判客觀事實的作風。自然那些自命為『正統』，而被一般人目為右派刊物的唯心論者的作風，更是一些影兒都沒有。喜的是：我們這羣青年自從『求真』出版以後總算有了一盞明燈指引着我們，使我們能够更接近真理，而不致再要我們這羣幼稚的青年去瞎摸索。

上面這些話，或許被人家認為太肉麻了些，但我們是在說『真話』。

但是，對於『求真』，我們不是全無意見的。

一個基本的意見，是：『求真』的學術性太濃厚了些，它幾乎是一種學院派的刊物，這是闡明革命真理的刊物，所必須考慮的問題。

中國今天並不是不需要像『求真』這樣高級的學術性的、闡明真理的刊物。並且我們認為必定要有這種高級的學術性的刊物，才可能使中國的革命運動獲得正確而高度的發展，才可能使中國一般別有企圖的人們、玩弄主觀意識，而硬說真理是他們的人們，沒有欺騙瞞蔽中國人民的餘地。那就是說，中國目前和將來，急切的需要像『求真』這類的刊物來啓示中國人民。真理是人民大眾的，而不是一黨一派所得而私有的東西。『求真』就像照妖鏡一般，使中國一般玩弄真理，欺騙人民的一班牛鬼蛇神、妖魔邪術，無所遁藏。這就是『求真』在今天出版，而能光芒萬丈的原故。

然而中國大多數人民還在愚昧的境界裏，一般智識分子的水準仍是不夠的。『真理』不能永遠關在象牙塔內，而必須是放在十字街頭的。求真在今天不僅是以學術性的雜誌出現而能完成它的基本任務；『求真』必須大衆化，把真理獻給廣大的中國革命人民——農人、工人、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使中國人民能够自覺的自主的參加中國政治，參加中國革命，這是以追求真理為目的的『求真』之更偉大更主要的任務。因此我們貢獻一個重要的意見，就是希望求真在提高真理之研究外，更須注重真理之普遍傳播，我

們所能想到的具體辦法是：『求真』另出一種『求真副刊』，每週一期，每期十餘面，文字以淺顯簡明為主，而尤注重國內外時勢之解剖，使現實與理論配合。對象是農人、工人、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我們認為與人民大眾研究，討論真理乃是『求真』第一任務。

中國今天出版界，缺乏純學術性的探求真理的刊物，也更缺乏純客觀的、純人民的普遍性的刊物。『求真』對於這兩個任務是應該兼籌並顧、而不應該有所偏廢的。

這點意見先生能够接受嗎？崑叩撰祺！

一羣求真讀者：鄧定峻 程哲宜 李聲鏗  
程元宇 李坦 蔣麗等敬啓七，廿一。  
鄧超臨 楊玳琇 沈君強

## 編者答復

讀者諸君：我們讀了你們誠懇而真切的來信，既是感奮，又是感激。感奮的是：你們對於『求真』的評價雖未免過高，但至少已表示本誌對於追求真理的宗旨和努力，已經獲得報償了。感激的是：你們對於本誌的批評和意見，是值得我們深深加以考慮的。

你們批評『求真』的學術性過於濃厚，雖然在今天必需的，但對於水準較低的大多數人民不大適合，——這是完全對的。我們早已有此同感。不過我們創辦本誌的原意，乃是有感於我國近來的學術思想界，不但水準絕少提高，反而日趨低落，因而歪曲的思想，武斷的意見，常常佔了上風。本誌的任務，便是想從根本上提高學術思想的水準來挽救這一危機，因而也就『顧此失彼』了！

你們向我們所提出的：『另出一『求真副刊』』來彌補我們的偏向，但是正確的，而且是深合乎現時客觀的需要的。不過在現時，我們爲了維持『求真』的按期出版，在精力上，尤其是在財力上，已深深感到不夠。所以一時實在沒有餘力來『另出一『求真副刊』』。然而你們這種有價值的意見，我們一定牢牢地放在心頭，一等到我們自己有點餘力或獲得外力的援助時，定將付之實行，以符熱望。

此外，我們更希望你們及一切愛好本誌的讀者們，本着你們這種追求真理的熱誠，以後常常給我們以批評和意見，務使本誌與時俱進。並祝向真理努力！

編者覆七月廿五日



# 投稿簡章

一、本刊宗旨在發揚自由科學之精神，故採取嚴密之編輯方針。凡關於各種學術思想，如物理、化學、生物、自然科學、文學、歷史、以及中國歷史發展史、中國社會經濟等，均屬本刊之範圍。其有關政治、經濟、社會、政治、經濟及其現狀之研究，亦在本刊之範圍內。

二、稿件請以一萬字為限。如有必要，可增至二萬字。稿件請用鋼筆或墨水書寫。

三、稿件請務必註明真實姓名及通訊處。稿件請寄上海南京路六六號之編輯部。

四、稿件請務必註明真實姓名及通訊處。稿件請寄上海南京路六六號之編輯部。

五、凡刊登稿件者，其稿件之版權，即由本刊所有。如不願刊登者，請在稿末註明。

六、來稿請務必註明真實姓名及通訊處。稿件請寄上海南京路六六號之編輯部。

七、稿件請務必註明真實姓名及通訊處。稿件請寄上海南京路六六號之編輯部。

八、來稿請務必註明真實姓名及通訊處。稿件請寄上海南京路六六號之編輯部。

## 本誌外埠經銷處

南京	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	太平路二七五號
蘇州	交藻書社	天字廟前街
杭州	常代出版社	官巷口八號
北平	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	政務處一五五號
天津	馬德培書店	英租界
漢口	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	英租界
南昌	新時代書局	江漢一號二號
廣州	新時代書局	陸家田路(六號井段)
潮州	中華書局	太平路二二八號
香港	中華書局	
重慶	中華書局	
成都	中華書局	

# 求真雜誌 第一卷 第四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一日出版  
每月一期 全年十二期 每月一日出版

本期定價一千五百元

編輯者 求真雜誌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上海南京路六六號 求真雜誌社

印刷者 上海中正路六四九號 中國科學圖書公司

總經售處 上海山東路二二二號 五洲書報社

本埠 各大書店報攤均售

△不許轉載▽

## 廣告價目表

等級	地位	全	面半	面四分之一
超等	封面之外面	十七萬元	九萬元	
特等	封面之裏及正文	十四萬元	七萬元	
	首篇之前	五千元		
普通	正文之後(插頁)	十萬元	六萬元	三萬元

- 一 廣告費請先惠付
- 二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彩印價目另議
- 三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A. B. C.

標  
準  
工  
裝

質料上等  
式樣美觀  
稱體舒適  
一致公認

製  
造  
廠

商  
場

康定路一〇九九號

電話：三二九二〇

南京路五六二號

電話：九一〇六四五

追求  
的意見，就

每册實售壹千伍百元